

東塾讀書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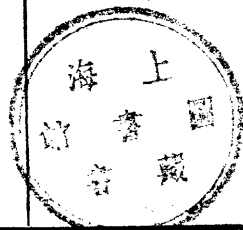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0 0866B

陳
澧
著

東
塾
讀
書
記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071.7
7-31

自述

余年六十有二。大病幾死。自念死後。書我墓石者。虛譽而失其真。則惡矣。生平無事可述。惟讀書數十年。著書百餘卷耳。病愈乃自述之。或者壽命猶未艾乎。他時當有續述也。述曰。

陳澧。字蘭甫。先世江南上元人。祖考捐職布政使司理問。遷廣東番禺。考候補知縣。生二子。長諱清。次則澧也。年十歲。知縣君卒。年十五。伯兄卒。十七。督學翁文端公考取縣學生。明年。錄科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文端公命入粵秀書院肄業。山長陳先生厚甫。賞譽之。與桂星垣楊浦香爲友。復問詩學於張南山先生。問經學於侯君模先生。年廿二。舉優行貢生。廿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中。大挑二等。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兩月告病歸。揀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京官職銜。得國子監學錄。爲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至老爲菊坡精舍山長。英偉之士。多出其門焉。少好爲詩。及長棄去。乏濫羣籍。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尤好讀孟子。以爲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楊輩皆未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爲鄭學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對於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人之道不絕。惟鄭氏禮學是賴。讀後漢書。以爲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爲國朝考据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又以爲國朝考据之學盛矣。猶有未備者。宜補苴之。著聲律通考十卷。謂古有十二宮。且有轉調。今俗樂僅存七調。然古律尺度俱在。可考歷代樂聲高下。晉十二笛可

200660



傲而製。唐鹿鳴關雎十二詩譜。可按而歌。而古樂不墜於地。又著切韻考六卷。外篇三卷。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謂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志水道。則可考漢郡縣。以及於歷代郡縣。又著漢儒通義七卷。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其餘有說文聲表十七卷。水經注提綱四十卷。三統術說三卷。弧三角說一卷。琴律說一卷。文集若干卷。生平不欲爲文章。然有爲先人而作者。及爲親友碑傳事蹟不可沒者。故過而存之。晚年所著書曰東塾讀書記。今未成。性疏直平易。頗厭俗事。惟好與學者談論不倦。值賊亂夷亂。家計不給。晏如也。生四子。宗誼宗侃宗詢宗穎。宗誼早卒。宗侃生子慶蘇爲其後。同治十年二月述。

廷相謹按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公。廣東巡撫裕公。以南海朱子襄先生及先生名。奏請量加褒異。其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諭朱次琦陳澧均著加恩賞給五品卿銜。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先生卒。年七十有三。所著東塾讀書記。得十二卷。又三卷已刻成。其餘未成。稿本十卷。遺命名曰東塾雜俎。又文集若干卷。均俟門人及兒子編錄云。門人廖廷相謹誌。

東塾讀書記目錄

卷一	孝經
卷二	論語
卷三	孟子
卷四	易
卷五	尚書
卷六	詩
卷七	周禮
卷八	儀禮
卷九	禮記
卷十	春秋三傳
卷十一	小學
卷十二	諸子

東塾讀書記 目錄

卷十三 西漢 未成

卷十四 東漢 未成

卷十五 鄭學

卷十六 三國

卷十七 晉 未成

卷十八 南北朝隋 未成

卷十九 唐五代 未成

卷二十 宋 未成

卷二十一 朱子

卷二十二 遼金元 以下未成

卷二十三 明

卷二十四 國朝

卷二十五 通論

東塾讀書記卷一

番禺陳澧撰

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正義引。○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枝流。雖分。禮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語。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遺子冲。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禮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意在斯乎。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禮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諸本傳。州與司隸同。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天下督學及府州縣試士。以此

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司馬溫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

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再乞資隆人試經義。○溫公書儀云。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

之冠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朱子本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此庶人種田土。謹身節用。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末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禮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語類亦屢有此說。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

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引孟趙邪卿題辭。雖以外篇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澧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衆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爲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困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旨者。別爲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爲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百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

犯上作亂。即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星垣名文耀。南海人。官江南淮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為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為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

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

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為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

君以為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為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王儉七志。

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

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大戴禮。本命同。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為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依校勘

棟校。宋本。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為五土之神。句龍謂之故王肅以為自相違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

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二

番禺 陳 澧 撰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孟子章指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語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駁之矣。陸

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爲言效也。未言

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爲異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

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

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

是也。松陽講義卷四。澧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

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

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

當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也。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

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盡心堂記。禮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

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語類卷十。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禮案學訓效。見尙書大傳。及廣雅釋詁。角弓詩云。爾之教矣。民

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爲言效也。○毛西河四書改錯云。學字注作效字。從來字學並無此訓。西河之妄如此。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至於後世則衆人必效聖

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土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衆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

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

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

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

人之小心黜己。齒弊古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殺

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此所謂學之爲言效也。昔吾友侯子

言效也。如學書者云。學歌學稽是效。歌效稽也。學詩者云。學杜。學韓。是效。杜效韓也。學梓匠輪輿。亦效其師之爲梓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子琴名度。番禺舉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魯

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後世之書。則司馬溫公云。

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涑水紀聞卷十。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

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辭學指南。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讀

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

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

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

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

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

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儉焉得知焉得剛。句法同上。文未知二字。爲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

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卽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

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省章在前。十乘章在後。治身先於治國也。弟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強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陳亦韓經咫之說。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尙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尙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黃石齋

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獨是老實。禮未見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語類卷十二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

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二禮案爲人孝弟。賢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時習學

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

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

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卷二今

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同上。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會。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會子同。卷七禮謂必以一貫爲受道。論語二

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爲受道無疑矣。此卽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人所得聞。是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卷十三。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日知錄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逸。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滄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清而遠。其指高而適。齶齶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皇疏所采華妙之語。如此類者甚多。晉人說經風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孔子既言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卷一百一十七又云。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同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同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榦濟。或通經史。卽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已。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尙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羣居講習。澧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于路冉有公西華所言有勇知方。足民小樹亦推安定之教得此意。○元史吳澄傳云爲國于監司業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尤合於四科之法。

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隨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見隋書崔隨傳後。蓋爲八代人作傳。而分爲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

元魏高崇云。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劉歆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事見魏書本傳皆篤論也。朱子云。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答潘文叔書此則論四科之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爲學。朱子猶以爲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己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己所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溫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弦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答孔司戶文仲書新唐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禮案此誤。以後世之文辭。爲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推委臣下論司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奮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

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乞以十科舉士二公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文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於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

公之行。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此云。建初八年詔。建初乃建武之誤也。黃瓊傳云。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悌及新從政者。爲四科。滯案世祖之詔。黃瓊之奏。所謂四科大略皆卽論語四科。三國志杜恕傳云。上疏曰。州郡考試。必由四科。又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云。孫權詔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當使州郡考試。必由四科。卷十五。此皆不言四科之法。又晉書百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總明觀。國儒文。史。四科。科皆學士。合十人。此四科。乃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世亦可做而行之。惟不用國學。而以宋儒理學代之。可也。朱子語類云。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卷一百九。此則不知論語之文學。乃經學。而別爲明經一科。其所謂文學。乃辭章之學也。

聖門重詩教。子夏言詩。固爲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教兼四料也。然此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興經學。宜以詩爲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毛詩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于

傳。誦之者。學詩也。歌之。弦之。舞之者。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漢書藝文志。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尙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晉荀勖。并除鹿鳴。

舊歌。詳見宋書。晉書樂志。古樂之亡。此二人之罪也。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禮。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事不至者。士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謝

蔡語錄。胡籍溪跋及伊洛淵源錄。皆載朱子發見上蔡。上蔡云。與賢說一部論語。舉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三章。曰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好爲奇談。然可見相習者亦有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尙書百篇。此提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卽在西狩獲麟之年。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云。臣弑其君。孔子懼。作春秋。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故曰論

語者。五經之鎡鑿也。此趙邠卿孟子子題辭語。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禮謂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非謙辭也。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爲己任。蓋謂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卽所謂夫子之文章也。皇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匡謬正俗云。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卷一。四教以文爲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爲先。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子夏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今

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卽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卷二問叔

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卷三十一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過甚麼。卷三十三讀論語者。當守朱子之戒。勿好爲高論也。

曾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備矣。立事本孝之等十篇。阮文達公爲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朱子云。曾子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語類十五士不可以不罔殺章。朱子云。

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同上澧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且罔殺之語。淺而言之。尤可爲學者箴砭。學者說經數條。卽自命爲經學。斯不罔矣。如劉端臨論語辨枝。所說不多。而條條精確。則又當

別論讀書隨意翻閱。不能自首至尾。斯不殺矣。爲士者如此。曾子以爲不可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近。然二者實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知也。溫故者。無忘也。知及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造者。知也。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去者。無忘也。平旦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如此。顧亭林著書名曰日知錄。甚有意。

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有音對。哀公語。似近於迂。然

足。至什二之後。何以反不足乎。復於什一。則不能不節用。而用自足矣。此乃毅力也。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澧嘗分而錄之。其餘十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附以禮記左傳其荒唐者不錄。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入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

爲大也。太史公爲仲尼弟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夫既咸爲師傅。則其所傳

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所考甚詳。惟誤以弟子之弟子爲門人。禮書辨之交在東塾集。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敎無類。四字而爲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爲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者。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邢疏云。示無勦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澧謂何平叔集解。真所謂無勦說者。杜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可氏遠矣。不止言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上句采鄭注。下句采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已復禮爲仁。馬曰。克已。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三家之注。觀此。則知何平叔之簡擇剪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一篤字。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云。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

何注。有太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子有三戒一章。只注得字。孔曰。得。食得。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只注

困字。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十室之邑一章。葉公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之章。皆無注。

何注。始有園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園談競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悟。不復役而後爲。子畏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以物畏爲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故寄慨於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愛以忘仁。游藝以去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哭亦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回也。其庶乎屢空。

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覺。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按其遺仁義。忘禮樂。墮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園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子曰。志於道。邢疏云。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又云。寂然至無。則謂之道。此亦入於元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疏云。此章明孔子隱理。同凡邢疏亦襲其語。此刪棄之未盡者。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說苑辯物篇云。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皇疏云。外交無三世之義。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也。孔子曰。死徐自知之。風俗通怪神篇略同。

不明過去未來。此用佛氏語說經。殊乖說經之體。且謂周孔爲外教。尤非儒者之語矣。宋書天竺迦毗梨國傳云。曰。黑學道士。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照幽冥之途。魏書李瑒傳云。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孔子云。未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之深也。皇疏說正與此同。

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使李瑒見皇侃之書。必斥之爲從鬼教矣。皇侃謂周孔爲外教。固謬矣。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之教。異於佛教者。程易田云。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至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間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物此志也。論學小記目錄後。洪獻記此。程氏說。分別儒教與佛教。尤明其云。聖人非不知之者。易繫辭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固明言之也。○皇氏謂周孔爲外教。頗氏家訓歸心篇。更謂佛非堯舜。周孔所及。然此言也。正可勸人不學佛也。學堯舜。周孔能及乎否乎。而况學堯舜。周孔所不及者乎。

皇疏最精確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集解。采王肅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皇疏云。呼子

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絕糧而譏發之。禮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德之人鮮。猶言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彼言能者鮮。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

班孟堅西都賦云。溫故知新已難。而皇疏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指乎。朱注知德者鮮矣。此解爲知德之人少也。而皇疏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指乎。朱注

也。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慍見下云。了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以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語也。且卽以爲一時之語。亦當謂知德之人少。故君子固窮。猶言天下孰能宗子也。豈謂子路不知德哉。○途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又采李充說。大意亦同。其餘若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顛臾。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宰予晝寢。樊遲請學稼。子華使於齊各章。及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云云。皇疏所引舊說。皆爲諸賢回護。其意甚善。然多紆曲難通矣。

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時說論語者。競爲別解。然有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問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其不至於不通。而淺拙粗俚者則更多矣。

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真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合於釋文。蓋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之也。門人王峻之云。此條孫願谷讀書。陸錄已疑之。又子溫而厲。釋

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皇本亦作子。孫氏亦疑之。

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給之禮。爲序昭穆也。皇疏云。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皇疏云。馬注與鄉射五物稍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有若對曰。盍徹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不知真皇疏略而不具言歟。抑非真皇疏歟。

殷因於夏禮。八佾舞於庭。禘自既灌而往者。射不主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君召使擯。執圭。君子不以紺緌飾。盍徹乎。邢疏皆頗詳明。以孔賈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皇疏本此注作馬融曰。邢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禮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答。但言禮。則子

張之問。爲問禮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尙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尙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是其

無定識也。漢書禮樂志云。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

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孟堅以爲繼周者。可知前聖遺制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日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則似預知將來

之說矣。續漢書輿服志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之周冕。樂則韶舞。此亦似預知之說。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

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則以爲預知矣。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此讖緯之書。固宜以爲預知耳。

朱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此乃朱注之大義也。仁者愛之理者。謂仁非必指愛之事。若論事則顏子閉戶。安

能與禹稷同道乎。心之德者。謂心之德主乎仁。猶目之德明。耳之德聰也。說見語類卷六此二語明白無疑義也。然論語

言仁者五十八章。有不可以愛解之者。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如子張未仁。難與並爲仁。不可解爲子張未有

心德。且不可解爲子張難與相愛也。若欲解五十八章之仁字。皆密合。求之聖門之書之言仁者。惟中庸云。肫肫

其仁。鄭注云。肫肫。懇誠貌。朱注云。懇至貌。此語最喜形容仁字。可據以增成愛之理。心之德之說。愛是肫懇。心德亦是肫懇。子張尊

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能相愛也。但未肫懇耳。朱注云。子張少誠實。惻惻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

至焉。顏子常有肫懇之心。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雍也。仁而不佞。仲弓肫懇而不佞也。凡論語仁字。以愛解之。以

心德解之。而稍覺未密合者。以肫懇之意增成之。則無不合者矣。上蔡語錄云。呂伯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行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

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皆伯因情。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禮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乃孔子之教。上蔡云。怎生見得仁。何其備也。力行近乎仁。即是純懇。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亦是純懇。此甚明白。何必與尊宿門說禪一般乎。

克己復禮。朱子解爲勝私欲。爲仁由己。朱子解爲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曰。須是克盡

己私。朱子解己爲私欲。本於程子也。邢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禮案朱子解克爲勝善。本於此。劉炫之說。則見於左傳昭公十八年。孔疏邢疏。轉引之耳。楊子雲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禮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約身也。馬氏之意。蓋以克己復禮。卽約之謂克。則又劉炫之所本也。

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然固曰。可以爲難矣。根也

慾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

驕樂。樂佚遊。樂宴樂。皆欲也。明其爲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義卽理也。利卽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卽理也。懷土懷惠。卽欲也。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卽理也。下達卽欲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卽理也。易下繫困。德之辯也。鄭注云

是別此解爲。濫卽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謀道憂道。卽理也。謀食憂貧。卽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仁。仁卽理也。求生卽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爲包括。故朱子請陸象山爲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矣。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曰者。多所刪改故也。唐園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爲疏。一著明之曰。此某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朱注所自出矣。父在觀其志。孔曰。父不刪改。巧言令色。包曰。好其言語。善其顏色。朱注好其言善其色。刪包氏二字。慎終追遠。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朱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收孔氏二字。色難。包曰。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矣。朱注引之。但云舊說。惟毀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朱注云。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則引馬氏以下。有愚按云云。故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集解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朱注於此二說。從後一說是也。然章未采游氏說。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此游氏從前一說。解學則不固。爲不固。蔽朱子采之。前後不相應。此其稍未精細處也。

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藝。克伐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整齊之。

朱注善爲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日光玉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之功矣。

孔子答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爲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昔人駁難者多矣。澄謂非禮勿視。國語。若以告他

人則亦可謂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告顏淵。可見告諸賢者。非必因其有失也。朱注所

之失多出於前人之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論云。毀者或損其真。此之謂也。

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意。

似不必采之。下文云。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陳成子弑簡公章。朱注采胡氏曰。春秋之法。

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朱注若但采此數語。則無病矣。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澧謂如此則胡氏聖於孔子矣。孔子作春秋。乃不知春秋之

法。而待胡氏教之乎。孔子可先發魯國之兵。而後告哀公乎。荒謬至此。而朱子采之。竊所不解也。

有何注皇疏。邢疏。朱注。皆非者。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謂善人不能入室。然則何謂道乎。閩百詩四書釋地三續。已疑之。翟晴江云。

善人生質雖美。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乎深奧。若以答辭作如是解。庶於道字貼合。四書考異。陳厚甫先生云。此言善

人之道當踐迹。乃能入聖人之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室。言質美未可恃也。澧謂此章必如此解。乃通。先生掌教

時。每說四書新義。示諸生。如此條是也。又云。興滅國。謂諸侯。繼絕世。謂大夫。舉逸民。謂士。尤精確。王無功答陳道士書云。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語詰之哉。

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此誤解不踐迹三字。遂混於

老釋之說。故說經不可不慎。

論語。有難解者。如子見南子章。集解孔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邢疏云。安國以

爲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澧謂此章真可疑。安國既疑之。而不復爲之說。是其篤實也。凡讀書當闕所

疑。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若子華使於齊章。皇疏云。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之。爲當定不之。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再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禮謂子華之富。夫子明言之。此無可疑者。冉子之意。蓋酬其勞耳。不必疑而疑。尤當以爲戒也。

伊川語錄云。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論語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二程遺書卷二十二朱子云。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答江隱君書又云。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

但只須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答王欽之書又云。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論語者。

漸見次第。答黃直卿書又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不如且就論語做工夫。答魏元履書

黃東發云。晦庵先生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庵而已。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東塾讀書記卷三

番 禺 陳 澧 撰

孟子

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無善者。又明白如此。公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孟子答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乃若者。因其說而轉之之詞。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若論堯之性。豈得但云可以爲善而已乎。蓋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不善者如此。後儒疑孟子者。未明孟子之說耳。程易疇論學小記云。乃若者。轉語也。從下文若夫爲不善生根。人皆有之者。下愚亦不有也。其說近是。但不敢謂性不純善。故云下愚。且謂乃若二字。生於下文文法。尤不

耳順

人無有不善。趙氏注云。人皆有善性。孟子道性善。注云。人生皆有善性。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注云。人仁義之性。少而皆有之。公都子章章指云。天之生人。皆有善性。趙邠卿善讀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說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僞孫疏云。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此語亦明白直截。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

荀楊韓各自立說。以異於孟子。而荀子之說最不可通。其言曰。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性惡篇黃百家駁之云。如

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宋元學案卷一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

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性惡篇戴東原云。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

且若相發明。孟子字義疏證澧謂塗之人可以爲禹。卽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如此則何必自立

一說乎。漢書藝文志儒家突丘說一篇。注云。雖荀卿也。今不得見。楊子雲。但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身篇更無一語

仲明之。試問之曰。聖人之性。亦善惡混乎。亦將無辭以對也。韓昌黎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下焉者惡而已矣。又

云。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原性篇夫畏威而寡罪。猶得謂之惡乎。孟子曰。其情可以爲善。畏威寡罪。卽可以爲善之情

也。不能異於孟子也。

荀楊韓之外。疑孟子之說者尤多。春秋繁露云。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

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

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深察名號篇又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實性篇澧謂董子言性有善端。性有善質。

正合孟子之旨。善端即孟子所謂四端也。何疑於孟子乎。何必以聖人之善。乃謂之善乎。且又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玉英篇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玉杯篇則尤與孟子之說無異矣。

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

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未爲實也。本性篇又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

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又云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上禮

案世碩等。但言人性有善有惡。非謂人性無善也。此不可執以難孟子也。盜跖非人之竊。莊蹻刺人之濫。則惡人

之性皆有善明矣。愈可見孟子之言性爲實矣。其言中人以上以下。則韓昌黎性三品之說。與之暗合也。昌黎所言叔魚

楊食我。越椒。其惡不過如盜跖。莊蹻。其方望溪。原人篇云。宋元兇劾之誅。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璨。臨刑自誓曰。眞國賊。死其宜矣。由爲觀之。劾之爲子。璨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叔魚。楊食

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劬。望溪之論。可以釋昌黎之疑矣。○荀子勸學篇云。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尤可證盜跖之性有善也。

皇甫持正云。孟子荀子皆一偏之論。孟子合經而多益。孟子荀子言性論杜牧之云。荀言人之性惡。此於二子。荀得多矣。

三子言性辨。○案二子謂孟子揚雄。孟荀皆一偏。何以孟子獨能合經乎。謂荀子得多。則不必與辯也。或感憤之語歟。

劉原父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智愚與

善惡。判然不同。而永叔不能分。宜爲原父所折也。愚與明對。善與惡對。下愚不移。是其極昏暗。不能使之明。非極惡無善也。

司馬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

乎。疑又云。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性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

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

乎。原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

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

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孟子解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答告子人

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

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卽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怨

毒忿戾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暴慢貪惑之人。怨毒忿戾之人。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人。則皆有仁義

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司馬公又云。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人之情莫不

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致知在格物論又云。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帶

芥。中和論又云。盜跖莊蹻。諱聞其惡。有羞惡也。潛虛宜之初此則純乎人無有不善之說矣。又何疑乎。

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遺書

卷一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卷六朱子云。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陷溺。是說其初無不

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出來。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

齊圓備了。語類卷四又云。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答林德久書。禮謂程子說出氣質。誠圓備矣。然孟子所謂性善

者。謂性皆有善。本無不圓備之病。且論語性相近也。朱注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

言性。豈必不兼氣質乎。性中有仁義禮智。又有氣質。氣質善者。純乎善。氣質不善者。皆有仁義禮智。乃所謂善。豈

不圓備乎。程子言孟子只是說繼之者善。則與蘇子瞻之說同。蘇氏易傳云。昔者孟子以為性善。以為至矣。讀易

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禮謂此皆欲高出於孟子之上。然易言繼善在成性之前。孟子

說至此已極高矣。而猶欲更高乎。朱子雜學辨。已辨蘇說。今不必更辨程說矣。

黃東發云。謂性為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

堯舜為一。日鈔卷二。禮案孟子但言性善。未嘗以為盡與堯舜為一也。東發誤解聖人與我同類之語耳。同類非為一

也。胡康侯云。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其子仁仲作知言。引其說而申之。云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

也。善不足以言之。今本知言無此條。其卷首有禮謂康侯之說。文義不通。仁仲之說。亦欲高出於孟子上。不必

來于所作知言疑義。則有之。與辯。

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此許叔重恪守孟子性善之說。而不惑於荀楊者也。且言性

善。不言情惡。亦恪守孟子其情可以為善之說。故但云有欲。欲亦有善有惡。非盡惡也。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云。性則為善情則為惡。觀蘇

緯之粗疏。則可見許叔重之精審矣。角弓詩。鄭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亦恪守孟子皆有之說。尙書皋陶謨。孔疏云。父義。母慈。兄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禮記中庸。孔疏謂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此所謂多少。尤可以發明皆有之說。袁彥伯云。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後漢紀二十五濃薄即多少也。彥伯之說亦精細。可參置之鄭孔之間也。

黃百家云。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此氣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宋元學案十七澧謂楊氏此說。深明孟子性善之旨。梨洲以爲未瑩。實梨洲未瑩耳。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嘔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此卽性善之確證。其泚也。卽其情可以爲善者也。若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豈可云人之性必委親於壑。其泚者僞乎。性善之說。與性相近習相遠。正相發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性善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性相近也。富歲子弟多賴。阮文達公云。頓猶懶也。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習相遠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性善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性相近也。賢者能勿喪耳。習相遠也。雖

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性善也。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也。梏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習相遠也。孔孟之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答宋深之書云。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案朱子以爲孔孟之說有異。似不然也。

孔子言性相近者。正指性之理而言之。性之理。聖人與我同類。故相近也。同類者。非人人皆聖人也。如有若所謂聖人之於民。亦類耳。故不曰同。而曰近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答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爲不善之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而況性乎。朱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爲鼎彝。或用爲矛戟。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爲鼎彝者。碎之而爲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以爲未嘗有美材質也。才也。養不才。材質美者。養材質不美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與生俱來者也。卽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誤。其在以仁義爲非固有。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柶棬。夫但知固有者爲性。而不知仁義爲固有。則性中固有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則人之性。真猶犬牛之性矣。故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爲固有。卽良知也。孟子言良知。亦必指出愛親敬長也。

孟子道性善。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卽性善也。先王之政。皆從此出也。由性善而擴充之。爲堯舜之徒。達則行先王之政。窮則守先王之道。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故性善之說。不可不明也。孟子外書四篇。一曰性善辯。見趙氏題辭。此必傳孟子之學者所爲也。宋史文苑傳。章望之字民表。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救性之名。雖太過。然其文不傳。亦可惜也。焦里堂有性善解五篇。文多不錄。

朱子云。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故勸人讀之。語類一陸象山亦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與邵中朱陸之說皆如此。其必當讀無疑矣。告子篇曰弗思耳。又曰弗思耳矣。又曰弗思甚也。三言弗思。如呼寐者而使覺也。人有雞犬放。

今有無名之指二章。尤淺近而痛切。

朱子云。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弟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又引或颺。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答梁文叔書孟子此章。至爲切要。得朱子此說而愈明矣。

孟子道性善。又言擴充。道。鄉。鄰。云。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性善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擴充者。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人能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三言充。卽擴充之充也。充實之謂美。亦卽擴充之充也。此外擴充之義。觸處皆是。親親敬長達之天下。擴充也。推恩保四海。擴充也。集義養氣。盡心。知性。知天。擴充也。博學詳說。增益不能。皆擴充也。取譬言之。則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也。若鄉原自以爲是。則不擴充者也。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不擴充。則悖亡之也。枉尺直尋。悖亡之端。壟斷。播間。悖亡之極也。

未能擴充。先求有諸己。操則存。有諸己也。欲其自得之。有諸己也。仁在乎熟。有諸己也。既知擴充。又必勿助長。進

銳退速。助長也。所惡於智者。爲其擊助長也。朱子答李晦叔書云。罷却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解。

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告以性善。可見學問以知性善爲先也。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云云。此則必待學問而後能知之矣。可見既知性善。又不可無學問也。學問者擴充也。

孟子道性善。而必引舜何人之言。必引文王我師也之語。非但性善而不學古人也。論語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極言忠孝之重。能忠者。則雖未學。亦可不苟求之耳。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極言當誠求耳。既曰不中不遠。則固未必卽中也。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如恥之。莫若師文王。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皆所謂學之爲言效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此則不學不效者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若不學不效。則竭目力可矣。不必以規矩矣。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孟子之學也。如說約而不博學。則其說何所以乎。既博學詳說。則當進於說約。不然則博學詳說者。將何以乎。

仁義禮智樂皆有實。而其實則在事親從兄。此至約之說也。鄭康成六藝論。謂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卽此意也。

盡心章。亦至精至約。下數章亦然。盡其心者。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仁義禮智之性也。此爲孫疏爲而忽之也。仁義禮智。皆由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知性則知天也。所謂知天者如此。無高妙之說也。

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澧案孟子引詩者三十。經始靈臺。刑于寡妻。畏天之威。王赫斯怒。罔矣富人。乃積乃倉。古公亶父。自西自東。迨天之未陰雨。水言配命。兩引。靈爾于茅。雨我公田。周雖舊邦。出於幽谷。戎狄是膺。兩引。不愆不忘。天之方蹶。殷鑒不遠。

商之孫子。誰能執熱。其何能淑。罔餘孽民。永言孝思。周道如砥。天生論詩者四。齊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蒸民。既醉以酒。憂心悄悄。肆不殄厥愠。○盜君何尤。不在三百篇內。齊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其馳。萬章引。娶妻如之。引書者十八。太甲曰。天作孽。兩引。書曰。若藥不瞑眩。書曰。葛伯仇餉。泰誓曰。我武惟揚。書曰。不顯哉。文王謨。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書曰。祇載見。警。賈泰誓曰。天視。論書者一。成。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自我民視。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書曰。享多義。論書者一。成。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

如放勳曰。勞之來之。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

孟子說春秋者雖不多。其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秋之大義。故孟子亦惡戰也。其事。其義。三者。不獨深明春秋。凡後世史學亦包括無遺矣。

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如禮曰。諸侯耕助云云。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云云。是也。諸侯失國云云。在國曰市井之服云云。天子一位云云。皆曰。嘗聞。君薨。聽於冢。有不明言禮者。曰。校云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云云。歲十一月。徒宰引孔子曰。天子適諸侯云云。兩見。一引。晏子曰。有不明言禮者。曰。校云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云云。歲十一月。徒

枉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地方。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云。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千里云云。犧牲既成云云。有布織之征云云。有與人論禮者。親禮與齊宣王曰。禮為舊君有服。萬章曰。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云云。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蓋禮文繁博。聞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列女傳。孟母。孟與內則略同。

問執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又曰。婦人之禮。精五針。鬻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觀此則孟子通五經。蓋由於母教。但七篇中。偶無引易之語耳。李榕村語錄云。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卷五此語太輕率矣。○朱子集注卷首。引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近有四書隨見錄。采南昌姜氏梓園經解云。趙氏嘗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尹氏減去通五經三字。並一尤字。加而已二字。必加減其辭。天下無不可議之人矣。

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日知錄詳考之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亦見論語。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在下位一章。全見於中庸。

孟子稱述會子者最多。會子曰。戒之戒之。會子曰。晉楚之富。會子曰。生事之以禮。會子曰。脅肩諂笑。會子謂子襄。會子居武城。會子養曾皙。會子不忍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會子曰不可。凡九條。孟子傳會子之學。即此可見孟施舍似會子。北宮黝似子夏。是會子子夏。皆不動心。此孟子不動心之學所自出。會子述夫子自反而縮數語。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又觀或問會西一節。即孟子所謂不爲管仲也。卽件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之證也。又因此見會西之賢。而有才。故或人以子路管仲擬之。觀其答語。詳謹而雄直。曾氏家學。可以想見。且可見子路高出於管仲遠甚也。或人問管仲在子路之後。此人亦非庸俗人也。

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饋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告滕文公云。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孟子所聞。蓋出於會申所述會

子之語也。

公明儀。曾子弟子。見祭義。鄭注。禮弓。孔疏云。子張弟子。孟子述其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所謂師文王。蓋本於此也。

又述其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又以此數語告齊宣王。論逢蒙殺羿。亦引其語。蓋最敬其人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孟子所述古書。可作一部周禮讀之。則在周公制禮之前矣。孟子以井田世

祿告滕文公。朱注云。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又言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皆本於此。戴盈之

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亦必孟子以此二事勸之也。以此知孟子所言王政皆文王之政。所謂師文王者

在此也。

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一言西伯善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

亦兩見。一言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記文王之政也。下文云。文王之民無

也。云此之謂。則為古語明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孟子不但述其事。且能言其年數。可知

所據古書記事甚詳也。舜之飯糗茹草。舜之居深山之中。皆古書所記。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此則孟子平日撰定之語。故兩言之而略同。

趙邠卿云。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數章陳之。蓋其留意者也。萬章章句下。禮案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

述之也。蓋天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

其清不由其隘。師其和不由其不恭耳。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此豈君子所不由乎。孟子不與右師言。即不與惡人言也。然則孟子由伯夷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闕損不食污君之祿。則闕子亦由伯夷也。

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清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清也。故曰。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

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與友人論學書禮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

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於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故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篡。

蓋其才略膽氣。固互萬世而無兩。而所以不及於禍者。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柳下惠之和。其本

亦在介。不然則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矣。何謂和乎。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述伊尹之言樂堯舜之道者如此。夫取與。卽人心也。道義。卽道心

也。辨其非義非道。卽精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卽一也。伊尹之言。可以包荀子所引道經之說也。儒者尊信孟子。

誦法伊尹可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亦是聖人之任。禮謂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與伊尹言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若合符節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然則非道非義。千仞弗視。陳仲子亦能之。所異於伊尹者。彼無所謂以斯道覺斯民者也。此山林枯槁之徒。所以異於聖賢也。陳仲子之辟兄離母。許行之並耕。曰

圭之二十。取一。皆欲自表異。以驚世駭俗。此亦戰國時風氣也。

陳後山云。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徐州禮謂古今賢哲

之行。大約不外清和。任三者。後山論行。而舉伊尹夷惠。是其卓識也。求之三代以後。則陶淵明。伯夷也。梁昭明太

子云。有能讀陶淵明之文者。貧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淵明集序。陳太丘。柳下惠也。范蔚宗云。太丘與廣。模我彝倫。

曾是淵軌。薄夫以圃。後漢書陳實傳贊。諸葛武侯。伊尹也。杜子美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采蜀記。晉劉宏觀亮故宅立碣李興爲文。

有匪舉則伊之語。杜詩或本於此。揚子雲自比柳下惠。法言淵騫篇云。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然作符命以同流。俗合汚世。是鄉原耳。鄉原之極。

伯夷伊尹與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尚志。卽與伯夷伊尹孔子同。士可不勉乎。

史記。孟子列傳。先述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云云。然後云孟子鄒人也。此於列傳爲變體。蓋以梁惠王第一章。爲七篇之大義。故揭而出之。朱子采太史公語。入第一章集注。且又於魏世家載之。又於自序云。絕惠王利端。作孟子列傳。太史公

之於此章。可謂三致意者。李泰伯云。非利不生。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原文泰伯喜駁孟子。乃并何必曰利之語而駁之。真所謂激矣。商鞅云。吾所謂利。義之本也。而世之謂義者。暴之道也。開案泰伯之說。流入於商鞅之學。而不自知也。

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講道統者。喜言之。澧謂堯舜湯文王孔子。非後儒所可擬也。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卒後。至於

超奇篇云。周長生所謂鴻儒者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可見談道統者。漢人已有的。其上一章。取論語狂狷狂狷

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

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孟子曰。鄉原德

之賊。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其爲賊安在哉。在闒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

流俗。合乎汚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狷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汚。則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汚。則孔子謂

之賊。不媚不同不合。則可以入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德。是謂邪隱。經者常道也。卽古與

潔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僞孫疏云。如佞口。鄉原者。是不經也。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爲君子也。

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狷

而爲一。王蘭泉云。狂之志。既與古爲徒。則豈能闒然驚媚世之爲。勢非極於踴躍涼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

其實未嘗不同也。華梅堂集序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何嘗非狂者之志。不枉尺而直尋。何嘗非狽者之潔。孟子可謂中道矣。而仍不離乎狂狽也。宋儒持論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狽也。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者有之矣。未得聖人以裁之耳。固無愧於聖門也。近人詆宋儒者。未之思也。

蘇東坡云。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然爲衆人之所能爲。此孔子孟子所謂鄉原也。策略。禮案中庸。鄭注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鄉原。生斯世爲斯世。卽所謂趨時也。天下相率於趨時。以至於敗壞衰亂。故孔子謂之賊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卽狽也。矜。狽雙聲。矜與鯀通。鯀亦作鱣。見桃夭詩序。釋文。狽。皆以聲爲聲。矜與鱣通。故亦與狽通也。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愚卽原也。詐卽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蓋狂狽亦有似是而非者。故孔孟取狂狽。而不取原壤陳仲子也。且孔子言狂者又不可得。則狂者甚難能而可貴。對中庸言之。則謂之狂。對流俗言之。則爲反經矣。狽者之不屑不潔。卽伊尹夷惠之歸潔其身也。故真狂真狽。其品甚高。若肆蕩忿戾。好剛不好學。則其爲害大矣。何足取乎。曰。古之人而其行不掩。故論語多說其行。正所以裁之也。

離婁章。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以下百餘言。於戰國衰亂言之痛切。當時竟不知也。若知如此則衰亂。則知不如此卽轉衰爲盛。撥亂爲治矣。上脩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義治君子。以刑威小人。上興禮。下勤學。事君以義。進退以禮。言必稱先王。如此則國存而賊民滅矣。且以賊民興。由於下無學。然則學問之事。所係豈不重。

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則欲國不空虛。則信仁賢。欲定亂。則明禮義。欲足財用。則脩政事。此孟子之經濟也。

離婁章。極論爲政用先王之道。當時諸子之說並作。皆不法先王而自爲說也。孟子距楊墨。楊朱老子弟子。距楊朱卽距道家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朱注以爲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縱橫家。農

家。皆距之矣。省刑罰可以距法家。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可以距名家。天時不如地利。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說家。此孟子所以爲大儒也。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

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及是時三字。其意甚急。閒暇之日。不易得也。卽所謂迨天之未陰雨也。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云。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

徐無此則得已而不可者也。得已而不可。故天下之書。汗牛充棟也。朱子語類云。解經已是不不得已。卷十一。

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細。細者不伸也。非斷絕也。史記儒林傳云。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細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韓

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原道。李習之云。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復性書上篇。禮案孟子知言養氣。

則以告公孫丑。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心。正人心。距楊墨。以承三聖。則以告公都子。取狂狷。惡鄉原。君子反經。斯無

邪慝。則以告萬章。此皆微言大義。傳之高第弟子者。荀子詆孟子云。世俗溝猶替儒。嚶嚶然遂受而傳之。非二然

則其時傳受孟子之學者不少。荀子嫉之。謂之溝猶替儒耳。韓非顯學篇云。有孟氏之儒。謂之顯學。安得以為不

傳哉。

程伊川為明道先生墓表云。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人欲肆而天理滅。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

不傳之學於遺經。魏鶴山云。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而莫之和也。絕焉而莫之續也。朱子年譜

序。王順渠文錄云。孟子後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之言。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

曹內。魏皆有政事之才。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陳太

丘。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真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陪語。禮未見順渠文

錄。據明儒學案錄。此禮謂漢唐人且可不論。而先無以處濂溪也。

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辭。乃戰國文體也。如卜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

此。潛丘劄記卷一。引讀書劄記。論彭更萬章。謂學於孟子之門者。守身之嚴。類如此。禮謂公孫丑問不素餐兮亦然。則其間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客主之辭。明矣。李榕

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却不知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卷六

此不知孟子文體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闕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

體乎。孟子言孔子獵較。萬章尙疑之。必不信。主糲。近與侍人瘠環之語矣。

李秦伯云。天子在上。而孟子游於諸侯。皆說以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以獎周室。策自來非孟

子者。以此說爲最甚。魏叔子云。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

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留侯論。澧謂此可以解秦伯之惑矣。孟子時生民之憔悴。有類於倒

懸。安得不以王道救之乎。若說齊梁之君以獎周室。則必爲齊桓晉文之事。然戰國時桓文之事。不可復行。所謂

以一服八。無以異於鄙敵楚者也。荀子最惡孟子。使孟子果有不獎周室之罪。何以荀子竟不非之乎。正以荀子

在當時知其事勢故也。秦伯之說。乃讀書而不論其世者也。程子亦嘗論此。謂視天命改與未改。宋子采入梁惠

不食馬肝可也。其餘無可疑也。

閻百詩云。說大人章。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揚龜山語。何苟論孟子。如曾

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四書釋地又總。澧謂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不

同流俗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君子反經也。此後儒不可不恪遵者。而况可苟論乎。

滕文公爲世子章。朱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萬章問不見諸侯何義章。朱注云。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燕人畔章。朱注采林氏曰。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禮案此朱子教人讀孟子之法也。宋史儒林傳。楊泰之所著。有論孟類。近時林月亭學正。伯桐。有孟子章類一篇。惜未見其書也。

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前後數章。皆一二句。朱注以爲有爲而言是也。蓋因論一事。記者摘錄一二語。此卽論語之體也。有不虞之譽。無罪而殺士。數章皆短。

僞孫疏。甚有精善處。如公都子曰。告子曰。章。疏云。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蓋人之

性本善。而欲爲善者。非性也。案此語非是。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才

者乃性之用也。所謂物者。自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卽仁之

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

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

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

通四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如此二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僞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疏

之不通者。如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疏云。我能爲君期與敵國戰。則必能持。連讀與國戰三字。謂國爲敵國。此其不通也。居強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疏云。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

釋惡爲惡疾。又不通也。然後知生於憂患。疏云。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七字。又不通也。曾皙死。曾元發曾子。疏云。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此其字不通。莊見王之敬子也。疏云。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此其字又不通也。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疏云。怨云何爲而後去。其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周公相武王。誅紂。疏云。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此其此字皆不通。然何以不通至。

東塾讀書記卷三終

東塾讀書記 卷三 孟子

東塾讀書記卷四

番禹 陳澧 撰

易

伏羲作八卦。其重爲六十四卦者何人。則不可知矣。三國志高貴鄉公云。後聖重之爲六十四。此語最審慎。然必在倉頡造文字之後也。八

卦之爲數少。可以口授。卦名至六十四卦。若無文字以標題卦名。上古愚民。安能識別乎。孔沖遠八論第二論重

卦之人云。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爲得其實。又云。周禮小史。案當作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故孔安國書

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澧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孔沖遠獨據僞孔說。且以周禮傳會

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無文字題識也。然周禮所謂三皇之書者。後世說三皇之事。非三皇時所作之書。禮

賈疏云。世本作云。倉頡造文字。倉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而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也。且既引僞孔說。而僞孔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不言

畫六十四卦也。沖遠又云。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始之謂。幽贊用蓍。謂伏

羲矣。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澧案此以伏羲創始。牽連

於用蓍。又以用蓍傳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蓍矣。何以知三畫不可用

蓍乎。周禮龜人。鄭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賈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然則幽贊用蓍。非謂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

孔沖遠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伏羲重卦之證。此亦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

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器。澧案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園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園。非因見園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

繫辭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左傳昭二年。孔疏云。鄭園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象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其是非。澧謂孔子言易之興。但揣度其世與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後儒當闕疑而已。何必紛競乎。惠定宇必以爲文王作。所撰周易述。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於岐山者。爲夏王。紆曲如此。更可以不必矣。

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象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澧案十篇二字。當在文言二字下。此千古治易之準的。文義乃順。釋文序錄無十篇二字。

也。孔子作十篇。爲經注之祖。費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祖。費氏之書已佚。儒林傳云。亡章句。釋文序錄。則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澧

謂此章句。蓋傳費氏學者。而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荷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文筆之於書。非費直自作。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

此後諸儒之說。凡據十篇以解經者。皆得費氏家法者也。其自爲說者。皆非費氏家法也。說易者。當以此爲斷。辛

檀周易讀翼撰方序云。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又有贈邵治南序其說亦然。

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此班氏特筆也。訓故舉大誼。凡說經者皆然。豈復有加於此。而

此獨云訓故舉大誼而已。若有所減損者。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之書。丁

寬易說。則無之。惟訓故舉大誼。故特著之也。自商瞿。至丁寬六傳。而其說不過如此。此先師家法也。丁寬再傳。乃

家。丘三焦里堂云。卦氣值日。見易緯稽覽圖。唐書載一行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孟氏所說。別無可核。惟見此

議。然以易說圖。與以圖說易。同一牽附。漢書儒林傳。言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

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六日七分。卽所得陰陽災變託

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卽此。班固以孟與施梁丘

並稱。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禮案藝文志。孟氏京

輸五篇。則孟氏京房十一篇。亦神輸也。此與京房並稱。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梁丘氏。疏通證明者也。班氏分析甚明。此言六

日七分。必非章句中之說。章句止二篇。而唐時所存十卷。以災異躡入其中。必矣。焦氏自注云。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虞翻。自稱

傳孟氏易。其說七日來復。不用六日七分。有以也。圖中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

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易圖略

卦氣之說。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之類。上下經十翼皆無之。謂之外道可矣。十二消息卦

之說。則必出於孔門。繫辭傳云。往者屈。來者信。原始反終。道乎晝夜之道。皆必指此而言之。故鄭荀虞注易。皆用

此說也。虞仲翔云。乾為寒。坤為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陰融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禮案此泥於說卦傳乾為寒之說耳。變通配四時。仲翔注云。泰大壯。夫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

臨。配冬。此說則得之矣。

張皋文云。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濂焉。鄭荀易義

序。澧謂鄭氏爻辰之說。實不足信也。錢辛楣云。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

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答問澧謂費氏惟以象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何以有分野之說。蓋傳其學者傳會之耳。

李鼎祚集解序云。補康成之逸象。然其書不采爻辰之說。是其有識也。

虞仲翔注乾卦云。成既濟。惠定宇周易述云。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大和乃利貞。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澧案乾之所以利貞者。以變既濟而六爻各正。既濟象傳。乃說利貞二

字之通例。此虞氏之最精善處。亦惠氏最精善處。此真以十篇說經者矣。

虞仲翔之前。荀慈明已有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之說。然其解乾九四或躍在淵云。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

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此說則不然矣。見龍在田。言在田而見也。飛龍在天。言

在天而飛也。然則或躍在淵。卽在淵而躍也。詩云。魚躍于淵。鄭箋云。魚跳躍於淵中。如荀說。則當云或躍入淵矣。然則易之或躍在淵。龍跳躍於淵中也。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謂二爲田。五爲天。三爲人。四則爲人所不到之境也。孔疏云。九四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耳。然既云乾二升坤五。九二見龍在田。豈坤五可稱田乎。然則非坤初稱淵矣。

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弭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弭。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虞仲翔。嘗注參同契。遂取其說以注易。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繫辭上注。澧謂參同契言丹法。儒者可置之不論。若說經則不可不明辨之矣。如虞說。有可通。有不可通。月三日。生明。爲震象。十七日。生魄。爲巽象。十五日。望。爲乾象。三十日。晦。爲坤象。此可通者也。八日上弭。廿三日。下弭。皆半明半魄。三畫之卦。豈得有半陽半陰者乎。其以八日爲兌象。廿三日爲艮象。不可通也。坎陽在陰中。離陰在陽中。月豈有明在魄中。魄在明中者乎。且謂晦夕朔旦爲坎。日中則離。豈有晦朔見月者乎。尤不可通也。晦夕朔旦。日中之語。參同契所無。虞仲翔所增也。望前月出地平時。日猶在天。人目不能見月。故生明必至日暮。乃見於西。上弭必至日暮。乃見於南。望則日暮卽見於東。謂三日暮出庚。八日見丁。十五日盈甲。此可通者也。十七日暮後。月卽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辛。方始見爲巽象乎。廿三日夜半。月卽

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丙。方始見為艮象乎。此又不可通者也。王文簡經義述聞集里堂易圖略皆有駁虞氏之說文多不錄。

錢辛楣答問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文多不錄。澧謂仲翔最紊其例者。无妄。大畜。二卦也。凡

仲翔之卦之例。以兩爻相易。其餘四爻如故。惟无妄注云。遯上之初。則以遯之上九。置於初六之下。而為初九。而

初六為六二。六二為六三。九三為九四。九四為九五。九五為上九矣。大畜注云。大壯初之上。則以大壯之初九。置

於上六之上。而為上九。而九二為初九。九三為九二。九四為九三。六五為六四。上六為六五矣。如无妄大畜之卦

之例是。則兩爻相易者非也。如兩爻相易之例是。則无妄大畜以上爻置初爻之下。以初爻置上爻之上者非也。

虞氏於无妄為此說者。以象曰剛自外來。而為生於內也。於大畜為此說者。以象曰其德剛上而尚賢也。然此當如錢氏說无妄為遯。九三與初六交易。故曰剛自外來。大畜為大壯。九四與上六交易。故曰剛上也。

虞氏易注多不可通。如履虎尾。不咥人亨。注云。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為虎。艮為尾。乾為人。乾兌乘

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俗儒皆以兌為虎。乾履兌非也。兌剛鹵。非柔也。柔曰履柔剛履也。注云。坤柔乾剛。謙坤藉

乾。故柔履剛。澧案如虞說。乾為人。坤為虎。乾人履坤虎。為剛履柔。非柔履剛矣。乃又云。坤藉乾。故柔履剛。然藉者

在下者也。履者。履所藉也。坤藉乾。仍為乾履坤。剛履柔也。其說之謬如此。而輒詆人為俗儒。可乎。

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纖巧。其最甚者。既濟六二。婦喪其鬢。注云。離為婦。泰坤為喪。鬢髮。謂鬢髮也。坎為園。雲故稱

鬢。詩曰。鬢髮如雲。其纖巧至此。坎為雲。非為髮也。而引詩鬢髮如雲。以牽合之。如此。則無不可牽合者矣。詩之言婦女者

多矣。者可牽合於卦象。則乾為玉。時曰有女如玉。可謂乾為女乎。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王注云。繫辭具焉。繫辭下爻

上。朱子本義云。繫辭備矣。本義又屢稱程傳備矣。皆學王輔嗣之法也。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費氏家

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當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

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朱子本義亦云。出潛離隱。亦繫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

云。處於地上也。此真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注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矣。周易正義序云。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直齋書錄解題云。周

易聖斷鮮于侁撰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象。象文言而自得云。禮謂此卽輔嗣所謂文言備矣。

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王輔嗣注云。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

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愛於來而惡於去。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也。此可以爲下之使。非爲上之

道也。禮案爻辭象傳。皆無此意。輔嗣自爲過高之說以解經。如此。則非費氏家法也。

朱竹垞王弼論云。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

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惟因范寧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學者

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共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於桀紂耶。錢辛楣亦云。若王輔嗣之易。何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何晏論。澧案此皆公允之論。宋人趙師秀

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百年以來。惠氏之學行。又無輔嗣之學矣。講漢易者。尤推尊虞仲翔。謂仲翔傳孟氏易。乃漢學也。然輔嗣傳費氏易。獨非漢學耶。輔嗣雜以老子之說。仲翔何嘗不雜以魏伯陽之說耶。在乎學者分別觀

之耳。若云好古。仲翔吳人。輔嗣魏人。吳古矣。魏何嘗不古耶。韓康伯繫辭注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又云。常无欲以觀其妙。殆可以語至而言極也。又云。聖人雖體道以

爲用。未能全无以爲體。又云。坐忘遺照。由神而冥於神。如此類者。則是談園而非注經矣。輔嗣不至於此也。

孔冲遠等。作正義。用王輔嗣注。近人詆王注。并詆正義。此未知正義之大有功也。冲遠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園。義多浮誕。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據此。則江左說易者。不但雜以老氏之說。且雜以釋氏之說。冲遠皆掃棄之。大有廓清之功也。論語未知生。焉知死。皇疏涉於釋氏。可見江左諸儒風氣

如此繫辭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以釋氏之說。解之者必多矣。

上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疏云。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子云。馬翦剔羈絆。所傷多矣。孔疏能掃棄釋氏之說。而不能屏絕老莊列之說。此其病也。且所引莊子。尤非經意。如其說。必不翦剔羈絆而後馬之理得乎。

李鼎祚集解序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此李氏於鄭王皆有不滿之意也。邵齊讀書志困學紀聞皆謂李鼎祚宗鄭學誤矣。又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於鄭所說爻辰。皆不采。是其卓識。至鄭注無逸象。乃鄭學之謹嚴。何必補之乎。且既云刊輔嗣之野文。而又云。自然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坐忘遺照。微妙园通。深不可識。便達觀之士。得意忘言。此與輔嗣何以異乎。

集解多采虞氏說。但以諸家佐之耳。如艮卦。惟采鄭康成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漸卦。惟采干寶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兌卦。李氏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其專重虞氏可見矣。中孚豚魚吉。李氏云。案坎爲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禮案此虞氏異見。李氏能不阿好曲從。然其所自爲說。則純似虞氏。可見李氏本虞氏之學也。孔疏則惟繫辭上第七引虞氏一條。雜卦第十一引虞氏一條。餘則未見稱引。蓋不喜虞氏之學也。此李氏所以作角立也。

王輔嗣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乾文又云。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略朱子云。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

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誡。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易象說又云。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言切中事理。又云。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類卷一百三

乾爲馬。又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震於馬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於馬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王輔嗣云。何必乾乃爲馬。豈不然乎。巽爲木。而坎於木爲堅多心。離於木爲科上槁。艮於木爲堅多節。然則何必巽乃爲木也。坤爲地。而兌於地爲剛鹵。坤爲大輿。而坎於輿爲多眚。然則何必坤乃爲地爲輿也。信乎不可案文責卦也。

渙。象傳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注云。乘木卽涉難也。孔疏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况喻之義。禮案巽爲木。此不必案文責卦者。而輔嗣亦不用此。則徧矯太過矣。

朱子云。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易象說又云。諸爻立象。必有所據。

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語類卷七十五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語類卷七十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同上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

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同上不知否

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同上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他無此象。同上易畢竟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

在九三。未濟。卻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卻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是艮

體此可見。卷六十六。○

案長當作兌。

日知錄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

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

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澧案夫子作傳。所以解經之取象也。如潛龍。則解云陽在下。牝馬。則解

爲地類也。而苟虞之徒。又於傳中生象。誠有如亭林所譏者矣。

象傳。有不釋象者。貫魚以宮人寵。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而不釋貫魚。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象曰。觀我朵頤。亦

不足貴也。而不釋靈龜。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鑽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而不釋童牛

鑽豕。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屯如遭如

四句。但以難字包括之。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見豕負塗五句。但以羣疑二字包括之。夫象傳而可不釋象。又可以一二字包括數句之象。惟其為孔子所作。則無敢議者耳。如輔嗣注如此。近人必以為空談矣。必每一物求一卦以實之。而後可矣。然孔子所不釋。後儒何由知之。且孔子所不釋。後儒又何必知之哉。繫辭上孔疏云。聖人既无其意。若欲強釋。理必不通。

象傳有尤簡略者。蘇東坡私試策問云。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適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爻辭既已言之。而孔子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願與諸君論之。禮謂孔子作象傳。每卦各為一篇有韻之文。六爻不可缺一。其但述爻辭無所損益者。猶鄭志所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

乾為天。為圓。為君。云云。朱子本義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權載之明經策問云。巽之於人為廣

類白眼。坎之於馬。為美脊薄蹄。黃東發日鈔云。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占得某象者。即知為某

卦。禮案此當云。占得某。禮謂東發之說。蓋得之矣。此章之象。凡一百一十三。為數雖不多。然其類甚備。有天之類。

如乾為天。地之類。如坤為地。人之類。如乾為君。為人身之類。如巽於人為人情之類。如坤為吝。畜人病之類。如坎

震為雷。震為大塗。父。坤為母。人身之類。如髮。為廣類。震為決躁。玉為金。器物之類。如坤為釜。物形

為加憂。為心。動物之類。如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植物之類。如乾為木。珍寶之類。如乾為金。器物之類。如坤為釜。物形

之類。如乾爲圓。物色之類。如乾爲大赤。以類推之。必更多也。此爲占事知來之用。所謂遂知來物。非爲解經而作。

故求之於經多無之。且未必孔子所作。乃自古相傳有此術。後世如東方朔。管輅。郭璞之流。蓋得其傳者也。蘇東坡雜

記云。成都有費孝先者。居青城山。訪老人村。環其一竹牀。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以金錢求其卦影。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隨在有。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黃楚望。易學濫觴云。象學不易明。探索四十餘年。及其悟也。則如天開其愚。神啓其祕。又云。學易當明象。但象不

可明。故忘象之說興。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於乾馬坤牛。而不知易之寓象。未有序

卦之大而要切者。乾馬坤牛。所繫尙小。又乾馬坤牛尙可知。惟離爲牛則最難知。左傳曰。純離爲牛。此已不可曉。

而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若益以說卦坤爲子母牛。又可強通乎哉。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且知其難

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禮案說易而以明象自任者。莫如黃楚望。其用力勞且久。而牝牛子母牛。猶不能強

通。遂以爲小而在所後。則與王輔嗣不得已而忘象者。何以異乎。象不可明。誠哉是言也。楚望云。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遂流於煩

瑣。或涉支離誕漫。禮謂若言象則惟有仍從漢儒之說。而去其煩瑣支離誕漫者。若真欲明之。則恐終古無斯人也。

黃楚望又云。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則當教。教則必養。不得其養。則爭。易

首乾坤。次以屯。蒙。需。訟。者爲此也。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又云。卽如

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樂。水在天上。卻與飲食宴樂何關。大抵天地開闢以來。水生物之功爲大。凡飲食未有不

出於水泉者。澧案黃氏謂序卦之象大而切。然所說則不過如此。與伊川之明理亦何以異乎。伊川先生明理黃氏書中語也。

繫辭傳以辭變象。占爲聖人之道。四王輔嗣之注。尙辭者也。直齋書錄解題。譏其去三存一。於道闕矣。王伯厚亦

云。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周易鄭康成注序。澧謂尙辭與尙變尙象尙占。皆各明一義。儒者之書。豈能責

以備聖人之道乎。尙變尙象尙占。亦何嘗非去三存一乎。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尙辭者。雖不能備聖人之

道。固可以見聖人之情矣。蓋所謂思過半者矣。如文官傳說乾坤十二爻繫辭傳說十九爻此孔子所說亦尙辭也。

程伊川易傳序云。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黃氏日鈔云。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

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尙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

易之要也哉。

朱子語類云。問以言者尙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卷七十五澧謂此

可見孔子之說易尙辭矣。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亦尙辭也。

困學紀聞錄。王輔嗣注二十三條云。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卷一何義門評之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

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澧謂厚齋所錄。非但尙易之辭。并尙輔嗣之辭矣。此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

會傳然所錄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

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

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漢儒解經。依經演繹。吾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語類卷六十七輔嗣所爲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厚齋摹擬輔嗣。非以注經。但入於自著之書。則正合子書之體耳。

惠定宇。易學傾動一世。平心而論。所撰易漢學有存古之功。孟氏京氏。雖入於術數。然自是古學。學者所當知也。所撰周易述。淵博古雅。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大謬也。漢書儒林傳云。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滋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此趙賓謂箕子二字。爲芟滋二字之誤也。然則趙賓所見之易經。本是箕子二字矣。虞仲翔云。箕子。紂諸父。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仲翔世傳孟氏易。而不從芟滋之說。可見孟氏易不作芟滋矣。惠氏最尊虞氏。何以於此獨不從虞氏乎。然使惠氏竟從趙賓改經文爲芟滋。猶爲有所依據。乃改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并非從趙賓矣。惠氏自爲疏云。蜀才從古文作其子。今從之。又云。施讎讀其爲箕。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芟滋也。又云。漢宣帝以喜爲改師法。不用爲博士。中梁丘賀之譌也。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澧案孟氏易。乃今文。非古文。惠氏尊信孟氏。何以不從今文而從古文乎。謂施讎讀其爲箕。此語見於何書。趙賓以爲箕子者。萬物方芟滋。惠氏則云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芟滋。又見於何書。若趙賓云。陰陽氣無其子。其子者。萬物方芟滋。則鼎初六。得妾以其子。趙賓何謂梁丘賀。譌孟喜。尤臆度之語。謂班固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惠氏用何人之詞爲實錄乎。趙賓謂陰陽氣無箕子。乃其巧慧。

之語。然陰陽氣何以有帝乙。何以有高宗乎。惠氏謂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逆孰大焉。此欲以大言杜人之口耳。如此說何以解虞氏乎。且坤六五黃裳元吉。惠氏注云。降二承乾。君位可降乎。顧亭林與友人論易書。駁凡五。必爲王者之說。甚詳。文多不錄。惠氏好改經字。此則改經并改史。而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

張皋文云。孟氏爲易宗無疑。史稱孟喜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矣。易義別錄。禮案兩漢三國說易之書。自王輔嗣注之外。皆

散佚。賴有李鼎祚集解。得見一斑。惠定宇周易述。以集解爲本。而稍增損之。至張皋文乃獨取虞注。因其義例而補完之。以存一家之學。此可謂好古矣。乃因虞氏自言世傳孟氏易。而推尊孟氏。且信孟氏所言田生杖鄰獨傳之語。又推而上之。遂以爲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因虞氏而不歇滅。曆桑遞高。至於聖人而後已。則太過矣。且夫子之微言。著在十翼。安有歇滅之理乎。

錢辛楣履卦說云。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夫履之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事。窮大失居。非干覆

餽之刑。卽致負乘之寢。不特自詒伊威。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彖有不咥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咥人之凶。禮謂錢氏可謂善言易矣。錢氏養新錄。於爻辰兩象易之類詳考之。而其自爲說則如此。乃知易義切於人事。治此經者。勿徒鶩於古奧也。

翁覃谿云。今日讀易。惟應翫辭以求聖人教人寡過之旨。至於窮神知化。聖人尙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後之學者焉得而仰窺之。答趙寅永書。禮案覃溪不以經學名。而此說則可爲說易者箴砭。聖人說過此以往一句。限斷甚明。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四句乃人理之極。過此則不可知。此孔疏說。至於窮神知化。惟德之盛者能之。學者不得仰窺。不必馳心於虛眇也。孫盛云。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禮記此蓋忘窮神知化。上文有未之或知四字也。孫盛語見

三國志。鍾會傳注。

東塾讀書記卷四終

東塾讀書記 卷四 易

東塾讀書記卷五

尙書

番禹陳澧撰

尙書。今文古文。近儒考之詳矣。惟謂今之舜典亦爲堯典。而別有舜典已亡。則尙可疑也。趙雲松云。月正元日之後。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卽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卽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旣從孔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卽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舜典一篇也。餘卷一此所駁最精審。王西莊云。堯殂落。舜卽真後。直至陟方。皆在堯典。古史義例不可知。尙書後案卷三十此但云不可知。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又云。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真舜典已出。熙非尙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後漢。周磐學古文尙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又云。儀禮注。引扑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馬鄭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並同上○禮案王氏所引諸書。闕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多已引之。禮案十有二州。二月東巡。眚災肆赦。肆類於上帝。扑作教刑。皆在月正元日之前。而未有引月正元日以後之文爲堯典者。亦不能解趙氏所駁也。

周警專寫堯典。劉熙言惟堯典在此可證。今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內。而不足以證別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趙氏所駁也。

閻百詩云。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

之敍。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段懋堂古文尙書撰異云此堯字乃舜字之誤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余

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

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尙書古文疏證卷二禮案謂舜典亡失者。惟孟子趙注數

語似可據。故閻氏從而衍其說。然謂舜往于田等語爲舜典逸文。猶可謂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非舜典。則不可

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語皆瑣屑。謂爲舜典之文。尤不可也。命官大事非舜典。完稟浚井之事。則是舜典。豈可通乎。

謂舜往于田之類爲舜典逸文。乃臆度之語。非如江長庭。王西莊。孫淵如。宋輯太誓逸文之有實據也。且江王孫三家。宋史記爲太誓經文。亦未盡確。史記多以訓詁代正字。經文未必如此也。

陳亦韓云。本無別出舜典。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而已。虞夏之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二帝必釐爲兩紀也。

劉申受云。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王本合爲一篇。則亦一篇而兩序

也。書序述闡禮案陳說通矣。劉說以康王之誥爲比。尤通。若云舜典亡失。豈可云康王之誥亦亡失乎。四庫總目載豐坊古書世學王

心敬尙書實疑。皆謂二典合爲帝典提要。引日知錄駁豐氏書。而不駁其帝典之說。駁王氏書云。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以處孟子亦未嘗云大學不可根據也。

讀書序。及鄭注。又有可疑。堯典序云。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鄭注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虞書題下舜典序

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注云。入麓伐木。上同澧案如鄭注之說。則遏密八音以前。

事在堯時。其爲堯典無疑。作舜典序言歷試諸難。似指慎徽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數事。且鄭云入麓。則是納於

大麓。然則慎徽五典以下。似是舜典矣。且鄭既以事在堯時者爲堯典。而入麓仍在堯時。又不能無疑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述帝堯之德。偶孔傳。但以欽明文思爲四德。以安安爲安天下之當安者。非也。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曾南豐云。爲

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南齊書目錄序。豈荀子所引道經之比哉。

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簡括極矣。至命義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百工。釐治也。工官也。熙庶

績。歸於此事。蓋自黃帝迎日推策。至是而圖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及今。上至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

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卽所謂釐百工也。若無圖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圖爲要務也。治圖專爲授時。釐工。非以

分諸法。雖疏闊。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微。西洋人乃以此自銜。阮文達公割圖密率捷法。序云。中土之書。明明布列。步天之士。譏譏問行。是所望也。是提倡中土圖算之學。其意深矣。

明明揚側陋。而虞舜以孝聞。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後世之舉孝廉。肇於此矣。堯典之揚側陋。以孝周禮之擢羣

之道。此漢制之獨高於千古者也。

舜命夔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皋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焉。寬而栗。直而溫。及剛。此舜禹皋夔

所講。尤後世學者所當講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廉立寬三字。皆在九德之內。

教胥子以詩言志。此學問之最古者。孔子教小子學詩。卽大舜之教也。歌永言者。讀詩與讀書不同。必長言以歌之也。聲者。商宮角徵羽也。既歌之。則有抑揚高下。依其抑揚高下。記其某字爲宮。某字爲商。又定某聲用某律。則成樂章之譜。可以八音之器奏之。此以詩入樂之法。亦千古之定法也。

禹貢九州。自冀之外八州。皆先舉山川爲界。後又有導山導水諸條。爲地理之學者。當奉以爲法。漢書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正是此法。段懋堂爲戴東原年譜云。國朝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圖人。胡朏明。閻百詩。黃

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澧謂山水二者。又以水爲主。蓋二水之間。卽知爲山脊。明乎水道。卽明山勢矣。山水條理旣明。然後考某水某山之東西南北。爲某國某郡。則若網在綱矣。

說禹貢者。至國朝康熙乾隆地圖出。而後瞭如指掌。前乎此。則雖胡朏明之說。亦有誤。而說黑水尤大誤。昔人黑水之說不一。惟以爲今之怒江者爲是。其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謂水曰烏蘇。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

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自此屈南流爲梁州西界。至雲南曰怒江。亦曰澧江。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也。禹貢雍州。經文云。三危旣宅。則導黑水至於三危者。在雍州境。雍州西境。其地甚廣。哈喇烏蘇在河源之西。爲雍州之水。則河源亦在雍州境內也。雍州不

近南海。則其入於南海者。必過梁州矣。胡氏謂雍梁黑水爲二。然三危亦豈有二乎。彼其所以致誤者。誤以怒江源在河源之東。不能越河而與梁州黑水接爲一川也。由未得見康熙乾隆地圖故也。禹貢鄭注。謂今中國無黑水。漢書地理志亦不志黑

水惟益州郡漢池下云有黑水祠蓋漢地至今稱涪江而止卽地理志越嶲郡青蛉僂水也怒江又在其西非漢時中國地但於滇池爲祠望祀之耳

漢書地理志有功於禹貢者多矣。而說南江爲最。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此可以補經矣。漢之吳縣。卽今蘇州府吳縣。吳縣南之水。東流入海者。婁江也。阮文達公辯初學記。引鄭注之誤。最精確。而以今吳江縣以南之運河爲南江。說見浙江圖考則與班志猶未合也。運河之水。南通錢塘江。入海。不得云東入海也。東迤北會于匯。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此指班志之分江水無疑矣。文達之說。得鄭注之意也。班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則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蓋分江水首受江東。流入太湖。此南江也。自太湖流爲出婁江。東入海。此南江之委也。自太湖分出爲運河。南通錢塘江者。則非南江之委也。班志之意。蓋如此。分江水東流入太湖之濱。今已湮變。詳見禮志水道圖說。

說禹貢。必據漢書地理志。然亦未可泥也。班孟堅距大禹之時。遠於今日。矩班孟堅之時。今人說班志不能盡確。則班氏之說禹貢。未必盡確矣。如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南豫章郡歷陵下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禮案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衡山在江之南。自衡山過九江。則至江北矣。敷淺原當在江北。安能在豫章郡境乎。漢豫章郡地。皆在江之南。或班氏不信古文說。姑存其說而已乎。且禹貢九江在尋陽本可疑。不獨敷淺原也。衡山在湘水之西。必先過湘水。乃能過尋陽九江。此亦可疑。

洪範九疇。天帝不錫絲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尙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絲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爲祕寶。以爲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

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為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為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為惟有二十字。見孔疏

為臆度。徒為辯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洪範以庶徵為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

事為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

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禮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出

洪範。不出於春秋。春秋無陰陽五行之語。然既為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宋書五行志云。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尙用胡

牀頭盤。及為羌養貂炙。康中天下又以氈為紉頭及絡帶。矜口百姓曰。中國必為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紉頭帶身矜口胡氈。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觀此則五胡之亂。晉之百姓早知之矣。何待儒者講洪範。講春秋

推求五行而從知之乎。

阮文達公著性命古訓。引西伯戴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性。又召誥。節性惟日其邁。文達解之云。度性與

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此講性字而考據尙書。真古訓也。禮謂性所

以當節者。不但以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前性中之仁義禮智。亦當節之。仁義禮智。亦有太過太偏者也。

阮文達公。孝經郊祀宗祀說云。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殷士未服者多。此時鎬京尙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

配上帝。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於周。成王又幼。有家難。於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謀。就洛營建新

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為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為臣

助祭多遜。始可定為紹上帝。受天定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於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

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明堂功雖將成。尙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倅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人心大定。成王始來洛邑相宅。復冬祭文王。武王於城內宗廟之中。入太室禋。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於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於廟。而未祀于郊。與明堂。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禮案周誥。佶屈聳牙。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遂不能深明其事跡。周公營洛邑。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乃周初最大之事。至文達乃明之。訓詁考據之功。斯爲最大者矣。周公所以必營維維邑者。夏殷建都。皆在今山西河南之地。周之豐鎬則偏在陝西。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粵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維邑。而後去。是武王始營維維邑。蓋營之而未成。故周公復營之也。以其地爲土中。庶幾諸侯皆來和會也。

崔氏述豐鎬考信錄云。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尙書。尙書自堯典禹貢臯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虞夏書文簡意深。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

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禮謂崔氏讀經而有心得。治法。非復迂儒之業。良足尙也。所舉三篇。皆盛治之文。尙書二十八篇。盛治之文多。衰敝之文少。惟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而已。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充。卿

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又云。今般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此般世衰敝之狀。三千年後猶如目覩矣。聖人刪定尙書。存盛治之文以爲法。存衰敝之文以爲鑒。學着皆當熟玩也。凡讀經皆當如是也。

閻百詩。惠定字。攻僞古文。搜考實證。其僞已明。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爲過。惜抱軒九。今無庸經說卷三。再攻擊矣。然澧別有感慨繫之者。僞旅葵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知不寶遠物。則遠人不格矣。是乃中國之福也。彼徒以遠人格爲美談。乃大惑也。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謂顯與。豈謂荒遠之國乎。彼誤讀論語耳。

段懋堂云。當作僞時。杜林之泰書古文尙書。衛宏之古文尙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尙書訓。馬融之古文尙書傳。鄭君之古文尙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僞者。安有點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賈。馬。鄭。不類。以啓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蓋僞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同。梗概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古文尙書撰異序。焦里堂亦云。釋文不出鄭異字者。卽僞孔本與鄭本同者也。鄭本略存於僞孔本中矣。禹貢鄭注釋。澧案此二說。可以箴砭江長庭改易經字之病。江氏好改經字。乃惠定字之派。雖云好古。而適足以爲病也。焦氏又云。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居。鄭義略存於僞孔傳中矣。同上。又云。置其爲假託之孔安國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寧。等先後同時。晏預璞寧之傳注可存。

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尙書補疏序。澧案蕉氏謂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此未必盡然。謂置孔傳之假託。而但以爲魏晉閒人之傳。則通人之論也。卽以爲王肅作。亦何不可存乎。

近儒疑僞孔傳爲王肅作。然如禹貢三百里蠻。傳云以文德蠻來之。孔疏云。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緝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洪範農用八政。傳云。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孔疏云。鄭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取。澧案此皆傳與鄭說同。而與王肅說不同。則似非王肅作也。或王肅故爲不同。以揜其作僞之迹歟。

鄭義與僞孔不同。有僞孔勝於鄭者。焦里堂補疏序。舉數條以爲傳之善。其一條云。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順攷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又一條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又一條云。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澧案僞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非。焦氏盡以爲傳之善。分析未精細也。澧於讀毛詩卷內辯之。澧案僞孔善於鄭注者。蕉氏所舉之外。尙頗有之。今不必贅錄。蓋僞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則易之。此其所以不可廢也。爲古文經傳可廢。二而自爲書。如鄭箋之易毛。則誠善矣。十八篇僞傳不可廢。

僞古文。襄用諸經傳之語。閎百詩。惠定宇。皆臆學之。然孔疏已有指出者矣。旅葵。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疏云。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犬馬非其土性亦畜。孔疏云。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澤。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所寶惟賢。孔疏云。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是謂寶賢也。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孔疏云。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禮案如此之類。孔疏於僞古文勦襲古經傳之迹。已指出之矣。

孔傳之僞。孔疏亦似知之。洪範。農用八政。僞孔云。農厚也。孔疏云。鄭園云。農讀爲醴。故爲厚也。金縢。植璧秉圭。僞孔云。植。置也。孔疏云。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此二條似知僞孔在鄭之從。而取鄭說矣。洪範。三人占。僞孔云。夏殷周卜筮各異。孔疏云。周禮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身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虛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子春之言。孔所不取。洪範。龜從筮逆。僞孔云。龜筮相違。孔疏云。崔靈恩以爲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筮也。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園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此二條似知僞孔傳在杜子春鄭康成之後。而不取其說矣。多士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僞孔云。殷大夫士。孔疏云。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此條又似知僞孔在班賈之後也。農用八政疏又言。傳不取張晏王肅。

近儒說尚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僞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長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彫子。民養其勸弗救。僞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云。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蔡傳云。蘇氏曰。養。斷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江訓養爲長。與蔡異。然不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僞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言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僞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喪。襄我二人。僞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己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僞孔云。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患也。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僞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江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諡。故稱新陟王。秦誓。昧昧我思之。僞孔云。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於思也。此文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與之同者。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孫淵如疏此數條。皆與江氏略同。惟戰要囚無說。王西莊後案段懋堂撰異皆無說。段惟以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二句相連寫之。皆輕蔑蔡傳不屑稱引也。蔡傳雖淺薄。亦何必輕蔑太過。不屑

東塾讀書記 卷五 尙書

一一

引之乎。近儒惟孔巽公羊通義引宋人之說甚多最無門戶之也。

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尙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僞孔傳。與史記之采尙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尙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尙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爲集解。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其兩說可兼存者。如堯典。欽明。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雖兼存之。疏中申明鄭說爲長。若不可兼存者。如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罪人爲周公官屬。則不采之。疏中仍引而駁之。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尙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吾老矣。不能爲也。書此以待後人。

東塾讀書記卷六

番禺陳澧撰

詩

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爲誰作。

沈重之說。禮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不知所據。

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譜之自明耳。

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園。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

舊者也。阮文達公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則以鄭說爲非。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此鄭以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八字。非毛公所著。乃後人著之。故箋絕不言靈星之尸。而亦不駁之也。孔疏誤讀非毛公後人著之七字爲一句。遂謂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矣。

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邁。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邁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何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

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毛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也。澧案此是毛公續序。誤入於傳文之首也。自節南山以下。序言刺幽王者三十篇。雨無正。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鵲。車輦。魚藻。采芣。角弓。隰桑。瓠葉。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二十四篇之序。次句以下。皆言所以刺之意。惟鼓鐘序。只刺幽王也一句。其刺意未明。故毛公足成之也。節南山。

正月十月之交。小毳。小宛。六篇。序亦只刺幽王一句。無足成之語。以詩中明有刺語。不必足成耳。趙英信甫山諸詩無

憂傷之語。故朱子不信爲刺詩。

最可疑者。酌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禮案邈養時晦。毛傳云。養。取也。訓養爲取。其義已難明。鄭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不訓養爲取。然又非序所謂養天下也。此序實未易明耳。

關雎序。說周南召南之語。孔疏未明其意也。周召者。周公召公采地之名。周南召南者。二公所主之地。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周南召南。地皆甚廣。但舉二采地之名。而其餘之地。則以南字包括之者。周召皆在北。周南之地。其化自周而南。故以周南爲名。召南之地。其化自召而南。故以召南爲名。序所云南。言化自北而南。其意如此也。周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周南。召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召南。若夫關雎。麟趾。鵲巢。騶虞。諸詩。出於周國中。非二公所主之地。而分屬二南者。以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周公攝王者之事。故以其詩繫之。周公。鵲巢。騶虞。是諸侯之風。周之先王。本是諸侯。故以其詩繫之。召公。序之所云。其意如此也。其末數句之意。則實難明。故爲後人所疑矣。

六月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凡二十二篇。每一篇廢則一事缺。其末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讀

此序令人驚心動魄。乃知詩教所關係者如此。孔疏云。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語深悉此序之意矣。此序云。伐

木義。則朋友缺矣。文選謝叔源西也。詩。李善注。引韓詩曰。伐木。朋友之道。此所引者是韓詩序。則毛韓序同。蓋出於子夏矣。

西漢經學。存於今者惟毛詩。尚書大傳春秋繁露皆非完書。段懋堂為毛詩故訓傳定本。其題辭云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是也。然

其定本則未盡善。凡每篇傳首有興也二字者。段皆增經文二句於其上。以無經文。則興也二字無所承耳。然不

必增也。某篇幾章幾句。乃毛公之筆。當連屬於毛傳之前。舊在傳箋後。段移置序之前。禮謂當在序後。傳前古者衆篇之序合為一編也。興也二字。即承

此耳。如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興也。其餘不必增。而增者尤多。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速匹也。之上。不必增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二句。苕接余也。流求也之上。不必增參差苕苕。左右流之二句。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之上。不必增鼓鐘樂之

一句。惟宜以琴瑟友樂之之上。當增琴瑟友之一句耳。如此。則增者甚少。不至處處皆增。大異於其舊矣。段氏又有毛詩

訓故傳微一書。見阮文達公漢讀考周禮六卷序。今惜不得而讀之。

毛傳。連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用也字。其上雖繁至數十字。皆不用也字。此傳例也。然有不盡然者。今

考也字不合傳例之處。其下皆有鄭箋。此由昔人因箋綴傳。下傳無也字。則文勢不斷。故增也字以隔絕之。此已

不當增而增矣。段氏定本。又於舊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速匹也。寤覺寐寢也。善字覺字下。皆增也字。則段

氏亦未知傳例矣。何彼穠矣傳。爾敬。雖和平正也。蕭敬。雖和下有箋而和字。此昔人增加之未盡者。穆木傳。祭旋也。成就也。祭旋下無箋。而昔人亦增也字。則以上文經安將之下。皆因有箋而增也。字

遂相連增之耳。○類氏家訓書證篇云。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然則毛傳也字。為俗學所加無疑也。○論語巧言令色。朱注。巧好令善也。此朱子之用古法。俗學知此者稀矣。

毛傳。一字訓一字。有加之字者。如服思之也。灌養之也。之類。其所訓皆用韻之字。蓋詩意本說思。因用韻遂用服

字。以代思字。詩意本說養。因用韻遂用灌字。以代養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字。訓為思之也。養之也。後世作詩者亦多如此。如

杜詩奉贈韋左丞丈詩存子建親視近之也。哀王孫云。慎勿出口。他人狙。狙伺之也。段氏定本小箋云。漢卽鏤之假借。鏤所以莫物。故莫之亦曰鏤。此讀

莫之也。三字爲一句。是也。其於服思之也。上增思服二字。則讀服思之也。四字爲一句。義例參錯矣。漢莫二字

人用漢字。蓋取其與莫裕數皆入聲。此其用韻之精密也。○惟如談如焚。傳云談燎之也。談非用韻之字。然此亦因詩人用談字爲焚意。故訓爲燎之也。凡詩一句兩字皆用如字者。其兩字必相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類。是也。

毛傳訓詁。與爾雅同者。如鳴鳩王雎也。孔疏云。釋鳥文。水中可居者曰洲。孔疏云。釋水文。孔意以爲毛公取爾雅

之文以爲傳也。澧案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則毛亨乃周秦閒人。張揖上廣雅

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然則爾雅不盡在毛傳之前。安知非爾雅取毛

傳之文乎。

毛傳簡而精。人皆知之矣。其精而奧者。如葛覃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澧案說文。施。旗兒。旆。旖。旒也。移。禾相倚

移也。此經施字。乃旖旒之施。傳移字。乃倚移之移。皆柔曲猗那之貌。傳訓施爲移。葛藟之形狀如繪也。故讀毛傳

者。不可不讀說文。數施之施。說文作數。遷移之移。說文作遂。作施。作移者。假借字耳。此經此傳。則皆用其本義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孔疏引之。而云毛意必不然。然孔自爲說。亦云

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皆未得毛意也。更有甚簡奧者。載芟篇。載穫濟濟。傳云。濟濟。難也。乍讀之。幾不可解。讀鄭箋云。難者。穗衆

難進也。而後明其意。謂禾穗粗大稠密。穫者難入於其中。此形容豐年景象。令人解頤矣。段氏定本小箋云。濟同儕。甚得傳意。

毛傳訓詁之語。有足以警世者。召園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訛訛。不供事也。此於衰世之人。形容盡致。孔疏云。

小人在位如此。害及天下。尤能發明傳意。

毛公說詩之大義。既著於續序中矣。其在傳內者。亦不少。如關雎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

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鹿鳴傳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如

此類者。不可以其易解而忽之也。又如芣之華。傳云。治日少而亂日多。此語甚悲。有無窮之感慨。呂氏春秋。觀世

以短。亂世之所以長。蓋古之傷心人。同此感慨矣。又如鳧鷖傳云。太平則萬物衆多。乍讀之。似但稱頌太平之語。反而思之。離亂之時。人

烟且稀少。况物產乎。乃知毛傳此語之深警也。魚豔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再作此語。意深哉。○桑扈傳。君子

子之以福祿。孔疏云。言明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孔冲遠讀此箋。能反而說之。善語經者當如此。

毛傳多載禮制。如葛覃傳云。古者王后織園紈。公侯夫人紘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

以下。各衣其夫。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

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右手。既御。著於左手。事無大

小。記以成法。如此者皆禮記之類也。葛覃傳云。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草蟲傳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如此之類。則已載於禮記矣。

毛傳有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者。如素冠傳。子夏。閔子騫。三年喪畢。見夫子一節。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一節。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一節。緜傳。古公處豳。一節。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一節。行葦傳。孔子射於

覆相之圃。一節。皆外傳之體。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一節。雖非述古事。然因經文。卜云其吉。一語。而連及九能。

亦外傳之體也。

荀子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大略據此。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采雜說非本義。專指外傳而言。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

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澧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

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韓非有解老篇。復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傳之體。其解老即內傳也。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

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斯文也。直齋書錄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說。不專解詩。果

當時本書否。卷二杭革浦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備背經旨。舖列雜說。是謂畔經。古文百篇字。此則不知內外傳之體矣。

皮襲美。讀韓詩外傳云。韓氏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如襲美者。乃能讀韓氏書者也。○韓詩外傳。采阿曲處。于一事。蓋明知此乃雜說。不足信。但欲證明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之義耳。近人刻外傳者。刪之。其意甚善。然傳刻者多。豈能盡刪乎。

鄭君詩譜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國福如彼。若遠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澧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

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

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邇。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雨無正。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迫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清人

序云。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箋云。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此序語意甚明。而鄭君必解之者。殆亦有所感也。注心於利。衰世之風。必如是矣。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此數語字字精要爲主者。凡經學必有所主。所主者之外。或可以爲輔。非必入主出奴也。表明者。使其深者畢達。晦者易曉。古人所賴有後儒者。惟在於此。若更爲深晦之語。則著書何爲哉。如有不同者。以毛義爲非也。然而不敢言其非。下己意。使可識別者。易毛義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敬先儒也。讀者當字字奉以爲法。

鄭君專於禮學。故多以禮說詩。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鄭以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以爲燕射。鄭以下章烝衍烈祖。則是將祭而大射。鄭難毛者。惟此二條。蓋於禮有據。雖難毛不嫌也。然有拘於說禮而失之者。鳧鷖。序云。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

爲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五章祭七祀。然詩中實無此分別。且三章爾酒既濟。爾殽伊脯。箋云。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泝酒脯而已。孔疏云。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此則覺箋之疏失。而微破之矣。詩但取酒脯與諸處下爲韻耳。云伊脯者不可云既脯故變其文也。此鄭拘於說禮之病也。緣衣。箋云。緣當爲祿。然禮有祿衣。無緣絲。拘於說禮而破字。尤其病也。

斯十。以續妣祖。箋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亦箋之拘於說禮。望文生義。孔疏則云。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此說最通。詩是有韻之文。其文義有不可拘泥者。如絲衣。於羊徂牛。魚鼎及鼐。傳云。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傳亦望文生義。疏云。鼎則先大後小者。取鼐爲韻。豈謂先羊後牛。亦取牛爲韻。疏未明言耳。其餘如小星。三五在東。采芣。芣。衰及黼。生民。載震載夙。或簸或蹂。那。顧予烝嘗。疏皆以爲取韻。不拘泥文義。此疏之精善處也。天保論祠。烝嘗。疏云。著以四時。當云祠論烝嘗。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言便文。即取韻也。○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葛屨。可以絰裳。養之初筵。俾出童毀。皆是取韻。不必拘泥。觥爲罰爵。裳爲下服。毀爲羊不童也。童毀猶言羴羊。亦如肥羴。猶言肥羊。三百篇。此類甚多也。說經者。當先解其字。再說其意。如觥。當先解爲罰爵。再解詩意。只說爵耳。不必泥於罰也。餘皆倣此。

毛傳不破字。然小園。是用不集。傳云。集。就也。卽是讀集爲就。與猶咎爲韻。錢辛楣養新錄之說。此與破字無異矣。鄭箋多破字。如七月。田峻至喜。箋云。喜讀爲饔。饔。酒食也。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當謂田峻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宜爲存立衆民也。豈謂如此類。皆不必破字。然如常武。鋪敦淮濟。箋云。敦當作屯。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此則屯卽布陳敦厚之意。鄭雖破字。仍

東塾讀書記 卷六 詩

一〇

與毛義同。釋文。至喜鋪敦下。皆云王申毛如字。此王補。有意與鄭立異耳。敦字不必申毛也。斯干。無相猶矣。傳云。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孔疏云。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瘡。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此則鄭破字爲長矣。

毛鄭訓詁。似異實同者。孔疏屢言之矣。如車螯。以慰我心。傳云。慰安也。箋云。以慰除我之心憂也。疏云。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生民。以興嗣歲。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疏云。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凡鄭非異於毛。及微異而亦同者。讀者但當如此通融之。至如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云。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疏云。溢。慎。釋詁。文易傳者。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小國。謀猶同適。何日斯沮。傳云。沮。壞也。箋云。沮。止也。疏云。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凡鄭義異於毛者。讀者當求其理。孰爲密。雖無多異。亦當求其宜。孔疏足以爲法矣。

鄭與毛大不同者。關雎傳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此毛以爲后妃是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謂毛以爲后妃思得淑女。強毛從鄭。然毛傳是字。豈可強解乎。箋所云。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與列女傳同。列女傳云。湯妃有藝。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適理之人。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母儀劉子政所說。蓋魯詩也。然亦似以淑女指有藝。非指九嬪。且車螯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四章。陟

彼高岡箋云。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然則關雎序云。樂得淑好以配君子。亦是淑女在王后之位。不知鄭君何以云三夫人以下也。大戴禮。保傅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皆慎始敬終。此言婚言乾。言慎始。皆是言夫婦。非言嫡妾。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集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此言三綱之首。是夫爲妻綱。非言嫡妾。三國志。程秉傳。孫權爲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秉遠事鄭君。見本傳。而不從箋說。可謂不苟同者矣。唐來鶴隋對女樂論云。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房暉遠進曰。臣聞竊豨二南之旨。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此唐人不依孔疏。強毛從鄭者。○凡引唐人文無其集者。皆見全唐文。

王肅之說。有是者。有非者。當分別觀之。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毛傳云。汚煩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此毛以私與衣皆是私服。汚與澣皆是澣。孔疏云。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攔澣濯其私衣是也。此毛傳所說甚用。王肅述之不謬。宜孔疏取之也。鄭箋云。衣謂褱衣以下。至褱衣。此則考繫疏云。此篇毛傳所說不明。王肅云。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猶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此毛傳簡略。王肅能得其意。宜孔疏亦依之也。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王肅云。不暇修禮而相朝。疏引之云。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受命出征。無暇相朝。不當以此爲怨。王氏之義。不爲長矣。此取王說。訓皇爲暇。其以朝爲相朝。則不取之。甚能別擇也。混夷駮矣。孔疏云。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

正丙子。混夷伐周。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然周之正月。柞械未生。以為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此則王肅謬說。疏駁之。甚當也。至王肅謬說。而疏從之者。如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孔疏云。毛以為會值甲子之朝。王肅云。以甲子味爽與紂戰。則傳言會甲長讀為義。謂甲子日之朔非。訓會為甲。此疏說誤也。傳訓會為甲。疏連讀會甲二字。以為會值甲子。不成文法。且引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為甲者。毛傳乃詰訓之最古者。更何俟他求乎。段懋堂小箋。陳碩甫疏已解。會訓甲之義。此不復贅說。

王肅自謂述毛。然有非述毛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禹治梁山。此治梁二字。用禹貢治梁及岐之文也。梁山近岐。則韓近岐無疑矣。日知錄云。毛傳不言其地。此亭林未悟毛傳用禹貢之文。耳。且不獨毛公據禹貢以作傳。詩人亦據禹貢以作詩也。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水經聖水注引。此竟不述毛矣。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志氏。燕師所完。鄭箋云。燕安也。古平安師。衆民之所築。完。此以燕國與韓遠。故訓燕為安。然文義不至韓。必有其故。不可懸斷其必無也。日知錄又以其追其額。乃東北之夷。然詩言因時百變。又可以百變而謂韓乎。在南。

鄭王說周公東征之事。大不同。考之詩書。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為鷓鴣之詩。成王猶疑周公。至感雷風之異。迎周公歸。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歸而攝政。致太平。鄭君之說皆不誤。惟金滕云。罪人斯待。謂得知流言出於管蔡。此江長庭集注音疏之說。鄭以為成王收周公官屬。此為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

二年爲作大誥。而東征以罪人斯得爲殺管蔡。見幽譜孔疏。金縢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見幽譜孔疏。與肅說同。王說傳合說文。周公居東證。禮案鴟鴞篇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鬪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毛意以大鳥取

我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管蔡附己。將毀周室也。說文云。驥。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驥。許意謂不治流言

所自起。則無以告先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皆不可通。金縢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

管蔡叛也。周公一聞流言。而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偽古文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

肅所作也。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管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駁偽王云。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

見幽譜孔疏。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年。參差不合。而爲之彌縫耳。汪容甫云。公避位以遜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

士則公雖在朝亦可害之矣。其所據逸周書作維解之文。則孔晁注已言其陵越。江長庭論之已詳矣。

陸機疏與毛鄭不同者。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陸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

章云。山有苞棗。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孔疏云。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禮謂陸疏誠有理矣。

然尚有可疑。傳云。駮如馬。偃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駮食虎豹。乃希有之獸。豈得云隰所

宜有。竊疑箋亦以駮爲木名。其無易傳之語者。更疑傳本有樹皮似駮馬之語。其後脫之。鄭所見之本則未脫耳。

不然。則此箋不可通矣。

王伯厚云。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集傳。闕意眇指。

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字。改為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山。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息。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詩。攷序。禮案賈逵崔靈恩之書。爲朱子集傳開其先。近儒攻擊朱子者。豈未見王伯厚之說乎。且鄭箋亦兼取三家說。不獨賈逵崔靈恩也。阮文達公詩書古訓。采諸經及諸古書說詩之語。亦朱子集傳之意。徐氏敬詩經廣善雖欲芟棄之而不能也。

四庫總目提要云。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禮案朱子語類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四句儘說得好。卷八十一。小序之精善。朱子未嘗不稱述之也。行

首章。朱傳云。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慙勉篤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禮案小序云。行葦忠厚也。朱傳正可發明序意也。至於詩中訓詁。固多用毛鄭。而其解釋詩意。則

有甚得毛義勝於鄭箋者。如我心匪鑿。不可以茹。鄭箋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鑿。此與毛意不同。下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然則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毛意亦當以爲鑿尚可茹。朱傳云。我心匪鑿。而不能度物。得毛意矣。又如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云。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是毛意以二者皆實有之事。鄭箋云。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此亦與毛意不同。朱傳云。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得毛意矣。毛傳簡約。鄭箋多紆曲。朱傳解經。務使文從字順。此

經有毛傳鄭箋。必當有朱傳也。

朱子語類云。陳君舉說。謂后妃自諫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鄭氏也。如此說了。卷八十一。朱子知后妃求淑女是鄭如此說。而非毛

如此說。眞善。讀毛傳者也。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至行道也。鄭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孔疏云。鄉飲酒禮。注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禮案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傳云。周行。大道也。此從毛傳。及儀禮禮記。鄭注說。實長於箋說也。示我周行。猶云。示我顯德行也。班孟堅。辟雍詩云。示我漢行。李善注云。毛詩曰。示我顯德行。班氏以周行之周。爲代名。故擬之曰。漢行。李善則不以周爲代名。故引示我顯德行也。○道德道路。皆可謂之道。卷耳之周行。乃大路也。周行。猶云。周道。猶云。道周也。○近見胡墨莊毛詩箋說。此詩亦引示我顯德行。但禮之書已刻成。故不刪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朱傳云。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傳云。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此朱子不從傳箋而自爲說者。實則古有此說。墨子明鬼篇云。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朱子之說。與此暗合。阮文達公云。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皆非。大雅文王詩解。禮案宗祀明堂之說。朱子所未及。其以文王之神在天上。則文達之說。與朱子同。如文達之講漢學。眞可以爲法。此詩毛鄭之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若拘守毛鄭。而不論其是非。則漢學之病也。

戴東原詩經補注云。卷耳。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此從朱傳之說。不從序說。平心論之。序說雖古義。而朱說尤通。故戴氏從之也。真彼周行。朱傳以爲真所采之卷耳於大道之旁。乃二章三章四章。則朱說亦未安陳

長發稽古編駁之云。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是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是也。戴氏云。陟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

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也。此實勝朱傳之說。不拘守毛鄭。亦不拘守朱傳。戴氏之學。可謂無偏黨矣。

賓之初筵。朱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

武公自悔之之作。當從韓義。澧案此詩無自悔之語。與抑戒似不相類。且武公赫咷威儀。其所與飲酒之賓亦未

必至於號呶亂籩豆。朱子謂當從韓義。未免偏見。蓋有意於存韓義。遂不覺其偏耳。說經不可有成見如此。

東門之墀。序言刺男女相奔。溱洧。序言刺淫風大行。序未嘗不言淫奔也。朱子則不以爲刺。而以爲淫奔者自作。

甚至風雨思君子。亦以爲淫奔。誤之甚矣。類亦篇。既見君子。庶幾篇。說釋隰桑篇。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與惟靜女

篇。則真難解。其言此女俟我於城隅。又貽我以物。我悅其美。若稱譽賢女。豈容作此等說。必至投梭折齒矣。毛鄭

曲解之。俟我於城隅。解爲自防如城隅。說慥女美。解爲女史說釋妃妾之德。美人之貽。解爲遺我以賢妃。文義皆

不可通。澧案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語意未了。蓋謂諸侯當求賢女以爲配也。呂伯恭讀詩

記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關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呂氏撥張橫渠之說。以爲靜女在後宮。後宮西北乃城隅。

二章言賢妃貽我以彤管。女史之灋可說慥。呂氏此說可通矣。其云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謂田宮獻

新物於君。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此說則仍未通。蓋三百篇中。此篇當如食肉不食馬肝耳。定九年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孔疏云。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此則竟以爲上下二章。本可棄矣。

陳季立讀詩拙言。曰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真。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也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故誰適爲容。閨怨之貞志也。與子偕作。寒曲之雄心也。於女信宿。戀德之惻衷也。投畀豺虎。疾惡之峻語也。樂子無知。傷時之幽憂也。攜手同行。招隱之矯節也。斷壺剝棗。田家之真樂也。魚鼈菡蒲。餞送之清致也。示我周行。乞言之虛懷也。周爰咨謀。遠遊之博采也。實命不猶。自寬之善經也。我思古人。拔俗之卓軌也。後世風流文雅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典乎。好樂無荒。恬淡而慮長。匪我思存。紛華而不亂。泌之洋洋。素位而止足。在水中泚。跡近而心遐。振鷺。想君子之容也。白駒。繫嘉客之馬也。後世清隱高邁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婉乎。濟濟多士。美得人也。有嚴有翼。修戎政也。公孫碩膚。昭勞謙也。萬邦作孚。廣身教也。此盛世之風。綦隆之泰也。變雅所詠。尤可釋思。滄滄泚泚。百官邪矣。亶侯多臧。寵路彰矣。婦有長舌。女謁盛矣。莫肯夙夜。庶政隳矣。爲鬼爲蜮。讒夫昌矣。俾晝作夜。酒德醜矣。自有肺腸。朋黨分矣。民亦勞止。百姓困矣。此周之衰也。亦漢唐宋之所以亡也。後世經綸康濟之士。言之能若是之詳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謀始之箴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令終之戒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道之徵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策名之則也。白圭之玷。尙可磨也。何言之可輕。民之失德。乾餼以愆。何微之可忽。秉心塞淵。騷卅三千。何事之非心。旣作泮宮。淮夷攸服。何

教之非政。古之人無斲。譽髦斯士。何化之不可行。盡瘁以仕。圖莫我有。何變之不可正。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何天之不爲人。嚙啗背憎。職競由人。何人之不爲天。是合內外。貫始終。一天人道德性命之奧也。後世講學談道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審乎。故詩也者。辭可歌。意可釋。可以平情。可以畜德。孔門所以言詩獨詳也。禮謂陳季立可謂善讀詩者。凡說詩者多解釋辯駁。然紬繹辭意之功。不可無也。平情畜德。其爲益深矣。其爲用大矣。竊欲以季立此論。爲治此經者勸焉。

東塾讀書記卷七

番 禹 陳 澧 撰

周禮

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漢書藝文志云。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禮傳云。孝成皇帝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蓋西漢儒者始則信周禮。後乃排之耳。賈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禮謂此說非也。武帝以爲瀆亂。羣儒尙采之乎。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必有末世增入者。此以末世瀆亂改爲末世增入。四庫提要引之。而伸其說云。此如後世律令條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斯爲定論矣。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條。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藝文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膏薺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廝以下。內饗職文。詩生民傳。嘗之日。苾苾來歲之芘以下。肆師職文。禮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云云。孔疏云。此一節。記人摠釋周禮。司尊彝。沛二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此記人所錄衆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

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者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但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作耳。逸周書職方解。序言穆王所作。則在周公之後。有明徵也。汪容甫以爲述古。亦謂之作。乃強辭耳。穆王作呂刑。入尚書。作職方。何

不可入周禮下。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此非周初之制。最爲明徵。尙書僞武成。孔疏云。周室旣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此定論也。孟子告慎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如周禮所言。則魯侯國當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至孟子時。僅得方百里者五。慎子當答云。在所益矣。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必以大國言之。豈僅可寄男國之命乎。子產言列國一同。襄公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云。方百里。所謂列國。豈專指男國乎。管子云。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輕重乙篇。管子言兼霸之國。尙不及四五百里。則周初必無四五百里之國。周禮所言四五百里者。正是兼霸之國造此文耳。墨子云。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非攻中篇。此尤與孟子之說同。與周禮異也。若以爲周禮兼附庸言。

之亦非也。論語言顯與在魯邦域之中。則邦域包附庸在內。然魯侯邦域。若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其國方百里者一。而附庸之地。乃十五倍。亦必不然也。賈誼上郡論疏。謂夫論三百歲。皆與孟子同。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對。孔吉爲殷紹。寧侯。三月。逸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亦用孟子之說也。○孟子所謂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以田言之。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方百里者。爲田萬井。九百萬畝。其中公田一百萬畝。計其所入。今之大縣錢糧。不過如此。然非多取於民也。古者君授民田。其什若今之業主。其民若今之佃戶。業主取佃戶九之一。薄之至也。

孟子言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僞孫疏云。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禮謂孟子明言文王之治岐。則周公時容有不同。其後更有不同。不必疑矣。不必謂文王權一時之宜也。

周公制禮。至幽厲而廢。至秦而燔滅。幸而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卽不盡周公所作。終是周代典制。豈可排棄之乎。後儒考古者。考一代之事。必蒐討一代之書。雖短書小說。猶不遺也。况周禮五官粲然具存者乎。若以爲非周公所作。則棄之。然則讀漢會要者。但取高帝時之事。以後皆可棄乎。鄭君尊信周禮。乃通儒高識。林孝存之排棄。則拘儒之見也。且鄭君亦不悉信也。職方荊州。其浸潁湛。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澧。注云。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澧。營軍臨隨。則澧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此鄭君明言經文之非。豈有周公之書。而可以爲

非者哉。哲族爲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十有八星之號。臨其巢上則去之。注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鄭君蓋不信此事。故云未聞耳。此事甚迂怪。不足信。亦不必辯也。鄭志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詩生民此之謂也。

鄭君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此賈氏序周禮廢興語。以周禮之中。實有周公之制也。司馬溫公論財利疏云。周禮。冢宰

以九職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

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而曰。我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困學紀

聞云。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警備。皆領於宗伯。此周公

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及其衰也。昏楛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媼亞。私人之子。竊

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絀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

廢也。閒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

房園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卷四。日知錄云。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

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

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禱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

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卷五。觀溫公厚齋亭林所論。非周公

孰能定此制。所謂致太平者。此其榮華大者也。歷代職官表。今內務府官。爲周禮天官之屬者居多。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成皇帝時。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時衆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據此則周禮得列序著錄。由於劉向。其時劉歆尙幼也。後儒因劉歆而詬厲周禮者。誤也。漢書成帝本紀云。河平三年。劉向校中祕書。藝文志云。每一書已。向輒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傳云。年七十二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藝文志又云。向卒後。哀帝復使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禮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開二十年。其錄而奏之者。卽別錄是也。至歆乃錄爲七略耳。馬融所云。錄略者。兼向之錄。歆之七略言之也。

賈引馬融傳。又云。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禮案。劉歆此語。鄭君取之。不以入廢言也。弟子死喪。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

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禮案。杜子春當生於西漢成帝初年。東漢經師之最先者矣。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子春獨能通其讀。首創之功甚大。其說見於鄭注中者。百餘條。皆辨正文字音讀。當時

讀周禮之難在此也。如大卜。玉兆。瓦兆。原兆。杜子春云。玉兆。帝顛項之兆。瓦兆。帝瘳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連山。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必戲。歸藏。黃帝。此則非辨正文字音讀者。然不多見也。

後鄭於杜子春。多從其說。如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云。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園

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如此之類。不從其說者。亦頗有之。然不多也。且有二鄭不從杜說。後鄭則從之者。甸師

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菑。菑讀爲縮。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園謂詩所謂取蕭祭脂。此不從鄭

大夫而從杜也。掌舍。設榼。榼再重。注云。鄭司農云。榼。榼榼也。相受居溜水涑。澆者也。杜子春讀爲榼。榼。互謂行

馬。園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此不從鄭司農而從杜也。然有二鄭不從杜。後鄭亦不從者。如鄉師共茅

菹。注云。杜子春云。菹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爲藉。謂祭前藉也。園謂租。士虞禮所謂苴。荆茅長

五寸束之者。是也。此從鄭大夫不從杜也。射人以矢行告。注云。鄭司農云。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此則鄭司農疑杜非是。後鄭無說。則與司農同矣。司農受業於子春。而有疑其非是者。古之儒者治經。不爲墨守之學也。後鄭稱二鄭爲同宗大儒。而於二鄭與杜。皆有從有不從。絕無偏黨之見。尤可見其立心之公正也。

後鄭注。引鄭大夫者甚少。且多不從其說。如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云。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蕭。蕭讀爲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云。鄭大夫讀屯爲課殿。後鄭皆不從之。蓋以其爲鄭司農之父。故引之耳。所謂成家世之訓也。至司農之說。則多引之。又多從之。蓋猶注詩之宗毛爲主矣。孔沖遠詩疏。分疏毛鄭賈疏。周禮。則詳於後鄭。而稍略於先鄭。南海會勉士先生爲周禮補疏。專疏先鄭。惜其書未刊行也。

鄭司農。當東漢之初。其所引舊說。乃西漢人之說也。如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詩說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澆者。且授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展人。赤纁。黃纁。鄭司農云。禮家說纁。亦謂以采絲礫其下。此禮家。亦西漢禮家也。笙師。鄭司農云。箴。七空。賈疏云。廣雅云。箴。以竹爲

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簋九空。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禮案此明是別有所見。豈可據廣雅而疑其爲誤乎。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賈疏云。未知出何文。此疏闕疑是也。保氏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遂禽左。賈疏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此先鄭必有所本。而疏謂其以意而言。非也。保氏六書。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皆依許氏說文。此更賈氏之誤。鄭司農在許叔重之前也。說文敘云。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皆與司農之說大同小異。而司農之說最在先。蓋其所自來者遠矣。

周禮有隱略而尙可考見者。後鄭則引證以明之。如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後鄭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又如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注云。賓客食而王有胾俎。正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若無存而可見者。則約而知之。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賈疏云。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

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掌客。注云。簞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於饗。其設筐陳于楹內。饗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注又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楛。弋。扶。拾。注云。士喪禮曰。扶用正王棘。若檉棘。則天子用象骨與。賈疏云。引士喪禮者。欲見凶時有文。吉時無文。約出吉禮也。此皆約之之法也。

又有推次之法。如內司服綠衣。注云。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園。此鄭君自言推次者。其餘如司尊彝。注云。王醕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章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云。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至若掌客上公。銅四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子。男。銅十有八。注云。非衰羞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旒。禮之大數。銅少於豆。推其衰。公。銅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銅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此則以衰推而知。經文有是有非。尤精密矣。約與推次。皆所以補經也。

賈疏能用鄭君推約之法。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疏云。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知也。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疏云。含玉。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此皆鄭君差次之法也。又如大宰設其攷。注云。司空亡。未聞其考。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此疏尤精密。蓋不獨鄭注能補經。賈疏亦能用鄭注之法以補經也。更有鄭注不用約而知之。而賈疏能暢明之者。弁師。注云。一命之大。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為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為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

鄭注三禮。以漢制况周制。而周禮注尤多。王伯厚皆錄之為漢制考。禮案。左傳昭十七年。郊子言少皞氏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為司徒。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引之云。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况之。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醺與。鄭注云。合錢飲酒為醺。旅酬相酌似之也。孔疏云。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然則以後代之官况古官。以後代之事况古事。其來遠矣。先鄭以此法注周禮。杜子春亦用此法。如典瑞。珍圭以徵守。杜鄭注之多耳。馬融傳亦有之。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皆有容蓋。賈疏云。馬氏等云。重覆為蓋。今之羽蓋是也。後鄭因之。所舉漢制愈多。而賈疏能發明其意。疏語最精要者。鼓人。帗舞。注云。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疏云。樂師注。帗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方相氏注云。

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疏云。引漢法爲證。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掌節。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疏云。周法無文。皆約漢法以况之。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注云。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罔謂屋讀如其刑劇之劇。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疏云。夷三族。乃是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禮案賈所謂舉今以曉古者。卽訓詁之法也。古語。則以後世之語通之。古官。古事。則以後世之官。後世之事况之。其義一也。古地理。亦以今地名釋之。卽是此法。此乃注經一定不易之法也。漢法依古而來。所謂繼周百世可知也。周法無文。則約漢法以况之。亦約他經以注此經之法也。至亂世之法。鄭君不以解周禮。賈疏之說尤明。困學紀聞。引徐筠微言。謂鄭注誤引漢官。以此周官。此徐筠之淺陋。蓋未讀賈疏耳。困學紀聞。又云。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厚齋既引徐筠說。而又自爲此說。蓋頗悟徐說之非也。賈疏。多用鄭注之法。以唐制况周制。如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疏云。若今儀注。質人。疏云。此質人。若今市平準肆長。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者。若今行頭者也。司燧。凡國失火野焚棗。則有刑罰焉。疏云。若今民失火。有杖罰。此皆賈疏深得鄭注之法者也。又有鄭注已舉漢制况周制。賈疏復以唐制况漢制者。掌訝。次於舍門外。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云。卽今門外亦然。掌固。設其飾器。注云。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云。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旌之等是也。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

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疏云。漢時下手書。卽今畫指券。女巫掌歲時祓除鬻浴。注云。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云。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此皆以周漢唐貫而通之。又如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絲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紛矣。疏云。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此則以漢時知周時遺象。而唐時無以知漢時遺象。其意蓋頗惜之。此可見其思古之幽情也。

續漢書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劉昭注云。胡廣注。隆此篇曰。張平子。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禮案解說周官。而欲述漢事。此卽以漢制况周制之意也。志又云。太常卿一人。劉昭注云。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丞一人。注云。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左右都候。注云。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大鴻臚。注云。周禮象胥。干寶注曰。大鴻臚侍中。注云。周禮大僕。干寶注曰。若漢侍中御史中丞。注云。周禮掌建邦之宮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盧子幹與後鄭學術本同。干令升則遵守先鄭後鄭之法也。

通典云。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爲名。又云。調發兵車名耳。卷四唐制與古制雖多至數倍。而杜君卿猶著其源流。此通典之所以爲通也。

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循之。讀周禮畢。當讀大清會典。舉國朝之制。以况周禮。則周禮更顯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而見矣。且國朝有會典。復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而古無。古有

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詳爲考證。讀周禮者讀此。更瞭如指掌矣。周禮者。古之政書也。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也。

謂周禮不可行者。徒以王安石之故耳。趙雲崧云。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尊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廿二史劄記卷十五。此可爲用周禮之效也。

江慎修云。壺涿氏。掌除水蠱。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周禮疑義舉要。此在周禮中乃小事耳。而後世行之。足以爲民除害。安得云周禮不可行乎。

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記者。以一人而盡諸衆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記皆有有用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大也。今時乃頗悟之矣。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則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算法之割圓。亦輪之象也。其理微妙。

工事以治水爲最大。匠人爲溝。爲防。百餘字。而盡治水之法。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之者。潘季馴所謂以水馭沙也。淫之者。賈讓所謂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如廣東之西江水。盛時每爲害。昔人欲於肇慶鑿山。使西江一支南入海。以殺水勢。則下流不受其害。而不知此所謂逆地防。謂之不行也。

考工記注疏多誤。且有圖而佚之。魯氏爲鍾注云。凡言閉者亦爲從篆以介之疏云。即所圖者是也。注又云。鼓外略舉一或於一角。以三隅反之。戴東原復爲之圖。有草創之功。阮文達。程易疇。治之益精。爲古人所不及。其最精一。同可見矣。是注疏本有圖也。一。鉦外一。疏云。據上所圖。鼓外有銳闕。匠人爲溝。逾九夫爲井。云云。疏云。此圖者。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程氏以算法解之。又訂正一柯有半。當作一矩有半。一矩者。九十度角也。一宣者。四十五度角也。一櫛者。六十七度三十分之角也。一柯者。一百一十五度角也。磬折者。一百三十五度角也。昭然若發矇矣。

東塾讀書記卷七終

東塾讀書記卷八

番禺 陳澧 撰

儀禮

禮儀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

士冠禮。筮於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有司徹。鄭注屢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

賈疏之分節。有尤細密者。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疏云。自此盡無僎論。主君使卿歸饗餼於賓介之事。上介饗餼三牢。疏云。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饗餼於上介之事。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疏云。自此至無僎論。使宰夫歸餼於衆介之事。此一節而又分三節也。特牲饋食禮。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疏云。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於主人。二也。主人酬主婦。三也。主人致爵於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於主人。九也。又致爵於主婦。十也。賓獻主人酢。十一也。此一科而分十一節也。有司徹。疏如此類者最多。不可枚舉。其分析細密。使讀之者心目俱朗徹矣。

賈疏分節。偶有遺漏者。如大射儀。司射適次。作上耦射。疏當云。自此盡摺扑反位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執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猶揅一个以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退中與算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若命曰復射。疏當云。自此盡如獻庶子之禮論。某事而疏無之。皆遺漏也。其餘諸篇之疏亦偶有遺漏。但不多耳。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釐析經文。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右某事。如士冠禮第一節。後題云。右策日。第二節。後題云。右戒賓。○此法亦出於鄭君禮記禮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鄭注云。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云云。禮案士喪禮下篇既夕云。陳明器於乘車之西。鄭君引之。而摘出陳器二字也。

較賈疏尤簡明。其答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說。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衰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於世亦非小助也。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儀禮者。至國朝而馬苑斯釋。史所載儀禮。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吳中林儀禮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慎修禮書綱目。因朱子通解而編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菴讀禮通考。秦文恭五禮通考。亦皆分節。自朱子創此法。後來莫不由之矣。郡齋讀書志云。編禮三卷。呂大臨編。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卷一。朱子答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然則朱子之書。本發端於呂氏也。

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

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又如燕禮。主人盥洗象觶。注云。取象觶者東南。疏云。以膳饌南有臣之位。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籠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象觶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大射儀。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注云。上射轉居左。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云。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樞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此亦鄭有圖。故知少北。賈有圖。故知不得少南。皆確不可易也。

鄉飲酒禮。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疏云。以介席東面。故邪向之。特性饋食禮。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注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疏云。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不背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也。鄉射禮。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云。還。左還也。疏云。知左還者。經云還當上耦。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養者奠舉於俎。皆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云。知南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餽者在東面而答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如此之類。或邪向。或迴身。與平直易見者不同。非有圖。安能知之。

鄉射禮。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注云。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疏云。司馬由上射之後。立於物

閒。命去侯訖。物間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矣。今命去侯訖。乃圍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間西行。則似直爲上射命去侯。是以并下射圍繞之。明爲二人命去侯也。燕禮。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饌於籩。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疏云。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并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尊東西面酌酒以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如此類者。圍繞交錯。繪圖亦殊不易。或綿繆習之。乃知之耳。卽以疏文而論。曲而能達。栩栩欲動。世人謂賈疏之文。不及孔疏。豈其然乎。

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皋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楊信齋儀禮圖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爾。據此則始爲圖者。趙彥肅也。儀禮經傳通圖。載鹿鳴關雎十二詩譜云。趙彥肅所傳。蓋其人有志於禮樂之事者也。

阮文達公爲張皋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綿繆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於治經之道。事半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澧案畫地之法。澧嘗試爲之。眞事半功倍。恨未得卒業耳。李麗玲孝廉名能定。在禮家教家姪等。讀書嘗邀禮及家姪宗元畫地而習之也。魚里堂作習禮格。繪宮室如弈枰。而人物爲棋。其序云。雖戲而不說於正。

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當合三禮爲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鼎崇義之圖。至國朝諸儒所繪益精。若取

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別爲三禮圖。則善矣。有不能定其是非者。則亦存之。明知其誤者。

必不然也。○通典卷六十三。天子諸侯玉佩劍綬。自注云。秦漢以降。遂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研覈莫辨。禮案此不獨玉佩劍綬。凡漢以來衣冠。讀史皆難明。而周之冠冕衣裳。乃易明。賴有諸經注疏也。故

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鄉射禮記同。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二句鄉射禮記亦同。此記文之發凡者也。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子云云。凡言非對也云云。凡與大

則經文之言凡者。然非十七篇內之凡例也。

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禮事實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

凡牲皆用左胛。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聘禮注最。若抄出之。即可爲儀禮凡例矣。

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聘禮。使者受圭同面。垂纜以受命。注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云。據

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

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使也。又賓授覲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牽

者之右而受。由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

特牲饋食禮。會於戶東。園酒在西。注云。凡會酌者在左。疏云。鄉飲酒鄉射。皆園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

君面尊。不從此義也。如此類。皆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也。

有鄭注不云凡。而與發凡無異。賈疏申明爲凡例者。如士冠禮宿賓。注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疏云。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有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云。案士昏禮云。壻執雁升。奠雁。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如此類。皆注不發凡。無異於發凡。而疏申明之也。

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鄉射禮。記尊綬。賓至徹之。疏云。凡幕者。皆爲塵埃加故設之。但用幕。不用綬。不同者。凡用體。皆不見用幕。質故也。醮用酒。亦無幕者。從禮子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幕。鄉飲酒。鄉射。有幕者。無所厭故也。覲禮。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疏云。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饗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如此類。皆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鄉射禮。司馬受爵。奠於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於之南。注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云。謂凡燕。及食。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此經是變例。注發凡。而疏申明之也。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聘禮。賓降堂受老

東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又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於楹間。南面退。西面立。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云。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於楹間。南面。其云授於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賓主俱至楹間。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饗饋。僮使者於楹間。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間。別相尊敬。時以前云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覲公云。振幣進受。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間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此疏釋例最詳特備錄之。此皆經之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士昏禮。主人以賓升。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燕禮。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云。降席。席西也。疏云。鄭云。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體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此二條。疏言通例。言體例。卽無異發凡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但爲饗禮有酬帛則多此。疏言同卽例。

也。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疏云。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不奠於地。此疏言亦卽例也。士昏禮。賓卽筵奠於薦左。疏云。此奠於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於薦東。注云。奠於薦東。升席奠之。此云奠於薦左。明皆升席南面奠也。必南面奠者。取席之正。又祭酒亦皆南面。並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己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於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賓祭酬酒。故亦南面奠。此段疏屢言。亦其例最通貫矣。士昏禮。建柶興。坐奠饌。遂拜。疏云。因建柶興。坐奠饌。不復興。遂因坐而拜。冠禮。禮子并醢子及此下。禮婦不言坐奠饌。遂者。皆文不具。聘禮。賓不言拜者。理中有拜可知也。此言可知。以例知之也。經文不具。賈熟於禮例。則可據例以補經。禮之有例。豈非至要哉。

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答陳才卿書。此所謂倫類。卽凡例也。近時則凌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禮書欲取儀禮經文。依吳中林章句分節寫之。每一

節後。寫張皋文之圖。又以凌次仲釋例。分寫於經文各句下。名曰儀禮三書合鈔。如此。則儀禮真不難讀。惜乎爲之而未成也。

韓昌黎讀儀禮云。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掇其大要者。卽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也。昌黎著於篇者。今不得而見之。然賈疏每一節所言之事。卽大要也。若掇爲一編。當無異於昌黎所云矣。初讀儀禮者。尤當如此。昌黎掇奇辭。欲

於作爲文章而上規之也。撥與旨。卽送陳
密序。論習三禮所謂誦其文則思其義也。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孔疎云。按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徧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於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筭纒櫛具於席南。冠身立於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爲冠身梳頭著纒畢。賓洗手爲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園端園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園衣素裳。夕用上士園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園。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元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爲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此卽所謂掇其大要者也。

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孔疎云。按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舅卽席。席於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筭棗栗。奠於舅席。又執腰脩。奠於姑席。訖。贊者醴婦。席於戶牖閒。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舅姑入於室。共席於奧。婦盥饋。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醕。席於北墉下。婦徹。設於席前。婦卽席。餞姑之餘。卒食。姑醕之。此疏所掇。亦頗簡明。

通典掇取儀禮。然如諸侯大夫士冠。^{卷五}掇士冠禮。而未能簡要。尙可刪節。又如諸侯大夫士宗廟。^{卷四}掇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則又太簡。蓋所謂掇其大要者。亦不易也。

何邵公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

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嚮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卽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酌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罇爲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見通典卷五十六。似有誤字。姑仍之。禮案此亦掇其大要。然但爲行冠禮而作。非爲讀士冠禮而作。故但有一加無三加。其設筵亦與士冠禮不同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文儒者之服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是後漢時士無三種冠。故無三加。今士有雀頂冠。公服又有常冠常服。行冠禮。可以二加也。既明禮文。尤當明禮意。朱笥河以儀禮難讀。欲撰釋例之書。又以禮莫精於喪禮。欲撰禮意之書。見笥河集。子錫庚所撰序。釋例則凌次仲爲之矣。禮意則鄭注最精。非獨喪禮也。如士冠禮。筵於廟門。注云：冠必筵。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於堂者。嫌善之靈由廟神。夫以筵於廟門四字。而禮意精細如此。非鄭君孰能知之。又如鄉飲酒禮。司正實饌。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饌退。共少立。坐取饌。不祭。遂飲。注云：少立。自正慎其位也。

己帥而正。孰敢不正。此可正拱手少立。實難知其何意。讀鄭注。乃知正己以帥人之意。其深微至此。得鄭注而神情畢見。可謂抉經之心矣。

士喪禮。代哭。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既夕。禮三虞。注云。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如此之類。乃鄭注發明喪禮之精意。而禮記注尤多。如喪大記。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哀慕若欲攀援。雜記。上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殮也。尸子云。會子讀喪禮。泣下沾襟。讀鄭君之注。真欲泣下沾襟矣。喪大記。又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卽位於序端。卒斂。君撫之。孔疎云。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案尸與之別也。此疎說禮意。亦沈摯。古之君臣情重如此。所謂視臣如手足也。讀之亦使人泣下也。

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楊疏云。傳并釋禮意。故與士昏禮本文不同。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傳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楊疏云。言可乎。問言禮意。禮謂穀梁傳釋禮意。問禮意亦可謂善於禮矣。楊疏能疏明之。亦可謂心知其意者。

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卽以士冠禮一篇言之。筮人還東面旅占。疏曰。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通

解云。今案少牢禮無此文。乃宿賓。鄭注。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釋文爲于僞反。疏曰。云不宿者。爲衆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來也。通解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爲衆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水在洗東。鄭注。水器。尊卑皆用金壘。及大小異。通解云。今詳注文壘下及字恐誤。爵。鄭注。士皆爵。韋爲鞮。其爵同。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末詳。園端黑履。素積白履。爵弁纁履。通解云。經既不言履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卽得并易履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既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兄弟畢袵。鄭注。袵。同也。古文袵。爲均也。通解云。今案袵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均。則是當從均。均爲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袵字爲均耶。抑以袵音爲振也。集韻又釋均爲戎服偏褻。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贊者立於房中西面南上。通解云。贊者西面。則負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面。立於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也。通解云。今案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矣。禮案此諸條有補疏者。有駁疏者。有校勘者。有似繪圖者。與近儒經學考訂之書無異。近儒之經學考訂。正是朱子家法也。朱子記鄉射疑誤云。鄉射若無大夫。則唯贊而注云。長一人舉。如燕禮。贊爵之爲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舉。解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皆卑且少者爲之。非贊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解於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解於賓。而非反使贊長自舉。解也。至考燕禮。小臣請踐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鄉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踐爵。又請致。

考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獲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舉解於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朱子讀儀禮考覈精細如此

疑儀禮者士冠禮見母母拜通典以爲瀆亂人倫然又云又按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曾屬欣其備禮念其成人

以揖示敬在禮非爽卷五十六然則非瀆亂人倫矣盧召弓云經云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即是拜母之拜肅拜已耳龍城

札記禮謂盧氏謂見即是拜最確下文覓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皆所謂見即是拜也

毛西河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儀禮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然又云同一齊名而實有兩製重服斬齊其下際而

不緝緝名齊不緝亦名齊四書改錯卷九然則非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矣齊衰見於論語孟子則曰齊衰者麻也齊者

衣下邊也凡衣皆有下邊故不必言齊此則下邊但剪齊而不緝與平時之衣不同者在此故謂之齊衰也儀禮

禮記所謂斬衰卽論語所謂齊衰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則緝其下邊與論語所謂齊衰不同論語所謂齊衰對平

時之衣緝下邊者而言也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對斬衰不緝下邊者而言也毛氏所謂兩製是也毛氏與杜君卿

之疑儀禮皆旋即自悟其非可見經之不可妄議也汪堯峯古今五服考異序云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

孔疏亦甚明朱子語類卷八十五亦有說堯峯似皆未見故不自悟其非文人不可輕談經學尤不可輕談禮學也

以漢儒經學之盛而注儀禮者自后蒼曲臺記之後惟鄭君一人蓋羣儒無能爲此者馬季長亦但注喪服而已

元時敖君善作集說其自序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疵多而醇少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

者禮案士冠禮箠於廟門集說刪去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二句而云繼公謂必於門者明其求於外

神也。此刪去注。而竊其意以爲己說。然則鄭注合耶。不合耶。謬耶。不謬耶。其自序又云。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此竟似未見漢書藝文志所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者。且藝文志此語。賈疏亦載之。而亦未見耶。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

程易疇。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多駁鄭注。且其語多峻厲。喪服無高祖。園孫之服。程氏持之甚堅。是也。其駁難鄭注。至千餘言。則贅矣。古者三十而有室。園孫生則高祖一百二十歲矣。故園孫不得有高祖之服也。七歲而死者。爲無服之殤。園孫八歲。則高祖一百二十八歲矣。故高祖不得有園孫之服也。此數語可了者。何必刺刺不休乎。卽二十歲生子。至元孫生時。高祖八十歲矣。亦安能使老翁孺子相爲服乎。

喪服不杖。麻屨。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駁鄭注。幾二千言。禮謂此兩傳立文。實未盡善也。此二條。經文之意。以妾子爲父後者。妾死子不得遂。子死妾則得遂。妾之父母死。妾子不得遂。妾則得遂也。而傳乃以妾不得體君爲說。故鄭君以爲似誤也。喪服傳。相傳子夏所作。而實無明文。鄭君偶有疑議。何傷乎。

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禮謂此語過矣。抱朴子云。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

乃講試累月。始有過。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儒學治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相集以相從。務令約儉。舞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參用。省煩此則至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

氏書。禮案此謂書倣也。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

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跋三家禮

續。讀儀禮以爲不可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

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秦皇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

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

乎。卷七十四。王西莊謂唐中葉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狗俗。十七史商權卷九十。然讀儀禮者。亦宜知此意。十七篇中。冠婚喪

祭諸篇爲要。蓋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今祭禮則與特性。少牢二篇不同。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經。則不在

此論也。

東塾讀書記卷八終

東塾讀書記卷九

番 禹 陳 澧 撰

禮記

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引之耳。禮案凡禮記所言記曰。皆是古有此記也。記之所從來遠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孔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深衣。疏云。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云云。疏云。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禮案如此之類。作記者。時代在後。漢書藝文志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其述古事。述古制。述舊說。不敢自專。而爲疑辭。古人著書。謹慎如此。

禮記。記虞夏殷周異禮。明堂位最多。今不具錄。其餘如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尙黑。二節。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般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又孔子之喪。子張之喪。二節。又夏后氏用明器。般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又般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般人舁而葬。般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般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節。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一節。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一節。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一節。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又周坐尸。詔侑武方。一節。郊特牲。委貌

周道也。一節。又有虞氏之祭也。一節。又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一節。又凡養老。有虞氏。有虞氏。與王制同。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一節。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一節。又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一節。表記。夏道尊命。一節。此皆記四代異禮。孔子言夏殷禮。文獻不足徵。而禮記尙存此數十條。記者之功大矣。

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圃。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殺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况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禮謂此所論不盡然也。其言制禮之時。舉大略細則是也。周公制禮。若細微之事。皆爲撰定。則畢世不能成矣。大綱既舉。天下遵行。其餘細事。則學士大夫。各加講究。有不能較若畫一者。無足怪也。豈必由於亂離崩壞哉。大戴記。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蓋以其記禮之語少也。不取曾子十篇。蓋以爲子書之類也。不取千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此則

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說。何以竄入也。十三朝記內小戴不取。宜矣。

禮記之不可信者。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事太奇。劉原父云。武王有疾。周公請命於先王。王翼日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于此言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此說足以釋千古之疑。

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紛。易得其門徑。張說駁奏。用魏徵類禮。見新舊唐書本傳謂不可改古本篇第耳。非謂不可分類讀之也。

別錄。以曲禮。少儀。屬制度。內則。屬子法。禮案曲禮。凡爲人子之禮數。正可謂之子法也。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禮案曲禮多小威儀。與少儀同一類。至天子建天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見天子之類。則非小威儀而已。同屬制度而有不同矣。

孔疏。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三句。是記人引儀禮正經。禮謂安民哉句。亦記人所引。鄭注孔疏。皆但云三句。似誤矣。其以曲禮是儀禮。乃禮器鄭注之說。曲禮上第一疏引藝文志。則以爲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又與鄭說異矣。儀文志。顏注引臣瓚曰。禮經。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朱子疑鄭說。而從瓚說。見語類卷八十七。○子說。朱禮亦謂瓚說是也。蓋曲禮散失。禮記。曲禮上下二篇。乃記者掇拾以存之。故篇首稱曲禮曰也。

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

故鄭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然則講禮學者。必慎言行。若行不脩。言不道。則無質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然則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矣。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

王制。禮器。深衣。三篇。別錄屬制度。王制篇首所記。與孟子答北宮錡之說略同。

孔疏引鄭答臨頌云。孟子當據王制。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正以王

制篇首。與孟子同故也。

此爲周室班爵祿之制。信而有徵。王制記大制度。深衣但記一衣。以其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故亦

屬制度耳。禮器當屬通論。別錄屬制度。非其類也。玉藻當屬制度。別錄屬通論。亦非其類也。當互易之。

月令。明堂位。別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之類。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氏自注云。古明堂

之遺事。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蓋明堂陰陽。在禮家內自爲一家之學。故別錄於制度之外。又分出此一類也。藝

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班氏以爲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圖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禮謂月令。卽是敬順昊天。

敬授民時之意。其每月日記日所在及昏旦中星正。是圖象日月星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此也。漢書魏相傳云。表

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

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

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又云。高皇帝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

數中得人和。漢儀。應劭云。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見通典卷二十七。此皆可見月令之法。西漢猶行之。其

時尙陰陽之學也。

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已篇。皆有與月令相似者。四時篇云。春行冬政。則靡。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靄。行秋政。則旱。尤與月令無異。故通典云。月令本出於管子。卷十四其書雖云不韋之客所作。其說則出於管子也。漢儒以月

所作。鄭君不從其說。以月令之文。明見於呂氏春秋。不能舍此實據。而以空言歸之周公也。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必以爲周公作。且云康成之徒。猶復蔽冒。爲首鼠兩端之說。不能無罪。其詆鄭君至此。鄭君果有罪乎。

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喪禮之類也。檀弓每一節。皆言死。言殺。言哭。言弔。言葬。言墓。言耐。至狗馬亦言死。惟衛獻公出奔一節。不然。然古人以出奔亦爲凶禮也。大戴記則無一篇屬喪禮者。小戴盡取之也。古人最重喪禮也。奔喪是儀禮正經。投壺亦然。其入於禮記者。蓋儀禮十七篇皆常禮。奔喪則喪禮之變。投壺則較射禮爲小。高堂生不傳之。遂入禮記耳。

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禮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爲之慟然也。近代士人。囿於科舉習氣。不讀喪禮。性情薄而風俗衰。未必不由於此矣。

郊特牲。祭法。祭統。別錄皆屬祭祀。郊祭之禮。惟見於郊特牲。及祭義。郊之祭也。二節。社禮大蜡之禮。亦惟見

於郊特牲。天子諸侯至官師。廟。祧。壇。墀之制。惟見於祭法。記禮者之功。斯爲最大。

祭法。夫聖人之制祭祀也。至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據國語魯語。此乃柳下季之言。臧文仲使書以爲三策。此出於孔子之前。蓋四十九篇之文。此爲最古者。

祭義。祭統。皆說義理。祭統說博大之理。祭義則說精微之理。如致愛則存。致愆則著。又如說鬼氣。煮蒿。燾。悽愴。窮幽極微矣。

冠義。以下六篇。略舉儀禮之文。而解其義。朱子所謂儀禮之傳也。祭義則不然。儀禮少牢特牲二篇。乃大夫士祭禮。祭義言君夫人。則非止大夫士矣。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二節。則不專言祭。郊之祭也。三節。則非言宗廟之祭。宰我問鬼神。則因祭而說之。天子爲藉千畝。養獸之官。公桑蠶室。三節。言禮酪。齊盛。犧牲。祭服之事。皆因祭而說之。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則論禮樂。論孝。論尙齒。尊賢。皆非論祭。此集合成篇者也。禮記多集合成。別錄屬世子。據篇首。篇末所記耳。中間說公族。說天子視學。非說世子。牽連入此篇耳。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三句。鄭注皆云。題上事說。公族說。天子視學二節後。則無題上事之語。一篇之中。體例不同。此集合成篇之跡也。

冠義。既自爲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古人傳述此義者。不止一家也。天地合而后萬物生焉。一節。卽昏義也。此二節之間。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爲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諸義之發凡也。郊特牲皆言祭祀。此冠昏二節。雜入。

於其
中耳。

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義。孔疏云。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朱子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孔疏已屢言之。蓋朱子時知此者少。故朱子特言之。此可見南宋時經學之衰也。

坊記。表記。緇衣。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八篇。別錄皆屬通論。禮案此皆記孔子之言。而其體不同。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非箸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二。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伸說引證而成篇。此箸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三。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曾子問亦記孔子之言。而與此諸篇之體又不同。

所謂伸說引證者。如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此與論語略同。下文故君民者。子以愛之。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甫刑。則記者所引證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此與論語略同。下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詩。引兌命。則記者所引證。引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與論語同。又引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則記者增引之也。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此見於論語者二句。餘二句。不似記人伸說。蓋孔子

他日又說此而多二句也。下文引詩。及制國不過千乘。云云。則記者引證伸說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此見於論語者。亦只二句。蓋記者所傳聞多一句。下文引詩。則記者所引證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此記孔子之言。不見於論語。下文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記者所引證也。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見於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二句見於論語。一句不見於論語。蓋亦傳聞多一句。其下文仁者右也。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此以怨報怨一句。異於論語。則傳聞有誤也。綜而論之。記者有伸說。有引證。且有傳聞之誤。坊記子云。好德如好色。禮案此亦傳聞之誤也。非盡聖人之言。然於聖人之言。記錄之。伸說引證之。則有功於聖人矣。且其中有不見於論語者。尤爲有功矣。坊記子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見於論語。孟子亦引之。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與論語稍異。或傳聞不同。或孔子他日又說此而稍異也。論語言犬馬皆能。此言小人皆能。語意正同。可證論語非謂人養犬馬也。犬馬能養。謂犬馬能勤人之事。勤事卽謂之養。孟子云。同養公田。亦以勤其事爲養也。孝經。故親生之鄒。下以養父母日嚴。亦謂事父母也。鄒下孩幼。豈卽供養父母飲食乎。

所謂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者。乃記者因聖人之言。而作爲文章。禮運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云云。孔疏云。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下達之事。禮案此可見禮運是記人之說矣。禮運又云。與其越席疏布以

霧孔疏云。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布疏布。禮謂此一節用韻之文。因敷辭而疏失。不必回護。以爲夏殷諸侯之禮也。

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真。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九經說卷十六。此說最善。

文心雕龍云。儒行。緝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徵聖。未嘗有譏議之語。來鶴云。儒行篇。非仲尼之言。儒義說。則直

加排斥矣。程伊川云。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程氏遺書

卷十張橫渠則云。某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可疑者。姑置之。橫渠讀書

審慎。勝於伊川矣。橫渠此說。張子全書無之。此據衛氏禮記集說統說錄之。○宋史。張洎傳云。太宗令以儒行篇

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使臣。賜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閣門。辭日給之。又載紹興十八年。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宋時重儒行篇如此。宋史。高閔傳云。時將賜進士儒行中庸篇。閔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蓋至是而

譏議儒行之說。上達於人主矣。

儒行多善處。固已。其最善處。如博學以知服是也。鄭注云。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云。謂廣博

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禮謂後儒當以此書紳銘座。曲禮云。博聞強識而讓。亦此意。范武子注

穀梁傳。引何休及鄭君說。而云。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傳三十四年注。朱子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云。一字之訓。一事

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

心也。此皆可謂博學知服者矣。論語皇疏云。今之世學非復爲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卷七。朱子答呂子約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不知服者之情狀。大略如此。竊嘗論之曰。古人著書。辛苦創闢。往往盡美而未能盡善。蓋辛苦成書。既竭其才。後人讀之。坐享其成。忘其辛苦。而但見其未盡善。遂有不滿之意。甚者欲著書以加乎古人之上矣。或問曰。何以忘其辛苦也。曰。其精善處。得人心之所同然。故不覺其奇特。而與之相忘也。而不知此正其至精至善處也。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語實未安。或其意謂他人尊敬儒者。當如是歟。鶩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孔疏云。此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若春秋夾谷之會是也。澧謂注說未安。疏以爲譬喻。稍可通。然竊疑此言鶩猛鳥獸之攫搏。不能比儒者之勇。引重鼎不能比儒者之力。衛正叔集說。采廬陵胡氏曰。鶩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此說近是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字始見於此。此與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之類。並言之。非儒自爲一家之學也。猶牧長師。亦豈各爲一家之學哉。此可見作周禮時風氣。固古。至魯哀公。乃問儒服儒行。蓋儒以道得民。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末世之人。衣服行事。皆變於古。遂若儒者自爲一家之風氣。其後道。墨名法。並起。各自稱一家之學。遂謂孟荀之等爲儒家耳。此儒行之篇。於古之儒風。大可考據者也。吳子首篇云。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此時代更在後。蓋談兵者不服儒服矣。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與孝經同類。劉光伯。孝經述義云。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屈原之漁父鼓譟。太卜拂龜。

圖非師祖製作。以爲模楷者乎。孝經。唐元宗序。並注。邢疏引。禮謂此說太過矣。記者因聖人之言。而敷演成篇。則有之。竟以爲假。則非也。

司馬溫公。謂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爲禮記之精要。見書儀卷四。且以學記在大學之前。此讀禮記者所當知也。黃山谷

云。溫公論政。以學爲源。劉道原墓志銘。禮謂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必由者。言舍此別無他術也。卽所

謂論政以學爲源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云。學記。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注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之說。并附己意。以補其註。此可見朱子亦甚重學記。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學中庸章句。罕知朱子有學記補注者矣。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禮案大學篇首云。大學之道。學記亦云。此大學之道也。可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知類通達。物格致知也。強立不反。意誠心正身脩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知之事也。分其年。定其課。使學者可以遵循。後世教士。當以此爲法。夫七年可以小成。九年可以大成。有志於學者。當無不樂而從之。若以此爲法。學術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出矣。

鄭注云。離經。斷句絕也。即今之點句讀書也。左傳昭十六年。孔疏。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朱子補注云。辨志。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禮案此二者。切要之學。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阮文達公題淺次仲校禮圖。詩。隨手翻閱。零碎。云。甘節問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善心之法。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為世俗所謂名士耳。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卷一百十五。

解說。有號為經生。而未讀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斷句讀之。則不能浮躁。不獨有益於讀書。亦有益於治心矣。朱子語類

故志不可不辨也。

離經辨志以下。七年九年之事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云云。每年之事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

居學。每日之事也。此亦可謂之身中時年中時日中時也。朱子補注云。上句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絕。學字自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當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俯息游之類。禮謂朱子讀也。字學字句絕是也。解時教居學。似非退息必有居學。則居學是每日退息之事。時教乃未退息時之事。指一日之內言之耳。

不與其藝。不能樂學。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禮謂近儒皆尚名物。制度。六書。九數之學。即所謂興藝也。

學記。中庸。大學。別錄皆屬通論。中庸。大學。後世所謂理學。古人則入於禮記者。仲尼燕居云。子曰。禮也者。理也。樂

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理學即禮學也。直齋書錄解題云。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經解別錄。亦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禮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

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禮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

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禮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

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禮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

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禮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

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禮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

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禮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

錄入於禮。其義已明矣。

大學一篇。朱子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爲後儒所訾議。禮案爾風七月首章。鄭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然則古人之文。有以餘章廣成首章之意者。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云餘章廣而成之。而不分經傳。則後人不能訾議矣。

朱子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語類則云。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卷十禮謂此勝於虛靈不昧之說矣。章句又云。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此亦似未安也。明明德於天下。卽平天下也。朱子云。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嘗云此章之意。務在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虛靈不昧之德乎。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乃是明其光明正大之德於天下也。光明正大之解。不可易矣。

朱子云。格。至也。物。猶事也。禮案此古訓也。爾雅釋詁云。格至也。毛詩烝民傳云。物事也。又云。窮至事物之理。則於至字上加窮字。物字

下加之理二字。陸清獻公云。宋後爲字書者。如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爲小變。改窮至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大學答問此謂至字爲古義。謂朱子爲借。剖析最精審。蓋

格物但當訓爲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卽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兼讀書閱歷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凡人欲增長見識。舍讀書閱歷。更無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朱子

答黃直卿書云。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朱子此說。乃格物致知之確解也。身親歷過者。格物也。屢省深察者。致知也。格物致知。獨言實事求是。實事者。格物也。求是者。致知也。朱子上蔡謝先生祠記。稱其以求是論窮理爲精當。

朱子甲寅行宮便殿奏筭云。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禮案爲學之道。卽大學之道也。莫先於窮理。卽先致其知也。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卽致知在格物也。

朱子云。伊川所謂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語類卷十八。又云。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答趙民表書。又云。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

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師德書。朱子說格物。遵守程子之說。至精確也。又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

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飲也。答陳齊仲書。王陽明謂格亭前竹子致疾。見傳習錄。卽所謂存心於一草一木

也。早爲朱子所嗤矣。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個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個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此以脩禮書是格物致知。尤爲切實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云。結上文。王氏復禮。四書集註補。以爲起下文。引高中元私記云。本末二字。卽下文本亂末治字。下文六先字。卽此先字。七後字。卽此後字。蓋此條總言其意。而下二條詳列其目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集注補云。此謂知本。正應脩身爲本。非衍文也。人能知本。非知之至而何。故後文只單疏誠意。無煩補格致也。此二條不從朱注。實可以備一解也。

朱子之補大學。不必補也。然所補之說。則無可議也。議之者約有二端。一則謂卽凡天下之物。爲無先務也。然不讀其下句云。因其已知之理乎。如已知孝於父。益窮其孝之理。而孝於祖。孝於曾祖。高祖。已知友於兄弟。益窮其友之理。而友於從兄弟。再從兄弟。此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一則以一旦豁然貫通。爲不知何日也。然不讀其上句云。至於用力之久乎。用力久者。必有貫通之一日。朱子安能爲後人定其何日。而後人反疑其何日。適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今人多治說文。試思用力於說文既久。豈有不一旦於形聲義皆貫通者乎。夫何疑之有哉。朱子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又云。因其已知新者。而日日新之。又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三言因其示人以爲學之路。至明至切。

蘇頌濱。自題所作老子解云。僧道全與予談道。予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非佛法而何。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也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名也。禮案頌濱以中庸傳合禪家之語。此自古以來所未有。張無垢。中庸解云。予嘗求

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見朱子禪學辨無垢之意。與穎濱同。其但言聖人而不言佛。則其改頭換面之法耳。改頭換面之語。亦見禪學辨。世說云。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園門。言語宋人之講未發。亦可謂咫尺禪門矣。

程氏遺書云。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

是已發。元注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蘇季明問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

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卷十八。案此伊川先生語錄也。李延平云。某曩時從羅先

生學問。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延平答問。朱子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

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答何叔京書。澧案程伊川之後。楊龜山。羅豫

章。李延平。既皆以此相傳。故朱子論之尤詳。與張欽夫三書。每一書輒變一說。文多不錄。又作中和舊說云。乾道己丑

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

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然則予之所以自信

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又作已發未發說云。比觀程子文集諸書。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據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

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本體。自然不須窮索。又有與羅參議書云。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

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朱子此書。不知在自疑之前。抑在其後。王白田朱子年譜以此書錄於中和舊說之後。所云與禪學爭毫末。

却甚占地步者。不知所占地步何如。此書未明言。末學未敢測度也。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程子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問者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又云。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又答書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又云。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聵。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默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禮案中庸所謂未發。屬喜怒哀樂而言。文義甚明。若破去喜怒哀樂四字。但取未發二字而辨論。何者未發。則非中庸文義也。如程子之說。則是思之未發。如蘇季明之間。則是聞見之未發。朱子謂程子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盡頭。而以轉向見聞。歸罪於程門請問記錄者。禮謂白直看子思說。則子思但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嘗說思未發。未嘗說聞見未發也。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時。凡人皆有之。不必說到言外盡頭也。朱子語類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卷六此乃白直看子思之說矣。蓋發而皆中節。則非常人所能。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常人_{十二}有之。絕無_六園妙也。禪家壇經有偈云。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薄蕩心無着。蘇頌演既取其不思善。不思惡。以博合喜怒哀樂之未發矣。蘇季明所云耳無聞。目無見。亦似有類於寂寂斷見聞之語也。

樂記。所以爲精要者。黃東發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日鈔卷二十一夫宋儒理學。上接孔孟者也。而其淵源出於樂記。此數語。然則此數語。乃孔門之微言也。真精要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今則去古太遠。古樂聲容之美。耳不得而聞。目不得而見。何由而知樂哉。讀樂記。但得其精理名言而已。樂本一篇。固爲精要。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其第一篇。名曰樂本。見孔疏。其餘精要亦多。如樂象篇云。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此數語。又見荀子樂論篇。尤足以警學者之身心也。

禮記。似易讀而實難讀。昌黎言儀禮難讀者。謂其文句繁碎參差。讀之難上口耳。然其儀節分明。又有鄭注爲之發凡起例。讀之不至於茫昧。周禮職事。尤粲然具備。其偶有未備者。鄭注爲之推次差約。可以補苴罅漏。禮記則有但說義理。而不說其典制者。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所謂其數可陳者。作記之時。則然耳。後世則其數反難知矣。其中有可以差次而知者。如禮器云。三獻爛。一獻孰。鄭注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孔疏云。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園冕。宜一獻也。此可差次而知者也。其不可知者。如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疏云。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此不可知者也。若不可知而輒爲之說。如玉藻。朝服以食。特牲三俎云云。疏云。熊氏更

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宰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又如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園丘之祭。燔柴及牲玉次。秦園鍾之樂。六變以降神。次則掃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次則以豆薦血腥。次則七獻。備五齊三酒。與宗廟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孔沖遠引此而云。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此則熊氏皇氏於不可知者。自爲說以補經。其病在於無憑據。孔疏略之。得闕疑之義矣。

孔疏亦有補經者。奔喪云。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疏云。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閒傳云。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疏云。兼服之。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昏義云。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疏云。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如此之類。皆疏之補經也。補之而無疑者也。

孔沖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禮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餘字。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若此者頗多。其一千餘字者則尤多。毛詩左傳疏亦有之。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後儒所能及矣。且非好爲繁博也。既於此一經下。詳

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然則其繁也。正其所以爲不繁也。

孔疏。有明言不復釋者。襟記。下云。管仲鏤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疏云。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疏云。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又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疏云。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疏文如此者。屢見。讀之。可知其作疏之意。在博而不繁也。

孔疏。非但詳於考典制。其說性理亦甚精。中庸疏云。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鑲印。鑲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鑲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觀此可見。唐以前。論性理者已多。孔沖遠作疏。已徧覽之。而爲折衷之說。沖遠非但深於禮學。其於理學亦不淺也。

衛正叔集說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書。惟恐不出於人。此固名言矣。又云。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

簡收拾略徧。此不獨用力之勤。亦其宅心之厚。至所云沿襲陳言。悉置弗取者。則未然也。其中空談義理。陳言甚多。由於貪多務得。遂成巨帙。讀之甚費日力。而得益甚少。如有爲之削繁撮要者。則善矣。其序又有云。抵排孔鄭。據援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如此者。則不可刪削。雖抵排未當。亦宜過而存之耳。

陳雲莊集說。可取者絕少。三年間。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孔疏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下七字爲句。非也。陳氏云。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以羣字對別字。得之矣。此陳氏說之最精當者。陳氏又云。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此以上五字爲一句。下六字爲一句。亦非也。當連讀十一字爲一句。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孔疏云。皆不得以父兄弟之親。上親君位也。此亦孔疏誤。

讀。然下文公子之宗道也。孔疏云。族人不敢以戚君。此則別以位也。二字爲句。不誤矣。陳氏引石梁王氏云。位也。當自爲句。此能依孔疏後說得之矣。儒行。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鄭注。讀妄爲無。而於常字句絕。非也。陳氏於妄字句絕。得之矣。然衛氏集說。所采嚴陵方氏說。已如此。陳氏乃不引之。且司馬溫公機權論云。世之命機權也。妄。此做儒行句法。已於妄字句絕。陳氏尤不能引之也。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誤讀時字。居字。句絕。陳氏讀此三句不誤。然朱子補注已如此讀。陳氏亦不引之。何其疏漏耶。

江慎修禮書綱目。序云。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繁。又云。袁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今讀此書。可謂不愧所言矣。自鄭君爲三禮注。至朱子彙集爲儀禮經傳通解。而未成。至江氏乃成此書。治經考禮者。實賴有此。與匹敵者。其經籍纂詁乎。五禮通考則兼史學。

東塾讀書記

卷九 禮記

三

東塾讀書記卷十

番禺陳澧撰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是時天子尙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公書此於周本紀者。以此爲春秋所以作故也。穀梁。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爲惡桓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王闢泉隱公不書即位。辨云。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最得其義矣。范武子穀梁序云。平王以微弱東遷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此未知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禮記。祭例。誤以平王二年。惠公即位。而顛倒之。爲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即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春秋正可始於惠公。而於其二年書平王東遷之事。啖趙雖顛倒史記。而仍不可以解始隱之義也。○陸氏春秋集傳。辯疑凡例云。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何云託乎。禮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眞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為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為魯臣。於其先君之篡弑。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弑。書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弑君者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即位。其為桓公弑隱公。不待言而明矣。范武子云。推其無。則知於弑也。此南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弑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魯桓公弑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魯舊史不書君弑為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感。此劉知幾之粗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穀梁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范又引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為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禮謂春秋不直書桓弑。隱已為尊者諱矣。若事事皆沒其實。則作春秋何為也。徐說是。江說非也。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左傳生桓公而惠公。

襄。孔疏引釋例云。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諱謀於桓。云討竊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

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左氏為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

曲曲傳之。其叙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弑君之罪加竊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

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穎考叔石碻二人最詳。此大有意者。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碻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書本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後漢記卷二十三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史篇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

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鄒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

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觀。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源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

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漢制考敘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

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於人心者久。故通行於天下而無間哉。春秋大事表左傳三經表叙阮文達公。詁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

事。遠過古人。試發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澧案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

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爲相斫書誤矣。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魏禮語。○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伐

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料民於大原。此卽尙書之訓也。何以不入尙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碯諫衛莊公。寵州吁。臧傅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

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左氏春秋考證。澧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

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冒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

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漢博士以爲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春

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者。訓詁解經也。然伏生尙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

可謂之傳。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但詳述其事。可謂其非注乎。

以魯爲主。以隱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訛傳訛。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

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末釋者。抑爲

之說。卷一。此數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爲劉氏。孔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

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澧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昉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公羊傳有子沈

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爲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讎左氏也。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爲增益。然謂劉歆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已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補注序。以爲吳起之倫。附會私意。則頗近是耳。

孔冲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

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林氏集解序疏。澧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惟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通義。此無可置辯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君尊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檀弓。公

儀仲子之喪。下文再見。但云。仲子。趨而號。于服。伯子。于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子。此等文法。觸目皆是。淺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云。尊晉罪已也。更不通。不必辯。其尤可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並孔賈說。疏引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即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共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注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禮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云。洩治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殿本注洩治有罪。其作膏育。則以爲洩治無罪。欲破左傳。疏考證云。臣照按孔子蓋哀之也。非譏之也。○公羊何注。亦以爲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云。無極。楚之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禮案傳云。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纒。費無極譖郤宛。遂令攻郤氏。且蕪之。此傳表章卻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郤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文多不錄焦里堂

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視聘。祭足也。王凌。母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襄。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疏自序。澧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此孔疏所謂積累其惡也。此疏覲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隱元年傳云。杜注云。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桓五年。傳云。啓蟄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禮謂杜預於忠臣賊臣。尚敢顛倒是非。以詔司馬氏。而況說典禮乎。

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又曰。以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摩其

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此凡例不合之最顯者。理例之意。以為都固稱城。邑則有廟者亦名爲都。而稱城無廟則不名爲都。而稱築也。然亦勉強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爲褒貶乎。如

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

則否。孔疏云。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

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故釋例曰。蔡

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

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禮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夫子即

從而書之。以爲褒貶。何以爲春秋乎。且夫子既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

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禮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

當因之。雖有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即傳

其僞。是何言歟。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僂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

在盟後赴從。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

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

到。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之舊史。未必憤憤至此。即魯史憤憤。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強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傳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康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弑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弑。澧謂弑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弑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弑逆之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圃。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邵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己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圃。不得以左氏難之。禮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何氏如有長圃。則可直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

其園論尤善。所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歷家奉爲耆蔡矣。夫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震滄撰大

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朔閏表。卿大夫世系表。疆域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讀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澧

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

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

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衝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該帥師入禚。八年。無該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

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 禮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

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螽生。穀梁云。

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

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也。范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貴之。非貴也。

此范說文義難通。 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鄆。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

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

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

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

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

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公羊之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釋文序。澧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寡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以爲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太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公云云。鞏帥師。傳。鞏詔乎隱公云云。衛人立晉。傳云。石碻立之。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狐壤之戰。在春秋前。而公羊以爲輸平事。引巽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爲證。然公羊記伯姬事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爲繆公。孔巽軒云。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大夫者。明善善及子孫也。此可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何注云。秦穆公也。此明知爲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巽軒云。賢繆公。未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公以子婦爲妻。成公以母爲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

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為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為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為公羊病也。春秋繁露竹林講

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謂賢也。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郕。公羊以為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為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志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為通濫。何注云。通濫為國改。無所繫。○穀梁亦云。其不言郕黑。何也。別乎郕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以為叔術賢者讓國。黑弓賢者子孫。宜有地。澧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褒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

嫂而以為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即可以為賢乎。邾婁顏淫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

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何注。謂叔術惡少功大。徐疏謂妻嫂。非姑婦妹。其為何氏序疏。更謂春秋善之。偏徇師說。遂至曲說害義。而不顧此。公羊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蓋蒼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年傳注。徐

疏云。皆是禮。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在禮語文也。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徐疏云。禮說文。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

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傳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東夷之樂曰柷。南夷之樂曰任。西

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二十五年傳注徐疏云。皆樂說文。牢圭曰璋。徐疏云。器無文。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徐疏云。春秋說文。舍口

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

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年傳注。后夫人必有傅母。選老大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襄三十一年傳注。禮。繹。昨日事。但不灌

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宣八年傳注。以上四條徐疏皆云。春秋說文。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

寸。諸侯長一尺。文二年傳注。徐疏云。皆孝經說文。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為學海也。天子諸侯臺門祭

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為禮。惟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竄偽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為孔子曰。蓋緯文本有孔子曰三字。而何

氏仍之耳。

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謂之元。重政篇。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為元。繁露云。

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

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命序篇。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何注之說。本於此。注文太長。徐疏皆

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二端篇。而徐疏

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致化流行。德澤大洽。其語未安。何邵公好奇故取之耳。

春秋繁露云。王魯。緇夏。新周。故宋。三代改制質文篇。○史記孔子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此則異於春秋繁露之說。索隱云。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者。以見天下之有宗

也。公羊無此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賀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周為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

說矣。徐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為王。而使魯王無敵者。見任為王。國可會奪。此疏正可以駁黜周之說也。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

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巽軒通義

云。周之東遷。本任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為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郟之地。謂之新鄭。實

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澧案。桓二年。穀梁傳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舊是宋人。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

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然未言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說云。公羊通經為長。何休訓釋其

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謬。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周王魯。與夫織緯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

附成之。則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為公

羊辨誣。然新周二字。未得其解。公羊之受誣。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劉申受公羊議禮制爵籍云。

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勳。進小國為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為。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

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巡狩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科

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歸於周。控強扶弱。繫于二伯。何嘗真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

垂法。而魯之賢。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試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

通讎外淫。宜絕。閔之貝弒。宜絕。僖之信王。禮縱李姬。禍鄆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性哀之獲諸侯。

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真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偽歟。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玉杯篇。何邵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

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隱七年傳。母弟稱弟。見注。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

同母等。豈文家之弊耶。孔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法商而

此世而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即壽一十一年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也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即壽一十一年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也立世子死則

春秋所書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年初禘歲冬蠖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

天災何注云上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類何以書記災也如隱五年螟傳云何注則或

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或取前事而

言如隱八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郕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其尤無理者僖十三年

陵煩擾之應城緣陵在明年而先一年致早乎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

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即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

善錫之此又以爲不恤民自相違異如此此乃漢儒好言災異風氣耳夫自古國家治亂每有吉凶先見此必然之理儒者陳說以爲

驗其意甚善然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實霜殺

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期日有食之

下徐疏引春秋說云其後楚號稱王滅穀鄧此何注說災異本於戰緯之證也○徐疏說災異有更謬者成三年

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右媵次第宜立

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此謂桓弑隱罪輕悖謬已極且天之災

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下孔之通徐之不遁相去

天淵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執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反袂拭目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

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亦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

血書魯端門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

軒未考繁露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長祀孔子奏銘云。西狩獲麟。為漢制作。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者紀黃玉韻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何邵公囿於風氣遂以注經也。

何注。以時月日為襄貶。遂強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郊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即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強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此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媵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離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無文。遂傳會於逐季氏。尤可怪笑也。

氏意明矣。此以但許上辛季辛有干。何注。更有穿鑿文義之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為法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爲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徐云。仲子是妾。不宜與宮廟連文。故加之以絕之。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殊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

左氏之語。何氏以爲膏肓。有非者。有是者。至左氏所記當時之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爲膏肓。則皆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讎。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之。桓二年。左傳疏。此但可以難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驪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何氏云。楚鄧強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若刳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莊元年。疏。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左氏也。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族。世濟其凶。堯不能去。文十年。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

襄二十四年。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云。昭四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昭七年。王子朝言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云云。昭六年。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文子。然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其最謬者。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昭七年。何氏云。死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禮案左氏但著其事耳。曷爲云信然乎。闞弑吳子餘祭。公羊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遠有悔於予身。襄九年。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而忘公羊。可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左傳杜注。因何氏之難。遂謂士變因禱自趨。尤認禱之極。

孔巽軒云。十七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公羊通義序。巽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公羊何序。徐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羊乃取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徐彥較何邵公更擴悍矣。

何氏亦有用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注云。為楚救鄭。疏云。為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又如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又如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注云。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此亦據左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注云。莒人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于殺之。去疾奔齊。亦據左傳而述其事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注云。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云。曷為以夏五月郊。注云。據魯郊。則當卜春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

又如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於王所。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禮案上文。冬公會管侯。齊侯云云。于溫。故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穀梁傳云。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不取之也。

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烝補注。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禮案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並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而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而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爲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蓋見公羊之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傳公成風比例而得之也。左氏爲魯史官。必無不知魯吾之母之理。蓋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公羊之說耳。此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語。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穀梁說也。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漢時。其語則傳自古人。梁此孔巽軒不及劉申受者也。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

意如。何以書日乎。此駭無可置辯矣。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樂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此尤

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穀梁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既知遠。則傳疑。則不當設不日惡也之例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

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云。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

慢也。禮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爲最大之義。能殺亂臣賊子者。無如石碯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魏叔

傳經世鈔云。左傳中作用。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尙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

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碯殺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

石碯純臣橫加譏貶。慎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碯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爲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

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

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遠常例也。澧案四國伐齊。曹衛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衛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爲齊不與曹衛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記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爲常例。而以其異者爲違常例。奚可哉。

傳。拘泥經文。而解傳者。又拘泥傳文。如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鄙。上楊疏云。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澧案此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爲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以意造乎。說春秋者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耳。其大者如鄭伯殺段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傳云。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注云。圖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聩。立輒。則蒯聩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聩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傳云。贈以早而含以晚。范注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范氏引禮雜記曰。含者。人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

東南舍不必用。示有其禮。楊疏引舊解。以爲雜記。諸侯之禮。若天子則諸侯夫人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舍。無則止矣。今歸舍大晚。故議之。禮案此舊解。曲證傳文耳。豈有問疾而號舍玉以行者乎。即齋舍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

范注多稱甯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此因穀梁與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鄆。傳云。邾鄆鄆。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鄆。范注云。或曰之說。甯所未詳。此以或說爲非。而不駁之也。定六年。仲孫何忌如晉。注云。仲孫何忌。而曰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此不信公羊之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邵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甯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注云。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甯所未詳也。禮案桓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有二月不書冬。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皆引鄭君說。而云甯所未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慎之至也。

范氏爲略例。百餘條。見集解序。楊疏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卽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云。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下文多不錄。此但分別發傳。不發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以下文不錄。此分別書時月日之例。亦不穿繫紆曲。如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

九者。謂桓有二蒸。一營總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禘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

春秋無達例。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爲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爲妄說。斯得之矣。四庫全書提要

疑楊士勛割裂略例。散入疏中。禮案證二年疏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引范氏例之語同。此楊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

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旽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

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禮案此范注所引爲例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

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子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甯。諸條。文多不錄。而云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

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解。不盡可以爲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畫一也。

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

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耳。三傳注疏之病。則動輒關於聖人之褒貶。若乖戾苛刻。是非顛倒。安得爲聖經乎。此

禮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爲其所誤也。范氏序。歷舉三傳之傷教害義者。又言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此范

武子立心之公正也。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卽篤信一傳。倘

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日。爲公不與小斂。與軒駁之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然則治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斂之說。望軒以爲是耶。否耶。且與軒云。何邵公不通。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

何邵公之不通。乃其不參取之故也。參取乃通也。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集解孔沖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

許惠卿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正義序。禮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

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為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即此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

以一傳為主。而不可盡以為是。鄭君箋毛詩。宗毛為主。而有不同。即此法也。

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慎。見世說文學門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為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

功最高。蓋其意亦以左傳為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傳分門角立。詬爭已久。啖趙陸欲其

歸於一。遂盡挾其藩籬。此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即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為一傳。然所刪改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鄆。原父錄左傳而改之。云

太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鄆。夫以為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錄之。豈有句句可信。獨太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既

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沖遠正義序。所謂方鑿圓柄者矣。又如秦人晉人戰于河曲。公羊云。曷為以水地。河曲

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公羊之意。嫌河曲不知何地。故解之言。河非處處有曲。千里乃一曲。但言其曲處。即可知其地。蓋河自南流入塞。至華陰。乃曲而東流。此秦晉戰處也。而原父作權衡云。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

皆河曲。此不解公羊語意。而遽加駁難。雖無關春秋大義。然失之粗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即位。孫云。正也。五等制之。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

命也。故不書即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弑。其臣子請諡於周。以侯禮而

葬。故不書焉。卽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遂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爲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重之跡。熾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爲尊王耶。歐陽永叔爲其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爲其所欺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此殺梁范注最謬之語。而孫明復抄襲之。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沒。遭戰焚。逃竄。亂僅得存。衆說乘之。謂其原。怪迂。百出。雜爲真。後生率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存。有勇夫于。關浮。擗。割。駟。破。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堪。有考其不在斯文。今以斯文考之。是耶。否耶。言不可不愼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弑其君。加之弑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方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弑君也。曰。今之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况勿加也。禮案歐說。見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隱假立以待桓也。子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弑乎。左傳隱元年。疏引何休。齊宣云。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歐說依飲於此也。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全詩云。春秋三傳東高。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源。則春秋繁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矣。見竹林篇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侵衛。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之於鞍。自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圖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况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弑隱公者爲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皋春秋直解序云。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并去其自著之書乎。夫聖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義疏序語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丘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此史通申左傳語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而成。其綱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可乎。不可乎。明史婁諒傳云。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探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亦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爲經。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孔巽軒亦爲此說。又何責於不知經學者乎。

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直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

矣。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又云。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所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同黃氏之說。最爲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爲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爲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爲卓識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番 禺 陳 澧 撰

小學

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此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孔疏語爾雅。邢疏襲用。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方言即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

漢書藝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謂尙書古文觀於史記。采尙書以訓詁代正字。而曉然矣。如庶

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其一二字。以訓詁代者。如寅賓。作敬道。方鳩

作旁聚。寅敬也。鳩聚也。亦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以訓詁代正字。自孔子贊易而已然矣。如乾象傳。當云。天

其止。王輔嗣亦用此法。如艮初六。艮其趾。王注云。行无所之。故止其趾。震六三。震蘇蘇。王注云。位非所處。故懼蘇蘇也。

郭氏爾雅序云。夫爾雅者。誠傳注之濫觴。鄭漁仲。爾雅注。序云。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是也。其後則有以

漢代經注增入者。如釋訓。是刈是漙。漙漙之也。此顯然取之毛傳矣。于子孫孫。引無極也。以下三十餘句。皆用韻。

必是古人一篇文字。而取入爾雅也。郭注亦有用韻者。文多不錄。王輔嗣易注亦自用韻者。如睽卦。注云。見豕

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王逸楚辭注亦多有之。

爾雅訓詁同一條者。其字多雙聲。郝蘭皋義疏云。凡同聲聲近。聲轉之字。其義多存乎聲。卷一。澧謂此但言雙聲。即

足以明之矣。有今音非雙聲。而古音雙聲者。可以其字之諧聲定之。又可以古無輕唇音。及古音不分舌頭舌上

定之。錢辛楣說。見義疏錄卷五。郝氏所謂聲近聲轉。即指此也。如大也一條。內國宏洪三字。雙聲。介假景簡六字。雙聲。薄

不二字。雙聲。訐讎二字。雙聲。吸廢二字。雙聲。奔字淫三字。雙聲。至也一條。內體格二字。雙聲。到弔二字。雙聲。來戾

二字。雙聲。又大也一條。內廊字。以郭爲聲。古音讀如郭。則與介假諸字雙聲。墳字今輕唇音。古讀重唇音。則與販

雙聲。釋文。販沈旋蒲板反。施乾蒲滿反。至也一條。內詹與至雙聲。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則詹讀如詹。與到弔雙聲。凡同在一條內

而雙聲者。本同一意。意之所發。而聲隨之。故其出音同。惟音之末不同耳。音末不同者。蓋以時有不同。地有不同。

故也。其音之出則仍不改。故成雙聲也。方言。虔儼慧也。秦謂之譏。晉謂之懇。陳魏之閒謂之岐。自關而東。或謂之栞。牀。齊魯之閒謂之贊。陳楚之閒。或謂之第。簿。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

之栞。或謂之麴。郭注云。此直語聲轉也。觀於方言則爾雅益明矣。

釋詁。釋言。釋訓。既通之使人知。則至今知之矣。至草木蟲魚鳥獸。爾雅雖已釋之。後世又有不知者。如以王睢釋

睢鳩。後世又不知王睢爲何物。諸儒解說雖多。澧皆未敢信。此必求之陝西河南。有鳥常集於河洲。而雌雄有別

者。乃可定爲睢鳩耳。釋木。櫟其實棗。邢疏云。詩秦風云。山有苞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蒼爲

櫟。機以爲此秦時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澧謂睢鳩宜求之陝西河南者。亦以其方

土故也。至諸經所無之物。則雖不知。亦無害於經學。豹鼠既辨。其業亦顯。此郭此以博物顯也。而爾雅遂爲類書之

祖矣。

郭注於爾雅之難明者。則爲引證。其餘但云見詩書。或但云常語。此其序所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也。更有云未詳者。尤得闕疑之義。故其書體例謹嚴。然其引書則多誤。蓋博學而不能強記。作注援引時。又不復檢對。如釋詁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引左傳曰。禁禦不若。又引左傳曰。百姓輯睦。引易曰。羣用黃牛之革。固志也。引孟子曰。行或尼之。引禮記曰。妥而後傳命。皆誤也。其餘諸篇注。亦多誤引。邢疏或直言其誤。或云傳寫之誤。如釋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於誤多一直二字。猶或記憶之誤。至誤以疏字爲流字。公羊

云。河曲

通人何至如此。此必傳寫之誤矣。

郭注有引僞孔尙書傳者。尤可疑。

邢疏之精善者。如釋言畛。殄也。郭注云。謂殄絕。邢疏云。周頌載芟云。徂隰徂畛。毛傳曰。畛。場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畛爲場。易則地絕。故得爲畛。觀此。則邢氏之於訓詁甚通。惜如此者不多見。若盡能如此。則郝蘭皋疏。不能駕乎其上矣。

邢疏之於音學。則未能盡明。如釋詁。迎也。疏云。宣三年左傳曰。狂狡輅鄭人。杜注云。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云。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鄭注云。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當以迎爲正字。餘皆假借。此謂迎訝。御音義實同是也。輅音與迓不同。豈得因杜注訓爲迎。而牽引之乎。由不識雙聲故也。且迓迎是雙聲。而邢無說。亦足見其不識雙聲也。

邵二雲。郝蘭皋。二家之疏。度越前人矣。郝氏之學。出於阮文達公。文達與宋定之論爾雅書云。以聲音文字爲注。

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闌輕重也。與郝蘭皋論爾雅書云。今子為爾雅之學。以聲音為主。而通其訓詁。余亟取之。宋氏書不知已成否。郝氏疏。則深得文達之法。文達集中。釋門釋且釋矢釋鮮諸篇。旁推交通。妙契微茫。尤有以開其門徑也。王懷祖廣雅疏證尤精於聲音訓詁。然好執廣雅以說經。如被之僮僮。被之那那。毛傳云。僮僮。竦敬也。那那。舒遲也。詩意言祭時竦敬。去時舒遲。而借被以言之。毛傳深得其意。王氏經義述聞。於廣雅童童。童盛也。因謂那那亦盛貌。則失詩意矣。由偏重廣雅故也。○釋名純以聲音為主。有極精語。惜無注之者。

說文敍云。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然則象形者。畫而成之。如圖畫然。指事者。指之而已。不畫其形也。日月有實形。其字固如畫。古文作日。小篆變作日。耳。亦有非實形者。如公象三合之形。口象回巾之形。八象分別相背之形。九象屈曲究盡之形。亦畫成也。又有字義不專屬一物。而字形則畫一物者。如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永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是也。又如天大地大人亦大。而大字象人形。尤其明著者也。如上下之字。非如圖畫。俱以一指一上。則可識為上。以一指一下。則可識為下。以一指口中。則可識為中。而皆非如圖畫也。徐楚金以實者為象形。虛者為指事。非也。但當以畫成不畫成為分別。不當以實形虛形為分別也。

說文。敍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豈嘗疑之。以為出一縣之號。令謂之令。為一縣之尊長。謂之長。此字義之引申。何以為假借。必如來本瑞麥。以為行來之來。西本鳥棲。以為東西之西。乃假借字也。何以許君舉

令長二字乎。反覆思之。乃解本無其字之說。蓋古字少而後世字多。凡後世有一事一物爲古所無者。則剞造一字。亦爲古所本無之字。若不剞造一字。而卽依託古有之字。則謂之假借。縣令縣長古本無。而秦漢始有。其最著者也。當時固可剞造令長之字。乃卽依託古有之令字。長字。是謂假借。若以此例推之。許君生於東漢。東漢所有而古本無者。如佛是也。此亦可剞造一字。乃卽依託古有之佛字。此卽令長二字之例也。其剞造一字者。則如僧字是也。昔吾友侯君模。亦疑令長假借之義。澧爲此說。恨不得起君模而質其然否也。澧少時嘗刻所作六書說。有人抄襲之。刻入彼所著書。澧今擇存少作。入讀書記。恐覽者以爲抄襲彼之書。特注明之。○六書。惟轉難注明。澧舊有說。刻於學海堂二集。今覺其未安。故棄之。

說文。敍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此許君用急就篇語。其實急就篇。不得謂之分別部居。不雜廁。蓋許君因急就篇之語。而悟得分部之法耳。段懋堂注云。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剞。與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雜亂無章者。不可以道里計。澧謂未有說文之前。學識字者。讀史籀。倉頡。凡將之類。但憑記憶。而難於檢尋。今試以一二字檢尋急就篇。卽可見矣。自有說文。乃易於檢尋。此後自玉篇至國朝字典。皆分部。皆說文之遺法也。

漢人用字多通借。在今日覺其古妙。且因此得以考古音古義。然古人所以用通借字者。實以無分部之字書。故至於歧異耳。說文既出。而用通借字者少矣。此顏氏家訓所謂許慎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者也。書證。焦里堂云。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周易用假借論。澧謂實因無分部之字書故爾。不必疑也。

說文。敝云。其僂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易孟氏非古文。此已難解矣。段懋堂。注云。許書未嘗不用魯詩公羊傳。今文禮則皆難解矣。禮反覆思之。此敝云。粵在永元困頓之年。此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許冲上書。則在建光元年辛酉。相去二十二年矣。竊疑此二十二年中。許君有增入之字。其始每經但采一家。其後增采諸家。而敝文則未及改。至已病而遣子上書。尤不暇改耳。鄭小谷與禮書疑其事。禮答以此說為然否。

爾雅。初哉首基。邢疏云。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為哉始之哉。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詩書雅記。所載之言。則不必盡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禮謂近人之說。多與邢氏同。以說文為本義。爾雅為引申義。其實不盡然也。造初字者。無形可畫。無聲可諧。故以从衣从刀會意耳。首象人頭。則人頭是本義。基从土。則地基是本義。其用為始之義。皆引申初字。與此不同也。哉字則無以定之。

一字有數義。古人取易見之義。以造字形。許君即據字形。以說字義。此有兩例。其一。字形即本義。許君說本義。又說字形。如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永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是也。其一。字形非本義。許君但說字形。不說本義。如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是也。射義云。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然則射禮之侯。所以名為侯者。以諸侯故也。諸侯之侯。名在先。射侯之侯。名在後也。然造字則諸侯無可象之形。故取射侯之侯以造字。而許君則但說射侯。不說諸侯。讀許書者。若以射侯為本義。諸侯為引伸義。則倒置

矣。嘉定王俾甫名宗漢與禮書云說文有說轉義不及本義者舉尊字酒器从酉収以奉之本義是尊卑之尊字形則从酉从収奉酒於所尊者禮答書以侯字佐證之

古人造字其意精微如仁字从二人即所謂相人偶也。阮文達公論語論仁論之說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朱子

云人之與人爲同類而相親。梁惠王篇注故从二人則仁之意見矣如敬字从支苟苟自急救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解

敬字朱子語類云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卷六十九又云事無大無小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

卷二从支苟則主一無適不走作之意皆見矣。段氏說文注駁主一無適之說段氏之偏見也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

傳其精意矣。

造字有易有難如造一字二字三字象形甚易造四五六七八九字則難造子字象形甚易造丑寅以下諸字則

難造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則皆難游心古初乃知古人意匠慘淡經營也又如水字木字象形甚易而

江河皆水松柏皆木造字若何分別但可爲造形聲字此形聲字所以最多也。

說文說字形有簡而未明者入字解說云象臂脛之形此象人側立形故只見一臂一脛也。古鐘鼎石鼓文人人

字解說云在人下故詰屈。此引孔子曰未必然也此象人跪曲其足也。作篆書者此字多作乃夂字解說但云象形此上象

交兩手下不露兩足也又有可疑者夂字解說云象覆二人之形似不然也秦琅邪碑襲字下半衣字作夂甚明

竊疑上象曲頷左右象兩袖中二筆象交衿也又如犬字解說云狗之有縣蹠者也此語難解疑有誤字狗豈有

縣蹠一種別名爲犬乎夂字解說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夂部在邑之下猶夂部在邑之下云从邑

則變下。當云从珣。其兩士相對。兵杖在後。當爲又一說耳。

說文句部字皆句聲。此在說文爲變例。夢溪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彘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夕而小者曰殘。貝

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彘爲義也。卷十戴東原云。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

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繫。則亦必傳之絕作也。論韻若禮案王氏右文之書。今不傳。

戴氏有此說。而未著此書。錢漑亭。程彝齋。江晉三。皆嘗爲之。見漑亭與王無言書。彝齋撰洪雅存淡魏音後序。晉一諧聲表。而皆未見刻本。惟姚

文傳說文聲系。有刻本耳。澧少時亦作此書。用段氏十七部。分爲十七卷。每卷若干部。以所諧之聲爲部首。諧其

聲者。下一字書之。又諧此字之聲者。又下一字書之。有高下至四五列者。名曰說文聲表。久已寫定。而亦未刻也。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中論讀驗篇引。此聲音之理。最微妙者也。程子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

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二程遺書卷一。此說亦微妙。

孔沖遠云。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尚書序疏。此二語。尤能達其妙旨。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

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書之爲

文字。文字者。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以聲爲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爲事物之名。故文字謂之名

也。

聲象乎意者。以唇舌口氣象之也。此鄒特夫說釋名云。天豫司竟。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

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豫司竟。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沁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蹶口開唇推氣言

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以唇舌口氣象之之說也。更有顯而易見者。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如食鹹之形。故曰。以唇舌口氣象之也。

說辛字。口如食辛之形。說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說鹹字。口如食鹹之形。故曰。以唇舌口氣象之也。

戴東原云。鄭康成箋毛詩云。古聲。填寘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為某之類。不一而足。書廣韻。禮

案鄭君之後。罕有說古音者。陸法言蓋知之矣。故切韻以江部次於東冬鍾三部之下。不以次於陽唐二部下也。

其最精通者。左傳。孔疏。襄十年。傳。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孔疏云。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

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襄二十九年。傳。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孔疏云。多見疏。廣虔本。作祇見疏。晉宋杜本皆作

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砲夥。清酏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邢疏用此疏。昭七

年。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孔疏云。張叔皮論云。校勘記。引錢辛楣云。張叔皮論當為反論。寰僑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鮪化為

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蠟。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

孔疏云。古者羹臠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羹為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

地音為郎耳。左傳疏之精通古音如此。此疏據劉炫舊疏為本。蓋劉炫識古音歟。偽尚書。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

衡。偽孔傳云。阿倚。孔疏云。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尚書。孔疏。識古音者。惟此一條。疑亦本於劉炫也。尚書。孔疏。據劉焯。劉炫為本。○易。乾。

卦象曰。大人造也。孔疏云。造。爲也。姚信陸績之闕。皆以造爲造至之造。今案象辭。皆上下爲韻。則姚信之義。其讀非也。孔冲遠以造字訓爲訓至。分兩音。乃不識古音之甚者。愈知左傳疏尚書疏之識古音。不出於冲遠矣。

說文。訴。从言。斥聲。徐鉉等曰。斥非聲。蓋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聲亦音。門乃亦音。仍他皆放此。古今失傳。不可詳

究。夢溪筆談云。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遺我

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稠。禮案耦與里不同韻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

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罍。鱣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卷十徐與沈亦頗知古音也。張皋文說

文諧聲譜。有絲牽繩貫之法。如關雎首章。鳩洲。述三韻。以洲字牽貫於鼓鐘三章。馨洲。妯。猶。四韻。則鳩洲。述。馨。妯。猶。六字。同一韻也。又鳩字九聲。仇字亦九聲。以鳩字牽貫於兔置二章。達。仇。二字。則鳩洲。述。馨。妯。猶。達。仇。八字。同

一韻也。初學者依此法牽貫之。則無不識古韻者矣。張皋文著此譜未成。其子彥惟續成之。禮昔年至其家見之。尙未刻梓。今不知已刻否。

鄭庠。分古韻爲六部。東。冬。江。陽。庚。青。蒸。爲一部。皆收鼻音也。真。文。元。寒。刪。先。爲一部。皆收舌抵齶音也。侵。覃。鹽。咸

爲一部。皆收閉唇音也。支。微。齊。佳。灰。爲一部。支韻之末。直往不收。但清音如伊。濁音如怡。微。齊。佳。灰。之末。亦如伊

怡。故與支。爲一部也。魚。虞。韻之末。亦直往不收。但清音如於烏。濁音如余胡。蕭。肴。豪。尤。之末。亦如烏胡當與魚。虞

爲一部。鄭庠分爲二部。未當也。歌。麻。二韻。亦直往不收。歌之末如阿何。麻之末如譚華。此當用開口呼之字。譚華

借用當合爲一部。鄭庠以此合於魚。虞。非也。段懋堂云。鄭氏說。合於漢。魏。及唐。杜甫。韓愈。所用。而於周。秦。未能合。

六書音禮謂雖於古韻未能合。然若移。蕭。肴。豪。尤。與魚。虞。同一部。歌。麻。自爲一部。則於今韻之大界限甚明也。細禮

均表。

審之鼻音卽字母疑母之出音也。舌抵齶音卽泥母孃母之出音也。閉唇音卽明母之出音也。直往不收者卽影喻曉匣四母之出音也。

國朝諸儒小學。度越千古。其始由於顧亭林。作音學五書。亭林之意。惟欲今人識古音。乃古音明。而古義往往因之而明。此亭林始願不及者也。蓋字形字音。所以載字義者也。諸儒讀說文。而識字形。讀音學五書。而識字音。其識字義。乃自然之理。此猶生於三代之世。識其文字及語音。自識其所言之意也。吾輩生諸老先生之後。實爲厚幸。讀其書二三年。無不通曉。不須更費心力。但持此以讀經。可以通經矣。卽不能通經。而但通小學。亦非俗士矣。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終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番禺陳澧撰

諸子書

韓昌黎進學解稱孟荀二儒吐辭爲經。謝金圃荀子序云小戴所傳三年間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澧謂此吐辭爲經之證也。文心雕龍諸子篇云其純粹者入矩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昌黎讀荀子則云時若不醇粹劉彥和論禮記所取諸篇昌黎總論之言各有當也。

荀子書開卷卽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然則所謂學不可以已者欲求勝於

前人耳其非十二子實專攻子思孟子黃東發云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也日鈔卷五十五故其非十子但

曰它翬魏牟也陳仲史籀也墨翟宋鉞也慎到田駢也惠施鄧析也獨於子思孟子則曰子思孟軻之罪也且非

子思孟子之語亦倍多於它翬之等韓詩外傳取此篇而刪其非子思孟子之語困學紀聞遂謂非子思孟子者爲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此欲爲荀子回護耳然又云直哉史

魚以爲盜名可乎則亦不能譏矣其言曰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揚京注云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

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據此則當時儒者皆深信子思孟

子。得孔子之傳矣。尚可排而去之乎。後來王子雍之於鄭康成。陸子靜之於朱晦菴。又從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陸子靜詆有于子貢子張于夏諸賢亦似效荀子也。非十二子篇。又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噤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困學紀聞云。荀卿之讖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想見子夏門人之氣象。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詆子游氏。甚於子張子夏氏。何以獨惡子游如此。觀其非子思孟子云。世俗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或子思孟子之學。出於子游歟。

孔叢子云。趙王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廢於衣食矣。殆可舉樞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陳士義篇孔叢子。可取者少。獨此一段。讀之令人感憤不已。自明以來。外夷與中國交市。彼正以無用之物弱我也。古人弱夷狄之術。而今夷狄以之弱中國。悲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後。勿取其無用之貨。乃中國自彊之術也。不取其貨。則彼失其所利。是即弱夷狄之術也。後世當有讀孔子順之言。而得治夷狄之術者乎。

戰國時。儒家之書。存於今者鮮矣。禮以爲屈原之文。雖詩賦家。其學則儒家也。雖騷云。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云。汨吾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有天資。有學力。而又及時自勉也。涉江云。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

壽與日月兮齊光。此言人不知而不愠。與古聖人爲徒。高矣美矣。足以不朽也。橘頌云。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此中庸所謂強哉矯也。此靈均之學也。宋玉九辨亦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圜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其對楚王問。自謂瑰意琦行。超然獨處。非誇語也。杜子美稱之曰。風流儒雅亦吾師。真可謂儒雅矣。真可師矣。彼罵宋玉爲罪人者。烏足以知之。皇甫持正答李生第二書云。筆語未有賂寶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朱子楚辭集注云。景差大招。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此尤非朱子不足以知之也。

管子之書。史記采入列傳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最精醇之語。其餘則甚駁雜。其言曰。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解凡所謂忠臣者。務明術也。同如此類者。法家語也。故藝文志以管子列於法家。或後之法家。以其說附於管子書歟。直齋書錄解題謂管子似非法家又有云。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督言正名。故曰聖人。心術上篇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同如此類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虛無無形。謂之道。同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同此則老子之說矣。又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戒告子之說。出於此歟。抑告子之徒所依託者歟。又云。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此尤後人所依託也。其地員篇。則農家者流。藝文

志。農家之書無存者。於此可見其大略。蓋一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矣。

管子書。所用權術。後世多不可用。或其事由於虛造。或當時人心近古。可以欺之。後世人皆狡猾。不復可以此欺之矣。通典輕重篇。載其事。而自注云。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楷模。則同刻舟膠柱耳。

老子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鬼子止云。蓋三皇之道也。志。邵齋讀書本傳。卷三上。趙邠卿云。五帝以采。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

若三皇之道。孟。于滕文公。章句上。崔寔政論云。俗士習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後漢本傳。好老子之說者。自

以爲高。而不知適成爲俗士也。王介甫太古篇云。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迹。曰。歸之太古。非愚

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所謂正言若反也。吳草廬注云。老子一書。皆是此意。澧謂佛氏書亦然。如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司馬溫公注云。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此一矯字。足以盡老子之學矣。

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吳草廬注云。老子大概。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

於死而人不知。其立言不能無弊。有以啓之。禮案孫子云。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始計又云。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九地此老子之爲也。吳子則無此等語。草廬連及之耳。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吳草廬注云。其流之弊。則爲秦之燔詩書。以愚黔首。程子云。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老子。二程遺書禮案韓非云。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和氏篇○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是燔詩書。始於商鞅。姚姬傳洪雅存皆有此說。故其言曰。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墨令韓非

亦云。羣臣爲學者可亡。亡微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商鞅也。莊子亦云。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乃可與論議。法德惜乎莊子不見秦始皇焚書。而勝廣大盜乃起也。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文子述老子之言。則云

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道德此非老子之言。老氏之徒。

知仁義禮之不可無。而爲是言耳。然又恐背老子之旨。故又云。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上仁此所謂遁辭也。史記孟荀列傳宋隱引別錄云。文子。子夏之弟子。然則文子蓋嘗爲儒家之學。學依違於二者之間也。

洪稚存云。自漢興。黃老之學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至漢末祖尙園虛。於是始變黃老。而稱老莊。陳壽。魏志。王粲。

傳。未言稽康好言老莊。老莊並稱。實始於此。即以注二家者而論。為老子解義者。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皆西漢以前人也。無有言及莊子者。注莊子。實自晉議郎清河。崔譔始。而向秀。司馬彪。郭象。李頤。等繼之。案文堂王氏合刻河上公章句郭象莊子注敘。澧案此考老莊諸家注甚詳。至黃老之學。則不自漢興乃盛行也。史記孟荀列傳云。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蓋其時已盛行矣。

漢桓帝事黃老道。後漢書。循吏王渙傳。張角奉黃老道。皇甫嵩傳。漢初以黃老治。其末亦以黃老亂。嗚呼。可不戒哉。

道家者流。歷記存亡禍福。知卑弱以自持。此漢書藝文志語。藝文志。馬季長不應鄧騭之命。飢困悔歎。以為非老莊所謂。其後遂

為梁冀草奏李固。後漢書本傳。此誤於卑弱也。稽叔夜讀莊老。重增其放。與山巨源絕交書。後遂為司馬昭所殺。此誤於放縱

也。二者皆可為好老莊之戒也。馬季長已言老莊洪稚存云。此於稽康亦非。

莊子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符。此託為孔子語。又云。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人間世。此託為顏子語。

張橫渠西銘。即此意。

莊子云。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唯道_世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此託為孔顏問答。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

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二程遺書卷十八。又見上蔡語錄。此則誤以莊子寓言為孔顏之學矣。

楊朱。是老子弟子。見列子黃帝篇。及莊子寓言篇。莊子云。陽子居。子居蓋朱之字。故禽滑釐問楊朱云。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之言當矣。列

楊朱。楊朱。荀子云。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儒教所謂老墨。即楊墨也。老子云。故貴以身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吳草廬注云。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爲天下。楊朱爲我之學。原於此。

楊朱云。百年之壽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僞僞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哉。列子楊朱篇。以下引楊朱語。皆列子楊朱篇。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

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盜竊此二說正同。故楊子雲云。

莊楊墨晏也。法言五百篇云。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莊子齊物論云。儒墨之是非。史記莊周傳云。剗剗儒墨。莊子是楊朱之學。故言儒墨之是非。而剗剗之也。

列子言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又述其言云。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又云。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又云。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禮案楊朱之學。此其大略也。蓋人人不羨名位。則朝無篡弑之臣。不羨貨利。則野無盜竊之民。各安其所安。各美其所美。故天下治矣。然欲如此。必先使天下無窮民。而後可。彼其言曰。宋國有田夫。常衣縑屨。以過冬。暨春東

作。自曝於日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然田夫若無縑屨以過冬。何能待春日負暄乎。且使無田。則安有東作乎。此雖寓言。然其說。則有不可通者矣。惟不逆命數語。可見其人品頗高。故孟子曰。逃楊必歸於儒。蓋頗近於儒耳。

楊朱云。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惡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以舜禹周孔儕於桀紂。孟子之距之。非好辯也。善與惡皆掃而空之。已似後世禪家宗旨矣。

楊朱云。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然則不必以忠事君。以義利物也。此孟子所謂無君。所謂充塞仁義也。

楊朱云。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列子云。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湯問又云。長廬子曰。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天瑞篇。禮案列子此所述諸說。既以爲始終無極。上下八方無極。而且無無極。天地但爲空中細物。三十萬歲之人事。無不消滅。何難舉而空之乎。此列子所以貴虛也。天瑞篇或

謂子列下曰。列子乃中國之佛也。黃山谷跋亡弟嗣功。列子册云。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朱子語類云。佛氏之學。子奚貴虛。亦出於楊。又云。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卷一百二十六。子史精華釋道部。宋

列子莊子同於宗門者十餘條。

楊朱云。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列子云。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天瑞篇

此卽輪迴之說也。錢辛楣養新篇釋氏隨錄讀書齋初錄皆以爲釋氏之說出於此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斲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斲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且久生奚爲。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何

遽遲速於其間乎。觀此。則楊朱雖爲孟子所距。然猶高於後世神仙家也。以生爲苦。亦與佛氏同。

墨子云。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

澤案此謂友飢而不餽。以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

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兼愛下篇當時楊氏爲我。

墨氏兼愛。兩家爭辯。故有別士兼士之目也。又有別君兼君之目。用楊氏之說。皆爲別君用墨氏之說者。爲兼君也。

諸子之學。皆欲以治天下。而楊朱之計最疎。墨翟之計最密。楊朱欲人不貪。然人貪則無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

人詐則無如之何。商鞅。韓非。皆欲人畏懼。而自禍其身。墨翟兼愛。非攻。人來攻。則我堅守。何以爲守。蕃其人民。積

其貨財。精其器械。而又志在必死。則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長也。三國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云。巴曰。內無

足以盡墨氏之學。

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附。畢氏注云。蛾同蠅。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十一篇。所謂墨守也。此乃最古之兵書。惜其文多脫誤難解。近者藤縣蘇時學。舉人。字文山。著墨子刊誤。是正頗多。稍稍可讀矣。

魯問篇云。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

死。而子慍。是猶欲耀糴警則慍也。離典。淮南子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秦族呂氏

春秋云。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收

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曰。死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宋之

田襄子。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

者百八十三人。以致守於田襄子。畢氏校本云。句上當有。遂反死之也。呂氏春秋去私篇。又有墨者鉅子腹髡。高

誘注。皆云鉅姓。畢氏已駁正之。澧案墨子之學。以死為能。戰國時俠烈之風。蓋出於此。孟子所謂墨子摩頂放踵。摩。猶糜也。謂糜

爛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剖心糜頂。以報所天。任彥昇。奏彈

曹景宗云。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皆用孟子語也。皆糜爛而死之謂也。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

子請景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三子挈領而死。諫下。齊有北郭騷者。妾其母不足。晏子分倉粟以遺之。晏子見疑于景公。出韓北子令其又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曰。晏子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

不若死。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退而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為北郭子死。又自刎。景公大駭。追晏子反。雜下以死為能者。其風氣蓋出於此也。

孟子謂墨子無父。嘗疑其甚。讀墨子書。而知其實然也。墨子書云。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

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卽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公。此篇。此之謂無父。

韓非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顯。學。韓非猶以墨子爲戾。孟子謂之無父。不亦宜乎。蓋專欲富國強兵。遂至於戾而無父而不顧。是則墨子之學矣。

公孟篇云。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

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之謀。必不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澧謂墨翟稱孔子不可易。是其是非之心。有幾希之存。乃一聞駁詰之語。而遽爲強辯。至以鳥魚之愚

比孔子。而自比禹湯。其狂悖至此而極矣。晏子春秋。毀詆孔子者五章。劉向第錄以爲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澧謂蓋墨氏所妄造也。

貴義篇云。子墨子曰。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翟自信之堅。自誇之妄如此。論衡云。墨家之議。自遠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死者審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薄葬篇。○案書篇亦有此說。

此王充之以其言非墨子之言也。墨子將何辭以對耶。孰石孰卵耶。漢書藝文志。蓋子一篇。自注云。名無心難墨子。今其言不傳。可惜也。

鄒特夫云。墨子經及經說。有中西算法。澧因取而讀之。如經上云。平同高也。此卽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云。直參也。卽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又云。壚間虛也。說云。壚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九

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謂之幕。卽此所謂纜也。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李暹風注云。前後表相去。爲表間。卽所謂兩木之間。無木者也。又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說云。端。是無同也。此所謂端。卽西人算法所謂點也。體之無序。卽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卽此所謂無序。謂無兩旁也。幾何原本。又云。線之界是點。卽所謂最前也。幾何原本。又云。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上下。更無一點。卽所謂無同也。又云。有間。中也。間不及旁也。說云。有間。舊作聞。畢本改作聞是也。謂夾之者也。間謂夾者也。幾何原本云。直線相遇作角。爲直線角。在直線界中之形。爲直線形。皆此所謂有間也。線與界夾之也。又云。中同長也。說云。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又云。圓。一中同長也。幾何原本云。圓之中處爲圓心。一圓惟一心。無二心。圓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卽此所謂一。中同長也。此其文義易明者。其脫誤難明者。細繹之。算術當更多耳。

特夫。又云。經下所云。臨鑑而立。景到。畢注云。卽今影倒字。謂窪鏡也。滢案經說下云。足敵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敵上光。故成

景於下。此解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畢云。以表言非云。又云。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畢也。以鏡言是也。

也。此則謂突鏡也。今西洋人製鏡之巧。不過窪突二法。而墨子已知之。惜其文多脫誤難解耳。經說下。又有云。擊有力也。引無力也。

疑卽西人起重之法。惜特夫已逝。如其尙存。當能解之。

天志中篇云。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諸伯使之。

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今有人於此。雖若愛其子。竭力軍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天兼天下而愛之。概遂萬物以利之。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特夫以爲此卽西入天主之說。禮謂西人事事似墨氏之學。惟墨氏非攻。彼則好攻。不同耳。關尹子二柱篇云。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此亦與天主之說無異。但關尹子乃後人依託之耳。

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弭唐子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黃衷發之論陸象山曰。象山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爲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至其於諸儒之讀書。則指爲戕賊。爲陷溺。日鈔卷四十二殆與墨子暗合者歟。墨子書引尙尙賢。中篇下篇尙同。中篇皆引呂刑。明鬼下篇引禹誓。卽甘誓也。其餘屢引仲虺之告。及太誓。而孟子書載墨者夷之之言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獨以康誥歸之儒者。蓋指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故以爲儒者也。

墨子弟子。見於墨子書者。程繁。管黔滌。畢注云。疑數字。游高。石子駱。滑楚。弭唐子。公尙過。勝綽。禽滑釐。高孫子。見於漢書藝文志者。隨巢子。胡非子。又有我子。顏注。引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不言墨子弟子。又有田俅子志。但云先韓非子。顯學篇。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集聖賢羣輔錄。有宋劔。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子之墨。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墨。莊子天下篇。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孟子書。有墨者夷之。呂氏春秋。有墨者孟勝。徐弱。田襄子。腹蘄。論衡。福虛篇。有墨者之役。纏子。晉魯勝。注墨辯。斂云。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晉書本傳孟子所謂墨翟之言。盈天下。此可見其略也。

荀子云。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是墨翟宋鉞也。楊倞注云。宋鉞。孟子作宋輕。非十韓非子云。宋榮子之議。設不

鬪爭。顯學篇宋榮亦卽宋輕。集解賈逵輔錄之宋鑄卽宋鉞宋輕說秦楚罷兵。是爲設不鬪爭。而其意則在懷利。孟子告之曰。何必

曰利。與首章告梁惠王同。然則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卽距墨氏之要言也。

畢秋帆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墨子畢氏刻本。孫澧案大取篇云。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

之舞。說非也。又云。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此二條皆似有誤字。小取篇云。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

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澧案此與公

孫龍之說相似。公孫龍之學出於墨氏。此其證也。然墨子言白馬馬也。公孫龍則云白馬非馬。其說云。求馬黃黑

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曰。白馬非馬。又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視不得其所堅。拊不得其所白。且

猶白以火見而火不見。而火與目不見而神見。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

離焉。皆較墨子之說。更轉而求深。皆由於正言若反。而加以變幻。然其末篇。則云。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

其大旨不過如是。何必變幻乎。後世談園談禪者。皆有類於此。○三國志。鄧艾傳。注。爰

邵長子。論子命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

孟子。趙注云。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澧案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曰。告子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此告子兼治儒墨之證也。告子毀墨子之行。墨子亦以告子爲仁。總之相詆而已。

申不害之書已亡。惟羣書治要采其大體篇有云。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日本佚存叢書。評云。疏疑跡。示天下無爲。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又云。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澧案羣書治要采此篇。蓋取其稍醇正者。然藏於無事。竄端匿疏。已見其術矣。名者。天地之綱。云云。又可見史記所謂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者也。史記。但言其主刑名。漢書刑法志云。韓任申子。秦用商鞅。有鑿顯抽

晉鑿亨之刑。則無異孫皓劉表矣。

韓非子。引申子云。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又云。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外儲說。右。上。又云。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又云。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三。難。

申不害之術。於此可見其略矣。其所謂無爲者。本於老子。因而欲使人主自專自祕。臣下莫得窺其旨。趙壹說秦二世。所謂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秦之亡。由此術也。劉向別錄。稱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漢書元帝本紀注引。此說則有利有病。觀於漢魏以後可見也。

戰國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爲人臣者。言不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觀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鮑彪注云。此術之最下者。○韓策。又云。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怒色。昭侯曰。子嘗教寡人循功

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同上。又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申不害之劣如此。乃稱爲一世之賢士。見韓策。何哉。

商鞅云。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說民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同重刑而連其罪。鑿令王者刑

九賞。去強一篇。王者刑用於將過。賞施於告姦。開塞一篇。求過不求善。同上。嗚呼。旣以姦民待良民。刑九而賞一矣。而賞又

施於告姦。則不啻刑十而賞無一也。又云。國有禮。有樂。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

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去強一篇。六過。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

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新令一篇。嗚呼。禮樂詩書仁義。不必與論矣。若孝悌。則自有入類

以來。未有不以爲美者。而商鞅以爲強。以爲必亡。必削。非梟獍而爲此言哉。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此太史公論車

六家要指語。

裂不足蔽其辜也。莊子云。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天冠此其言孝。意已經之。猶不至如商鞅之甚也。謝上

自古帝王之法。至商鞅而變。其言曰。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尸佼著書。非先王之法。

不循孔氏之術。劉向孫卿商鞅師之也。見藝文志尸子書已佚。觀近人輯本。大約近於名家之說。如云。以實覈名。百事

皆成。分又云。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發是也。蓋其悖謬之語盡佚矣。是則尸佼之幸也。

史說。韓非傳云。喜刑名法術之學。集解云。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李奇云。韓非兼行申商

之術。見漢書武帝本紀注。禮案韓非云。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人主之所執也。法者。臣之所師也。此不可一無。皆

帝王之具也。定法篇。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萬端。而潛御羣臣

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難三篇。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

善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第

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第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

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

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定法篇。然則韓非兼申商

之法術。而更進焉者也。

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爲慘刻者。其意以爲先用嚴刑。使天下不敢犯。然後可以清靜而治也。至暴秦嚴刑之後。漢初果以黃老致刑措矣。然秦以嚴刑而亡。漢以清靜而治。嚴刑者。近受其禍。清靜者。遠受其福。韓非未見及此也。彼欲於其一身。先用嚴刑。後享清靜。而不知已殺其身。已亡其國也。且秦雖嚴刑。而博浪之椎。蘭池之盜。陳勝吳廣之揭竿而起。何嘗畏嚴刑哉。况漢初雖云刑措。而游俠犯禁者。紛紛而出。嚴刑不可恃矣。清靜亦何可恃乎。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爲慘刻者。在此。

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惜乎韓非之未解此也。罪當死者必死。則民畏。若不論罪之輕重而皆死。則民不犯輕罪。而犯重罪矣。此陳勝吳廣所謂失期亦死。舉大計亦死也。

李斯以書對二世。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又引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隸。又引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引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又云。滅仁義之塗。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史記李商鞅申韓之說。至此大暢。而秦亡矣。

韓非云。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喻。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喻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

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解老篇韓非此說。本以解老子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而其解仁義禮三字之義。則純乎儒者之言。精邃無匹。是其天資絕高。又其時去聖人未遠。所聞仁義禮之說。尙無差謬。而其文又足以達之。使其爲儒者。解孔子之言。必有可觀者也。法言云。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問道篇○文字道德篇。依託老子論德仁義禮四者。以兼愛無私爲仁。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爲禮駁之。韓非相去霄壤矣。

尹文子云。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則頑嚚鬻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能鄙

齊功。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大道上○文字下德篇云。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名家法家。立說之

意。盡於此數語。夫以名法爲治。能鄙賢愚。混然無別。老子所謂不尙賢。使民不爭也。而不知頑嚚鬻瞽之人。布滿

朝列。此真至亂之術耳。徐幹中論云。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

祿之費矣。亡國篇尹文之頑嚚鬻瞽。尙有食祿之費。誠不若徐幹之鑄金耳。朱子名臣言行錄卷六。載呂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

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此卽尹文子之說。

慎子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威德篇又云。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

所以賜。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見羣書治要此後世所以有竹籥傳也。竹籥傳見日知錄卷八

列子云。孔子曰。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

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尼仲此假託孔子之言。不足與辯。但觀其言。則凡道墨名法諸家。所以自爲其學者。皆以爲孔子之詩書禮樂。無救於亂。而思所以革之也。此道墨名法諸家之根源也。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惜其書亡矣。史記云。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禮詳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列孟荀傳此蓋與後世邵康節皇極之書相似。其所謂九州。每一州。有裊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與近時外國所繪地圖相似。但外國所繪者。有四五區。無九區耳。騶衍冥心懸想。而能知此。亦奇矣哉。

史記云。圖于髡。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列孟荀傳然則學必有所主。若但博聞彊記。而無所主。則成爲圖于髡矣。史記又云。圖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上同若并此而無之。則更圖于髡之不若矣。

史記以圖于髡附入孟荀列傳云。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又以髡入滑稽傳。澧案戰國時。人多辯論詼諧。成爲風氣。此太史公所以立爲一傳也。此風蓋起於晏子。故太史公謂圖于髡慕晏嬰也。晏子春秋云。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晏子侍前。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默然遂不支解。上諒如此之類。

乃滑稽之濫觴也。凡辯說使人忽然感悟者皆滑稽之類。如後世禪家之機鋒亦是也。

戰國策云。蘇代爲燕說齊。先說圖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往見伯樂曰。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足下有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圖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策。燕圖于髡之貧劣如此。蓋戰國之人。以受賄爲常事耳。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魏王趨見衛客。衛此與圖于髡正相類矣。信陵君厚遣侯嬴。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史記信陵君列傳此戰國時所罕見者。

鬼谷子云。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反應此老子之道也。又云。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辭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又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抵讎盧召弓云。觀此言。是其術遇正人而窮。遇明君治世。皆無所可用。致鬼澧謂其不必遇正人明君也。鬼谷子本蘇秦假名。史記蘇秦傳。案澧引樂壹注。鬼谷子。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子。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李兌舍人。教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願君緊塞兩耳。無聽其談。明日蘇秦復見。終日談而去。趙遇李兌舍人。而其術已窮。何足道哉。

唐來鵠讀鬼谷子云。裨闔飛箝。實時之常態。不讀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濫

良忠懲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

盧召弓。又云。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

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管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會南豐戰國策目錄序云。君子之禁

邪說也。固特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

陸清獻公云。今之讀戰國策者。多亦曾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嚼

其味。而不中其毒。戰國策去毒跋。澧謂諸子之書。皆有善。安得如清獻者。盡去其毒。使不中於人。則善矣。郡齋讀書志。以

縱橫家。故今亦以論戰國策者。入此卷。

世說云。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證。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當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後說

司馬孝文王。大見親侍。幾亂機軸。俄而見誅。八如袁悅者。乃中戰國策之毒而死者也。

漢書藝文志云。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文心雕龍。諸子篇云。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

食實。棄邪而擇正。柳子厚。辯文子云。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近是者。權載之。遜

士策問云。九流百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爲別白書之。黃氏日鈔。讀家語云。千載而下。倘有

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周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其有功於聖門。匪淺鮮矣。澧案隋書。經

籍志。唐書。藝文志。梁庾仲容流約。皆有子鈔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微言。溫公手鈔子書也。皆所謂舍短取

長者也。濃讀諸子書。節而鈔之於左。不鈔荀子者以其粹者多鈔之不勝鈔也當如韓昌黎所云削其不合者以附於聖人之籍耳

管子語。史記已采入列傳。其餘尙多可取者。其言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編曰。益之而思少者。惟忠

日損之而思多者。惟欲。同上。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無事。亦事也。同上。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內業。○心。衛。略同。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

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同上。

衛下。略同。人能正靜者。筋脈而骨強。心。衛。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同上。無根而固

者。情也。戒。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

而不自反。必有邪。同上。適身行義。儉約恭讓。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昏泰。唯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藏。

顧愛者可與致道。形勢。圖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立政。全生之說勝。則廉

恥不立。立政。九。敗解。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言。弱。古之隱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

中。臣。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小。稱。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

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

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法。士農工商。四民

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嘍。其事亂。小。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論賢

不鄉舉。則士不及行。八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上。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法明。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九

晏子春秋。可取者曰。為政患善惡之不分。上。差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上。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諫上

下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上。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問上。國有三不

祥。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諫下。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

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聵。上。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上。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

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上。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

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諫而異者。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諫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

得。雜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上。古之能行道者。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

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下。有良鄰。則日見君子。不合經術者

墨子可取者曰。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尚賢上。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

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尚賢中。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愛生也。兼愛中。譬若築

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氏注云。說文。欣。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為義實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

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耕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上。慧者

心辯而不繁說。身修善無主於心者不留。上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大

老子可取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九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二十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三十

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二十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二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二十

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六十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七十天下多忌

諱而民彌貧。五十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七十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七十和大怨必有

餘怨。七十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六十禍莫大於輕敵。六十九章。○黃氏曰。鈔。鈔老子語

今於黃氏已鈔者不錄

列子可取者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天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

不生。上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命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周人未必無獸

心。禽獸未必無人心。帝黃。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殫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

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符說。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同上。○此稱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

不在自賢。上

莊子。可取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漁父。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讓王。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繕性。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庚桑楚。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同上。兵莫憚於志。鎡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同上。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達生。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意刻。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鬢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天道。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大宗師。凡外重者內拙。達生。小夫之知。不離若莛。竿牘敵精。神乎寔淺。列禦寇。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天地。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則陽

商鞅書之可取者曰。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分定。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蓋。國皆有潛

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上同。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

敵矣。弱。今亂國不然。恃吏。吏雖衆同體一也。禁。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愆其末。禹不能以便十人之衆。庸主

安能以御一國之民。法。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嬰。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

事君。君好法也。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也。則臣以言事君。修。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

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錯。國富則淫。淫則有蟲。有蟲則弱。說。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地。故其國刑不可惡。

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上同。兵法。大戰勝。遂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遂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

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戰。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鬪。而

勇於寇戰。上同。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句。取爵祿者多塗人。亡國之所以。蓋

韓非子之可取者曰。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危安。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用。利莫

長於簡。福莫久於安。大。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八。法莫如一。而使民知之。五。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

於信。外儲說。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外儲說。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

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外儲說。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顯。下君盡己之能。中

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八。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亡。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

此謂明劫。三守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意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內備

尹文子之可取者。曰。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

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上大道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

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上同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

羣生所餐挹。聖人措而不言也。下大道

尸子之可取者。曰。貴人者。貴其心也。勸爵列者。德行之舍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

反矣。上同土積成嶽。則梗枻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上同慮之無益於義。而

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為之無益於義。而為之。此行之穢也。忽胸中亂。則擇其邪

欲而去之。處食所以為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上同因

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

廣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貴言教災與凶。禍乃不重。意林義

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文選非有先生論中黃伯曰。余左執行之獲。而右搏雕

虎。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獲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而吾

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後漢書張衡傳

為氏春秋。可取者曰。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商也。重已物也者。所以養性也。

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本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當精神安

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焉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去耳

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欲情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

聖人。與為覺明。上。同。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修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

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通。精。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

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

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上。同。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

行不誠義。動不緣義。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高。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

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愛敬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己。人之情。莫不有重。

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十者。皆出身棄生立立。其意輕重先定也。誠。義。

小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別。類。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察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順。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貴。信。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己府。

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上同。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故威不可無用。而不足專恃。用。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久處。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達鬱。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爲欲。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應同召類。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務本。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察微。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觀世。○呂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說。故可取者最多。古之

儒家多偉人名論。其書雖亡。其姓名雖湮沒。而其言猶有存者。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耳。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番 禹 陳 澧 撰

鄭學

鄭康成戒子書云。念述先聖之元意。此自言其所學。本諸先聖之語。則學記注有云。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孔疏云。鄭恥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禮謂鄭恐他人嚮壁虛造。故又云在方策也。鄭君論學大旨蓋如此。

孔冲遠云。禮是鄭學。月令明堂位雜記疏皆有此語。不知出於孔冲遠抑更有所出。考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釋文序錄漢儒目鄭君外。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惟馬融。注禮記者。惟盧植。鄭君盡注三禮。發揮旁通。遂使三禮之書。合為一家之學。故直斷之曰。禮是鄭學也。

盧子榘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園之徒。後漢其本傳。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且可為朝廷定制也。袁彥伯云。

鄭園造次顛沛。非禮不動。後漢紀卷二十九。○後漢紀之語。皆擬會諸古書。非袁彥伯虛造。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實能履而行之也。孔子告

顏子非禮勿動。顏子請事斯語。鄭君亦非禮不動。故范武子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

六藝論云。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引。此鄭君注經之法。不獨

詩箋為然。周禮序云。二鄭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讀。即表明也。辨。即下己意也。後漢書儒林傳云。鄭園本習小戴禮。後以古

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何平叔論語集解序云。鄭園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附書經籍志云。鄭園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以論語釋文云。鄭校周之本。尚書注雖已佚。焦里堂輯禹貢注而釋之。云。鄭注一本於班氏地理志。開有不合者。必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別據地說等書。明言所以易之之義。注雖殘闕。尚可考而知也。然則鄭君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也。

鄭君師事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左氏春秋。韓詩。然其後注左傳。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虔慎見世說文學門。而不注

公羊箋毛詩。而不箋韓詩。鄭君之學。不以先入者爲主也。公羊傳二十四年。徐疏引。發墨守而論之。云。鄭氏雜用三家。則非也。鄭君宗左傳。而兼用公羊。蓋梁亦如宗毛詩。而兼用齊魯。韓耳。豈得謂之雜用乎。徐氏實未知鄭氏家法也。蓋鄭氏家法。知之者鮮矣。

鄭君之讀辨二鄭也。其說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願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

奄然如合符復析。疑當年析符復合。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摺祕

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辨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

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周禮豐嘗論之曰。自非聖人。孰無參錯。前儒參錯。賴後儒有以辨之。辨其未明者。

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貴也。然辨其參錯。不可沒其多善。後儒不知此義。讀古人書。辨其參

錯。而其多善。則置之不論。既失博學知原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此學者之大病也。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

科周

禮序所謂如人宗廟。但見禮樂器。謂何邵公羊序。則如觀武庫。但觀矛戟矣。鄭學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

周禮注。與先鄭不同者。則云。園謂尙書大傳注。以大傳爲非者。則云。園或疑焉。駁五經異義。每條云。園之聞也。蓋說經不可不辨是非。曲禮毋雷同。注云。人之言當各由。然辨先儒之說。其辭氣當謙恭。不可囂爭求勝也。其箴膏盲。發墨守。起廢疾。則不然。有云鄉曲之學。深可忿疾者。此以何邵公三書。有害於經學風氣。不得不忿疾。又何之年輩。不在鄭之前。不妨正言相非也。

雜記下。上大夫之虞也。少卒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注云。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孔疏云。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禮案鄭破先儒。而不引其說以破之。此亦尊先儒之法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孔疏云。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此尊其師之法也。

詩譜序云。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此鄭君著書之法也。蓋後人所賴有古人之書者。於力則鮮。於思則寡也。若穿鑿以爲深。詭祕以爲奇。鋪張以爲博。徒眩學者之耳目。則非君子所樂矣。三國志。高貴鄉公紀。圍于後云。鄭說合衆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此知鄭君之意者也。

鄭志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詩蟲斯。孔疏引。此諸經鄭注之所以簡約也。其顯而易見者。少牢饋食。禮經。

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此據張氏刻嚴州本卷後字數。

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

五百二十三字。此據張氏刻嚴州本卷後字數。注之字數。少於經之字數。後儒注經者能如是乎。朱子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

過數倍。非先賢談經之體。范蔚宗云。園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此通人不知為誰。所謂繁者。則殊不通也。蔚宗又云。經有數

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園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

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然則蔚宗固知鄭之不繁也。

鄭君注經甚慎。如周禮。大宰乃施灋於官府。設其攷。注云。攷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帥也。司

空亡。未聞其考。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

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

又大朝親會同贊玉幣。注云。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賈疏云。無正文。故言云也。又小宰

祭祀之聯事。注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賈疏云。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觀此。則知鄭注必據經之正文。無正

文。則曰未聞。不敢臆說也。或言云者。蓋前人有此說也。或言與者。以己意揣度也。皆與有正文者不同。故未敢自

以為必然也。膳夫羞用百二十品。注云。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開。案此未得盡開。亦必明言之。其篤實如此。獻人掌以時獻為梁。注云。月令季冬。命漁師。梁。賈疏云。案月令季冬云。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雖以此經有梁字。故於月令以義取之。非是月令正文。禮案此雖無正文。而可知其必如此。則又有以義取之之法。拘泥也。

鄭注周禮。竝存故書今書。注儀禮。竝存古文今文。此後來校書之法也。劉向校書。則如國朝四庫書錄。非但校字而已。熹平石經。則校字論語。而在於蕭牆之內也。其旁注云。盡毛包。儀禮。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此士冠禮賈疏語。此於己意所不從。亦不沒之。周禮之竝存故書今書。亦是此意。段懋堂周禮漢讀考云。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此二語。真知鄭學者也。

孔巽軒云。釋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戴氏遺澤案生質之訓者。中庸。天命之謂性。注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教木之箋者。角弓詩。毋教採芣木。箋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也。此二條。說心性最精。巽軒獨能識之。禮記。緇衣。注云。初時學其近者小者。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此又可與巽軒所論。反證而明也。禮運。故天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的也。注云。此言聚氣性之效也。此鄭君言性。兼言氣。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遺書卷六。鄭君兼氣性之說。可無不備之譏矣。

王西莊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卽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澄謂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卽漢儒意趣者。近時經學家。推尊康成。其識得康成深處。如王西莊者。亦不多也。

華陽國志云。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先帝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

語赦也。卷七○三國志蜀後主傳注亦引此澧謂鄭君啓告昭烈治亂之道。其語惜乎不傳。然諸經鄭注。言治亂之道亦備矣。禮采入漢

儒通義者數十條此不贅述啓告昭烈之語。必有在其內者矣。

鄭君戒子書。自言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奧。禮案六藝。則曰博稽。傳記。則曰粗覽。祕緯。則曰時視。

三者輕重判然。其注經有取緯書者。取其可信者耳。生民詩。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疏云。春秋命圖序云。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為

其後世子孫之妃也。張融云。若使稷是堯兄弟。堯有賢弟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鄭君取緯說精確者如此。

後儒多譏鄭君信緯。如梁許云。鄭園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梁書本傳孔沖遠亦云。鄭園篤信

識緯。舜典疏王伯厚亦云。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困學紀聞卷四皆謬說也。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劉昭注云。鄭園

注月令。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為太尉。東哲以此追難園焉。臣昭曰。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

其實哉。此是不發譏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誦。未探碩意。澧謂如許懋。孔沖遠。王伯厚。劉昭所謂未

探碩意者也。

鄭君注經。不信緯說者多矣。後儒疏陋未考耳。如良耜詩。有楛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鄭箋。不據禮緯稽命

徵宗廟社稷角握之說。以易毛傳。月令。反舌無聲。注云。反舌。百舌鳥。不從通卦驗蝦蟇無聲之說。二條皆見孔疏何嘗專

信緯書乎。

鄭君。先通三統歷。九章算術。迺西人關。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鄭君善算。迺召見於樓上。漢獻帝建安元年。鄭君受劉洪乾象圖法。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漢獻帝云云見晉書律志鄭君早年善算。至建安元年。年七十矣。猶爲此窮幽極微之學。故疇人傳論之云。如箋毛詩。据九章粟米之率。注易緯。用乾象斗分之數。蓋其學有本。東京諸儒皆不逮也。又云。然則治經之士。固不可不知數學。禮謂國朝治經者。閻百詩。江慎修。錢辛楣。戴東原。皆知數學。其後知數學者尤多。庶乎不愧鄭氏家法也。

鄭君注禮。又注律。禮所以爲教也。律所以爲戒也。注律。卽注禮之意也。晉書刑法志云。秦漢舊律。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園。諸儒章句。十有餘家。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天子者魏明帝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文。帝爲晉王。惠前代律令本注煩雜。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律律。蓋前此尊鄭學。至是。則王肅論禮。賈充定律。司馬氏之私人競出。而張其喙矣。

陶謙與諸豪桀。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記於朱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燾。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園等。

敢言之。車騎將軍河南尹冀府云云。後漢書朱雋傳漢獻帝時。三公八座。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雖后父。不可令后

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又子尊不加於父母。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拜如

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禮案此蓋三公八座訪聞鄭君之語鄭園議曰。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體。若后適離宮。及歸園

父母從子禮。通典卷六十七鄭君為處士。而諸豪桀討賊。則引以為重。三公八座議禮。則問以取決。千古處士所未有也。

王粲云。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之闕。鄭氏遺簡。經籍嗚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

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見新唐書元行沖傳釋疑鄭注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

下。稍用其姓氏。蔣濟難之云。夫蚘龍神於獮。獮自祭其先。不祭蚘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豹。豹自祭其先。不祭驥虎

也。如園之說。有虞已上。豺獮之不若耶。三國志蔣濟傳注然則鄭君之學。漢末及魏時。有未折服者。王粲始雖嗟怪。後亦

頗折服。若蔣濟所難。則謬妄極矣。有虞氏豈無四親廟以祭其先耶。何憤憤至此。

鄭君有自序。見孝經。唐園宗序。并注。邢疏。然所引寥寥數語。又已見後漢書本傳。洪筠軒經集林。有鄭園別傳

一卷。皆采之諸類書。其一條云。北海有鄭園講堂。見初學記。卷二十四。其餘亦多本傳所有也。

集聖賢羣輔錄。載二十四賢狀。大司農北海鄭園。字康成。狀云。園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

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澁案二十四賢狀。惟鄭君狀之語。最隆重。如苟爽狀。則但云。

究極篇籍而已。凡此諸狀。雖云甄表所作。然皆據舊行狀為之。如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狀云。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然則非甄表所作可知也。

袁翻云。鄭園。訓詁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

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魏書本傳徐爰云。鄭園。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聖人復

出。不易其言矣。宋書天文志一。案此論機衡。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襄成並軌。故老以為前脩。受生

出。不易其言矣。宋書天文志一。案此論機衡。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襄成並軌。故老以為前脩。受生

未之敢舉。

南齊書劉瓛陸澄傳論

禮案南北朝諸儒推尊鄭學者多。此數條則最尊者也。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云。雖稱積學。始若生知。此亦推尊之極。然非妄語也。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

盡。大無不備。

此亦史碑語。

非生知而能之乎。

後漢書載戒子益思。言云不爲父母羣弟所害。史承節碑無不字。山左金石志云。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蓋爲父母羣弟所害。此儒者之言也。

范書妄加不字。禮案史承節所見范書。蓋無不字也。碑云禮堂寫定傳與後人。范書定傳二字。作傳定亦當以碑爲是。

宋林希書。鄭園傳云。聖人之教。尤備於禮。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

收拾缺綴。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

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

制。更爲章明。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

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園猶有所不敢盡。況無園哉。當漢

之末。姦雄競起。園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王使黃巾望園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

尙敢輒訕園哉。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人尊鄭君。如林希者不多見。此文有功於鄭學。故呂伯恭選入文鑑也。

顧亭林述古詩云。六經之所傳。訓詁爲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

蹟靡不舉。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國朝人尊鄭君。自亭林始也。

明嘉靖中。罷鄭君從祀孔廟。國初朱竹垞著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其後復從祀。

東塾讀書記 卷十五 鄭學

一〇

世宗憲皇帝諭云。鄭康成。醇粹深通。見會典卷三。百五十三。自是以來。儒者尊崇鄭學。朝廷風教爲之也。李文貞榕村語錄云。東漢人物

矯立名節。衣冠言動。都少破敗。便道是吾儒盡頭。鄭康成輩。博聞強記。著書立說。縫掖尊尙。以爲是吾儒高流。所以自漢至唐。一貫之義。何曾明白。卷四。此猶治卑視鄭君之意。自雍正乾隆以後。譏鄭君者。雖尙有之。然甚少矣。

姚姬傳云。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經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

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儀

堂趙雲崧云。北朝治經者。多專門名家。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

績學爲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於其中取之。雖經劉石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故北朝經學。較南朝

稍盛。廿二史劄記卷十五。禮謂爲漢學者。尊鄭君或有私見。趙姚二君。非漢學之派。而其言如此。是公論矣。

孝經正義。序云。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經。無不撮引。此劉知幾語。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會唐要卷七十七。禮案不獨魏晉爲然。南

北朝議禮者。尤多引鄭說。見諸史及通典者。不可勝舉也。蓋自漢季而後。篡殺相仍。攻戰日作。夷狄亂中國。佛老

蝕聖教。然而經學不衰。議禮尤重。其源皆出於鄭學。卽江左頗遵王肅。然王肅亦因讀鄭君書。乃起而角勝耳。然

則自魏晉至隋。數百年斯文未喪者。賴有鄭君也。

鄭小同。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閒之名。三國志。高貴鄉公。紀注引華歆表。鄭君有此賢孫。而爲司

馬昭鳩死。同上注引。魏氏春秋。哀哉。

經義考。承師類載鄭康成弟子。王基。崔國。國淵。任嘏。趙商。張逸。冷剛。田瓊。吳橫。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清。此皆培

表揚鄭學之意。竹垞所考有郡慮今削去慮承望曹操風旨枉狀奏殺孔文學乃鄭門之敗類者其未載者汜闕屢見鄭志當補。又三國志程秉傳云。逮

事鄭園與劉熙考論大義。國傳云結公孫方等就鄭園受學孝經唐園宗序並注邢疏云宋均詩譜序云我先

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園之傳業弟子。竹垞皆未考及也。張逸與鄭君同縣鄭君妻以女弟逸官至尚書左丞見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鄭園別傳

經義考。又載治鄭氏易者許慈。禮案三國志許傳慈云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非止治易

也。程秉逮事鄭君與劉熙考論大義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則劉熙似是鄭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學於鄭

君也。三國志薛綜傳云從劉熙學則綜與慈皆鄭君再傳弟子矣。又姜維傳云好鄭氏學然不言其何所師受。卻

正論維樂學不倦清素節約一時儀表維天水人與北海相去甚遠而好鄭學鄭學所及者遠矣。又孫乾傳云先主領徐州辟為

從事注宋鄭園傳云薦乾於州乾被辟命園所舉也案乾北海人又為鄭君所知不知其嘗受學否

孫叔然授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三國志王肅傳鄭

君卒於建安五年叔然不及授學蓋其年尚幼後二十年而魏篡漢叔然猶中年耳而遂不仕魏其高風峻節可

想也。通典卷九十九載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史服誰當輕重孫叔然曰雖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纊引既葬除之孫叔然議禮禮惟見此條或尚有之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終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三國

番禺陳澧撰

王肅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短鄭康成其僞作孔子家語自爲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劉知幾云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劉知幾孝經注語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又見唐會要卷七十七孝經序正義采其語而深其溲其禮案魏之典制多因於漢鄭君注禮亦多用漢制王肅幼爲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媒氏疏其後乃欲奪而易之實欲并奪漢魏典制而易之使經義朝章皆出於己也小失皆發鄭短可見其不遺餘力矣肅爲魏世臣而黨於司馬氏以傾魏祚身死之後其外孫司馬炎篡魏事事尊王景侯竟遂其奪而易之之願矣

郊特牲孔疏引聖論云鄭園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圓丘之祀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丘非也禮案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然卽周之禘嚳乃因於殷禮非始於周公惟郊祀后稷始於周公耳此不可以難鄭也祭法之禘鄭以爲圓丘之祭王以爲太廟之祭千古聚訟莫能決然巧借孝經之一語而頓忘祭法之兩言則弄巧而反拙矣舊唐書禮儀志載黎幹議狀云孔子說孝經稱周公大孝何不曾禘祀嚳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黎幹勸襲王肅語也

王肅以郊與圓丘是一。郊卽圓丘。圓丘卽郊。祭法疏。郊特牲疏。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肅以爲周之郊

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

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郊特牲疏。禮案圓丘之祭。周禮明言冬日至。而郊特牲言郊用辛。若合而

爲一。則冬至豈必辛日。辛日豈必冬至。故肅解日至爲建子之月。然所解仍未能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

以至。此二句。以下句伸說上句也。如肅說。則郊祭之用辛日。周之建子月郊祭日以至。兩句不相連屬。不成文義。

且謂言始者。對建寅月爲始。然則言周者。對何國而言周乎。如謂郊與圓丘是一。則當解云。郊之所以用辛日者。周之始郊。值辛日冬至。故其後皆以辛日郊也。或冬

至辛日。或冬至前後辛日也。言周之始郊者。對殷而言也。

郊特牲疏云。證聖論。以天體無二。郊卽圓丘。圓丘卽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祭法疏。引王肅難鄭云。天

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帝。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禮

案六天二字。文義不通。然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肅謂五帝不得稱上天。誠是也。然鄭未嘗稱五行之帝爲

上天也。且季康子之問。孔子之答。皆稱爲五帝。未嘗稱爲五佐也。上天既謂之帝。五行之神亦謂之帝。是帝有六

也。此與六天何異。欲難鄭。而適足以申鄭矣。郊特牲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五人帝

之屬。此又與天佐之說自相岐異矣。詳考宋書禮志云。晉泰始二年。羣臣又議五帝卽天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太康十年。乃

更昭曰。孝經郊祀后儀。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配天旅上帝。又曰禮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禮案王肅言。

五帝不得稱上天。而一之羣臣。乃云五帝即天。皆同稱昊天上帝。則名爲用玉肅議而實作之矣。太康十年之詔。因韓揚上書及掌議改。而如舊當時天子尊用其外祖之說。而其臣能諍之。亦難得也。○舊唐書禮儀志載許敬宗奏議云。天尚無二。穆得有六。此亦勸襲王肅語也。許敬宗。大奸大惡。而尚公然說經議禮。此千古經學之羞矣。

祭法疏引肅難鄭云。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禮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

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叫光紀。此所引五經通義

不知何人所作。然章懷不引鄭說。而引此。則必在鄭之前也。後漢書曹爽傳云。作通義十二篇。不知章懷所引。即曹爽書否。通義卷八十三。凶禮引五經通義一條。在

漢石渠議之後。白虎通之前。然則五經通義在班固之前也。隋書經籍志有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鄭君以前。五

經通義不注何人撰。舊唐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劉向撰。則不知其何所本也。朱竹垞齋中讀書詩云。真儒起北

經通義已有之。故鄭君以此注經。猶云。經所謂五帝。若漢所謂靈威仰之屬耳。海卓哉鄭司農至於五帝名。亦惟

紀典從。靈威仰之屬。號名蹟奇。故後儒疑之。王蘭泉金石萃編。禮器碑跋云。靈威仰五名。與爾雅所載青陽。朱明。白藏。閼。英何異。此亦可以釋其疑矣。

祭法疏。又引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

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禮案玉藻疏引異義。明堂制云。講學大夫

闔于登。說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據此則太微之精。其說出於

鄭君之前矣。祭法疏引馬昭申鄭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

又引張融評云。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然則郊祀感生帝。亦漢制。鄭君據以注經耳。

鄭君以五帝爲天帝。乃漢制也。以圜丘與郊爲二。則漢初之制也。王肅以圜丘與郊爲一。漢成帝時之制也。以五

帝爲五人帝。王莽奏定之制也。又以爲天佐。則謬忌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云。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唯雍四時上帝。爲尊沛公。立爲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漢志同。郊祀志同。此五帝皆上帝也。天帝也。祠於雍者也。又云。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此祭五帝於雍。謂之郊也。又云。毫人謬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此以五帝爲太一之佐也。又云。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此太一祠壇在甘泉者也。漢舊儀云。漢法三歲一祭天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又云。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以來。所祭天之圓丘也。此據藝文類聚卷三十八。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七略同。惟成帝作武帝。此以甘泉太一祠壇爲圓丘。與雍五時謂之郊者。各異也。封禪書又云。天子既已封太山。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此祠高帝於太山明堂。以配六天帝也。漢書郊祀志云。成帝時。匡衡。張譚。奏宜於長安定南北郊。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畢陳。而罷雍五時。及甘泉泰時。此合祀太一。及五天帝於長安。而不分郊與圓丘也。又云。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中央疑脫帝。黃靈后土。時於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圜冥。時於北郊兆。奏可。此太皞炎帝之等。乃五人帝。非天帝。又分在長安四郊。及未地。王莽爲之也。續漢書祭祀志云。光武建武二年。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

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

帝配食。位在中壇上。此雖云采元始故事。然所祭乃五天帝。又不在四郊。與王莽所奏異也。又云。明帝永平二年。

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配。東觀漢記同。此以光武配五天帝於明堂也。總而考之。漢制郊見五時。而鄭說郊祭一帝。法祭

注。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光武之園壇外。亦爲五帝位。而鄭說園丘。惟祭昊天。祭法注云。禘謂祭

太一五帝。而鄭說明堂。惟祭五帝。祭法注。鄭君固多以漢制解經。而亦不盡泥於漢制也。王肅以郊丘是一。雖與匡

衡張譚所奏同。而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則已爲此說之濫觴矣。其以五帝爲五人帝。既與王莽同。復改用謬忘太

一佐之說。謂之天佐。而又不明言出於謬忘。然史記漢書具在。豈能掩人耳目哉。鄭王之說出於漢制者。昔人未

有出於王莽者矣。

鄭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祭法疏。王肅必有難鄭之語。今不得而見。肅之自爲說。則見祭法。疏云。

聖證論。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尙書亦同之。晉書。禮志云。尙書六宗。諸儒互說不

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禮案肅作聖證論。以爲四時寒暑之等

而對。魏明帝又以爲易六子。亦自相岐異也。易六子。其數猶巧合。祭法所言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

祭四方。凡七事。乃除去祭四方。而爲六。尤不能巧合矣。尙書僖孔傳。與肅說同。故近儒疑爲肅所作也。續漢書。祭

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旁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易六子者。爲

非是。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據此則易六子之祀。漢安帝時已廢。晉志云。不廢者。蓋廢而復立耳。

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云。自漢諸儒。論句龍。卽是社主。或云是配。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統答義曰。禮運曰。命降於社之謂穀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相此之類。元尙不道配食者也。又云。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禮案仲長者。謂社爲土神。既有典據。而猶云。未知孰是。以說經議禮。不可不慎重也。如王肅者。正坐不知此義耳。

晉書。宋書禮志云。晉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地。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王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別論。蓋聖證論也。人間者。時民間也。唐人譚民字改之。

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徵鄭氏學。傅咸重表以爲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晉書禮志。又載摯虞奏。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禮案此亦肅說之自相歧異。故爲傅咸摯虞所駁也。傅咸表又云。太社不立於京師。當安所立。尤無可置辯矣。

王制。天子七廟。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孔疏云。王肅以爲謂高祖之父。

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馬昭難王義云。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書。漢章句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禮案鄭志云。爲記注時。就盧君。故鄭說七廟。與盧同。且兩漢數十人之說。皆然。肅乃欲盡奪而易之乎。疏又引聖證論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并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謂天子有文武二祧。諸侯無之。此卽降殺矣。何復求降殺乎。且諸侯五廟。惟魯用王禮。有魯公武公二廟。以象文武二祧。而爲七廟。則周天子七廟。亦并文武二祧數之明矣。若如肅說。始祖與高祖之父之祖及親廟四爲七。又有文武二廟。不遷。而爲九。則是天子九。諸侯五。降殺以四。非降殺以兩矣。近儒之說。最善者。金輔之禮箋云。王制。祭法。所記不同。王制所云。周人之典祀也。祭法所云。周初建設之制也。此說本於周禮守祧。賈疏剖析。最而簡明。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乃周昭王以前之制。其時文武王在四親廟。迭遷。其在二祧者。亦迭遷。至穆王共王時。文武在二祧。則永不遷。此後則高祖之父之祖。遷主於文武二祧矣。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文武宜百世不遷。故特立二祧廟。以待文武在此二廟時。永不遷也。王制所云。七廟。通前後言之也。通典卷四十九。引鄭康成。禮記志云。太王王季

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遷主也。此鄭說最詳明無疑義矣。○隋書禮儀志云。許善心。褚亮等。議。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禮案。此謂鄭論周代時也。其謂子雍。總貫皇王。不知皇王指何代。其廟制異於周代者。何由而知之也。

檀弓。疏云。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禮案再期之喪三年者。謂再期而大祥耳。此後尙有禫服也。如肅說。則無禫服而後可矣。有禫服。雖出入四年。然仍未滿三年也。宋書武帝紀云。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禫。二十五月儀。依鄭園。二十七月而後除。又王淮之傳云。安曰。鄭園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二十五月而除。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園議。今大宋開泰。愚謂宜以園義爲制。朝野一禮。從之。禮志同。○王肅難鄭之說甚多。禮今但考其大者。小失則不發其短也。凡鄭復多矛盾也。夫前儒之說有誤。後儒固當駁正。即朝廷典制有誤。亦當論駁肅之病在有意奪易。此其心術不端。雖有學問。徒足以濟其奸耳。○姚姬傳。復鄭堂記云。鄭君。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迨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爲作古。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禮謂近儒講漢學者。皆尊鄭君。而惡王肅。容或有一偏之見。姚氏非講漢學者。而其言亦如此。是公論矣。

王肅雖好與鄭立異。然亦有用鄭說者。通典載魏明帝崩。尙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園孫之子云何。王肅曰。苟爽得園說。晉云。天子諸侯事會祖以上。皆稱曾孫。卷七十九此肅之從鄭說者。不多見也。

虞翻。奏上易注云。諸家不離流俗。苟謂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謂。鄭園。宋忠。皆未得其門。此欲推倒一世豪傑矣。又云。臣郡吏陳桃。夢道士以易三爻。飲臣。豈臣年命。應當知經。此尤怪妄可笑。說夢已妄。况說他人之夢。且以入奏。疏乎。又奏。鄭園解尙書遺失事云。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復訓爲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浴衣成事。洮字虛更作灑。以從其非。又古大篆。𠄎字。讀當爲柳。而以爲昧。分𠄎三苗。𠄎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

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澧案江良庭。尙書集注音疏。謂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尙書後案。謂翻言無可一信。惟段懋堂尙書撰異。最爲持平。謂其時鄭注尙書。家習戶曉。豈能鑿空相譏。惟仲翔考究未精耳。壁中書柳谷。必是卯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爲味。鄭注。周禮縫人。引伏書柳穀。其注古文尙書。則不欲牽合伏書也。韓非曰。昔公爲公。以背訓八。故鄭君注尙書云。北猶別也。仲翔不知鄭注是古義。輒欲改堯典北字爲兆字。爲譏鄭非也。同瑁。改作月瑁。則三宿三祭三詔者。果何物乎。如其說。則瑁字已足。曰爲贅也。大保以異曰乘璋。以醉天子之瑁。乃有異者乎。其性謬甚矣。江氏云。若以同爲目。謂爲古瑁字。則奉月瑁。受月瑁。及何語乎。王受同以祭太保。以異同辨。則同非酒器。而何。王氏云。瑁豈可酌酒。屢相授受。何爲乎。翻真妄人矣。以上三事。段氏皆斷爲虞氏之誤。惟虞氏所述鄭注。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段氏云爲濯之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洮衆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解爲澣衣。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此段氏謂鄭注字義是而事或乖。絕不同護。是虞駿鄭四事。其一是鄭誤。其三是虞誤也。王西莊云。鄭注但云洮濯無澣衣之語。則濯謂濯手。洮類。謂濯手類而甚通矣。鄭說四事皆不誤矣。孫淵如云。王病困恐有不潔。又不便更衣。澣濯其汚。方被冕服。此則不可通也。不更衣。則衣在身。豈能澣濯乎。且即使鄭所說四事。盡誤。亦皆小失。無關大義。安得云誤莫大焉。况一經之注。誤者只四條。正可見其精善耳。虞又奏云。元所注五經。達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此百六十七事。不知若何。即使鄭盡誤。亦非虞之恥也。何必囂爭如此。江良庭云。虞翻小人也。忌鄭君之名而詆之耳。謂爲小人。未免已甚。謂忌鄭君之名而詆之。則定論矣。

翻王期功曹。期被孫策敗。浮海。翻追隨營。營及歸。復爲孫策功曹。太無氣節。蓋翻有老母。如不從策。恐有殺身之禍。不能奉母耳。

與鄭立異者。魏有王肅。吳有虞翻。蜀亦有李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園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康成。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總由鄭君名重。故三國各有人欲奪而易之也。譔徧注七經。則其學甚博。其書不傳。亦可惜也。

漢昭烈。署周羣爲儒林校尉。來敏爲典學校尉。尹默爲勸學從事。許慈。胡潛。並爲博士。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來敏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慈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蜀人治經者頗不少。惜其書湮沒。不如魏吳諸儒烜赫。有名於後世也。有名於後世者。惟譔周則蜀之羞矣。

魏齊王芳時。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晏。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錢辛楣。何晏論云。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此豈徒尙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計之者乎。若夫勸曹爽。繙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范甯。奈何不攷其本末。而輒以膏粱傲誕。利口覆邦。詆之陳承祚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故傳記不無誣辭也。禮謂平叔之受誣。得錢氏之論而一

雪矣。吾友鄒特夫亦云。何晏之奏皆論語之精義也。陳承祚不敢爲平叔作傳。故載此疏於本紀并載孔又之奏。其實非本紀所宜有。蓋欲特傳此疏耳。承祚固有深意也。

何晏請管輅爲卦。輅既稱引鑿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管輅傳。世說。注。引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平叔能受善言。悟危機。而不能自脫。良可哀也。豈可苛論乎。

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鍾會傳。注。引王弼傳。程明道。定性書云。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與輔嗣之說。頗相似。

世說云。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文學。門。輔嗣談老聖。而以聖人加於老莊之上。然其所言聖人體無。則仍是老莊之學也。猶後儒談禪學。而以聖人加於佛之上。然其所言聖學。則仍是禪學也。世說。文學。門。注。引王弼別傳云。以所長笑人。澧謂虞仲翔注易。而徧詆荀諧。馬融。鄭康成。宋忠。亦以所長笑人也。此

輕薄風氣。學者宜戒之。

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東漢學問風俗之美。至魏時變壞如此。

魚魏鄂略。以董遇賈洪邯鄲。圖薛夏。魏禧蘇林樂詳七人爲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廢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王肅漢末。經學極盛。曾幾何時。乃至於此。魏明帝太和四年。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然則荒廢已久矣。學業沈隕甚易。吾輩可不守志彌敦乎。魏略又云。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同。澧謂遇之學。可謂善學矣。遇之教。可謂善教矣。而諸生少從遇學。可見能受教之難。其人也。亦由於魏世之學之衰也。

高貴鄉公。講尚書畢。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物各有差。又晏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顛等。講述禮典。遂論夏少康。羣臣咸悅服。又幸太學。講易。尚書。禮記。又詔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其被弑時。年甫

二十耳。使其享國長久。經學必大興矣。所謂玩習古義者。蓋不喜王肅之學。觀其幸太學。講尚書。駁王肅之說。可知其意矣。

孫休詔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左將軍張布。恐入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王務學業。不相妨也。休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此事甚可惜。讀史至此。不禁爲之感歎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番禺陳澧撰

朱子書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興德應仲書亦云參以釋文正其音讀。論語要義目錄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答余正父書云。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卻覺不甚費力也。語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卷一百一十五。又云。今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卷五十七。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識不讀注疏者。如此。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語類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卷七十二。又云。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訓詁則當依古注。卷七。答黃直卿書云。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今人多是躡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李公晦書云。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答王晉輔書云。禮書縮訓爲直者非一。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朱子重訓詁之學。如此。其答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當時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朱子從學於李延平。乃早年事。其時已好章句訓詁之學矣。

語類云。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卻壞了道理。卷五。禮案薛良齋與朱編修書云。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此稱朱編修者。朱子嘗除樞密院編修也。朱子所云今人者。蓋卽良齋也。朱子注大學中庸名曰章句。用漢儒名目。以曉當時之。以爲陋者也。讀朱子書者。當知之。講漢學者。亦當知之。

學校貢舉私議云。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語類云。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會理會得。卷一百一十一策問云。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氏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記解經云。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疏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卽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答張敬夫書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

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卷一百三十七。自晉以來。解經者。卻改變得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卷六。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卻好看。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卷十。程先生解經。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卷十九。南軒曰。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經解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問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己一片道理。經意卻蹉過了。卷一百三

語類云。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授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卷十四

語孟集義序初名精義後改名集義。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答張敬夫書云。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爲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卻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又與林擇之書云。欽夫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

朱子深明漢儒之學。故不喜南軒刻核之論也。

朱子議宋國宗當爲孝宗承重。而無證驗。後檢得儀禮喪服疏。引鄭志之說。乃自書奏稿。後云。學之不講。其害如此。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又答黃商伯云。儀禮喪服疏云云。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又答李季章書云。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朱子生平於此事。最折服鄭君。其後編儀禮。以鄭注補經。蓋由於此也。語類云。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康成也。可謂大儒。卷八十七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個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卷八十四○禮案後漢書盧植傳上封事云。修禮者。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卷八十七瑟兮憚兮者。恂慄也。恂字。鄭氏讀爲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卷十七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同。卻是古注是。卷六十四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卷六十四○禮案此條記者稍誤。中庸雖有其位一節。鄭義等語。卻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卷五答呂伯恭書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說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後學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李繼善問檀弓般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般。

程張二先生以爲循三年而耐。士虞禮。鄭氏注所說。於經未有所見。不知如何。朱子答書云。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鄭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爲不足信也。又郭子從問耐答書亦當如鄭說。何用恐考之不說。郭子從問諒闡。鄭氏以爲凶。豈合禮制。答書云。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廡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欠仔細也。余正甫問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子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答書云。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禮案如此之類。皆於鄭注推服尊信甚至。至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此取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文。而未節去若夫二字。鄭注誤以夫爲丈夫。夫子但云。他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語類卷八十七而不爲詆斥之語。其尊鄭也至矣。又云王肅議禮。必反鄭匠。上同。蓋亦不喜肅之詆鄭也。又云鄭元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據得好處。語類八十三此愈可見朱子非偏於尊鄭者。若王肅有好處。朱子固不沒之也。

答呂伯恭書云。中庸。仁者人也。古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又云。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禮案鄭康成。以相人偶解仁字。而朱子以爲有意思。漢學。宋學。兩家。皆可無疑矣。阮文達公。以相人偶解仁字。尚存疑之者。未知朱子之說故也。

鄉黨。侃侃如也。聞聞如也。集注云。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諍也。語類云。問先生解侃侃聞聞四字。不爲中正。曰。說文。以侃爲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蓋孟子自怨自艾。集注云。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正色。聞聞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卷三十八。孟子自怨自艾。集注云。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

意語類云。問習。鳥數飛也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卷二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卷四說文。屑字云。動作切切也。

不屑去。只是不汲汲於是。卷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隨。隨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卷七往近王

鼻。近音既。說文作迺。誤寫作近。卷八頃因看筆談辨某人。誤以屏爲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

中所辨未審。卷一百一十八記永嘉儀禮。誤字云。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乃戊己之己。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圜自變改。

蓋本說文改字。從己。從支。爲己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諸本或寫己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

其誤也。朱子說經。考據說文如此。語類云。字說自不須辯。只看說文。便見王字無意思。卷一又答呂伯恭書云。向

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又云。說文此亦無好本。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朱子汲汲於刊

說文如此。爲朱子之學者。宜知之。爲說文之學者。宜知之。語類云。玉篇。偏傍多誤收者。如者考老。是也。卷一百四

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卷六十一。朱子不獨考據說文。其於玉篇。廣韻。亦皆推究也。○玉海。後附刻

急就章末云。越本。朱文公刊於浙東。戴帥初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云。家有急就篇一卷。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

校。亦可見朱子好校刊字書也。答楊元範書云。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辭說

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論語。或問云。或問十章之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章曰。此章諸說多誤。蓋由音讀之學不

明。澁案朱子四書音。以陸氏釋文。以孫宣公孟子音義爲本。而亦多不同。禮別有考。文集有歐陽希遜問論語孟

子。比字。舊音。毗志反。集注。皆作必二反。朱子答書云。記得比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朱子於音讀之學。考據詳博如此。又有與程可久書云。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與黃商伯書云。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備。亦嘗傳得。而爲人借失之。敢煩爲借抄一本。朱子講求反切之學。又如此。文集中考禮之文。如禘祫議答。社壇說。明堂說。殿屋。厦屋說。深衣制度辨。君臣服議跪坐拜說。周禮太祝九擯辨。儀禮釋宮。李如圭所作。而入朱子文集。林月亭學正。以爲朱子所商榷而論定者。見學海堂初集答問。儀禮釋宮。何人爲精確。皆博考詳辯。其長篇至數千言。又有記鄉射疑誤一篇。尤考覈精細。朱子深於禮學。於此可見。

琴律說。答吳元士書。皆研究聲律。語類云。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卷九又云。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分明。同答張仁叔書云。所論律呂。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卻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卻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答蔡季通書云。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又云。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絃。而遽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語類云。李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答廖子晦書云。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尙未曉用律次第。此間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朱子講求樂律如此。其以唐時鹿鳴關雉十二

詩譜編入儀禮經傳通解。及與朱魯叔書。求南海廟唐朝樂譜。澧著聲律通考。已采錄而論之矣。其云。禮記疏說。還相爲宮處分明。及作圖子之法。尤爲初學講求聲律之階梯也。作圖子之法。內外大小兩層。皆圓。圍邊皆勻。分十二位。外層左旋。寫十二律。內層亦左旋。寫五

聲二變。宮與商。商與角。角與變徵。徵與羽。羽與變宮。其間皆空一位。無字。變徵在徵之右。變宮在宮之右。其間不空也。

語類云。通典好一般書。卷八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同樂律。通典亦略備。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着。卷九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同朱子之重通典。如此。爲朱學者。不可不看通典也。

文集有壺說一篇。算禮記投壺之壺之周徑甚詳。可見朱子知算學。語類云。算法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卷十答曾無疑書云。圖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答李敬子書云。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然國家之說。亦須攷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答蔡季通書云。近燒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佳。然亦初學之階梯也。答蔡伯諤書云。步天歌。聞有定本。今就借教畢。卽納還也。朱子講求圖算之學。如此。語類又云。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卷八此則今日西洋人地動之說。朱子亦見及矣。

答季季章書云。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爲尋訪。刻得一枚見寄。又答書云。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語類云。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

者見之。云全不是。卷七十九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

邊一支去爲隴。本注云。他本云。那邊一支去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同

朱子之講求地理。又如此。所謂理會如今地理。及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者。尤地理之要

言也。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然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山焉也。○說文。三禮圖算地理之類。皆近儒口口口口。而朱子已提倡之。故今詳述其說也。

答謝成之書云。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其與玩意於空言。以

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答余彝孫書云。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做工夫。不可只如此

草草略說一二。但恐日力未逮及此。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爲佳耳。答孫季和書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

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外。向來偶自好之。語類云。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

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何如耳。卷七禮樂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

合用時。便將來使。如今禮樂法度。都一齊亂散。不可稽考。若著心費力在上面。少間弄得都困了。卷一百一十爲學須

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以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

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

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卷十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其持論不偏。如此

蓋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先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於其近者也。朱子時爲考證之學

甚難。今時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於見成物事矣。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於困矣。至專意於其近者。則尤爲切要之學。而近年來爲考證之學者多。專意於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

黃勉齋爲朱子行狀云。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李果齋□□亦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宋史取此數語入朱子傳。朱子弟子所述朱子之爲學如此。然此其大略耳。今采朱子書以證明之。

窮理之說。朱子著於大學補傳。又作或問數千言。以明之。所引程子語十六條。以明所謂竊取程子之意。其一條云。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一條云。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又一條云。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一條云。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朱子又伸其說云。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所謂理也。朱子之言理切實。如此。又云。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言窮理之方。如此。又云。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

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設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又云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此又可見當時有以窮理爲淺近支離。而厭其煩者。朱子不得不辨之也。

語類云。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道理。窮之。要周。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卷十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遂旋開刻得大。則其光愈大。上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大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上豈有學聖人之書。爲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只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爲。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爲。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爲之。而舊習都忘之矣。上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將通去。卷十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上且

窮實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上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上此朱子講窮理之語。尤可伸明大學補傳之說也。

語類云。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源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卽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卷一百三十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個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卷三十朱子說道理。通徹性命。包括學問。至此明白已極矣。

反躬踐實。此語無疑義。語類云。如說仁義禮智。會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會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卷十默而識之。學不厭。教不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卷三十四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拈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卷四十三世

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識。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卷八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卷一百十四

論敬之說最多。語類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個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卷十四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這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卷九十六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同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卷十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同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同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

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同上。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當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衰。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卷十答李晦叔書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答林易簡書云。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心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答或人書云。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此朱子主敬之說。剖析精詳。不使流於禪學也。五經四書之所謂敬。至宋時乃流於攝心坐禪。此學間之一大變也。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經訓史冊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又云。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此朱子自述之語。黃齋。李果齋。述朱子之學。言窮理。而不言讀書。當以朱子所自述者補之也。黃梨洲云。自周元公以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曰。窮理必在於讀書。蓋三變而愈平。愈實。愈無弊矣。

答劉定夫書云。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讀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澧案此所以必在乎讀書也。答江德功書云。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

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答高國樞書云。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澧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有次第。如此。答樂季通書云。諸友相聚作何工夫。一日之間。須著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工夫爲佳。此尤切近之要語。

答滕德粹書云。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答林正卿書云。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答胡寬夫書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卽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答胡季隨書云。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會貫穿浹洽。此是大病。答趙履常書云。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答張元德書云。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語類云。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

思。此是一件大病。卷一百十四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卷十澧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之法。如此也。

語類。又云。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卷十澧案此段下有注云。此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今學者尤當以爲法也。

答柯國材書云。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人之說。而必己出耳。答許順之書云。大抵文義先儒盡之。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卻與流俗詭

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答江德功書。云。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又云。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尙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穴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沈侵醜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答黃直卿書。云。爲學直是先要立其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答趙子欽書。云。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答曾泰之書。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正。如此。方是爲己功夫。答陳才卿書。云。所云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節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禮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務立新說。而不闕疑。乃讀書之病也。

語類云。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卷八朱子自著詩集傳。而教學者先看古注。卽所謂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也。然則治經當先讀古注。乃一定之理。朱子之教如此也。

語類云。讀書乃學者第二事。卷十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

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

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同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

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爲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

歷過來。同禮案朱子既云。窮理必在乎讀書。而此三說。則以讀書爲第二事。第二義。此三條。蓋只一說。記者不同耳。然所云要見。

得許多道理者。卽窮理也。所云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者。亦卽窮理也。卽所謂爲學之道。莫先於。

窮理也。窮理爲第一事。第一義也。其云所以要讀書。又云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卽所謂窮理必在乎讀書也。然。

則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語類又云。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

上同然則除此第二事。第二義。更無捷徑也。若以爲第二而輕視之。則誤矣。

語類云。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

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

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

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卷一百一十五答蔡季通書云。老。

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朱子既云。必在乎讀書。不讀書者爲深坑。而教石洪慶。不須看文字。

且朱子最好儀禮。而謂老人非所及。可知凡學者宜及其未老讀書。若年老則欲讀而無及矣。然既年老則又教以昭曠。教以要約。所謂教亦多術也。

南宋時風氣之弊。朱子救正之。故辯論最多。語類云。二程先生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卷一百十三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爲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

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三卷

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書云。奢則不遜。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爲儉而已。此說是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此書雖名爲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書云。大率擺落章句。談說園妙。慣了心性。答吳伯豐書云。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答呂子約書云。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沖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答陳安卿書云。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答許順之書云。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又云。不要說得大高妙。無形影。非惟教他

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也。又答書云。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答徐子融書云。見正叔說向得會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尙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答江德功書云。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未脚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敢聞命矣。又有答書云。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懈。然則江德功亦甚難得也。澧案當時談經講學者。至於如此。若非朱子排斥之。更不知伊於胡底矣。此其救正風氣者一也。雜學辨。謂呂氏大學解。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又附錄云。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語類云。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園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園說妙。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卷一。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卷四。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澧案上文論某也。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上。答汪叔耕書云。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此排斥禪學。其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答方伯樸書云。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答沈晦叔書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答陳正己書云。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答何叔京書云。示喻孔明事。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乃常人之態。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拔衆而歸。蓋所

以全之也。近年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肝腦塗地。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又答云。武侯傳。烹欲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為然。以為瞻不能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直齋書錄解題云。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張栻撰。以陳壽作史。私且陋。裏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為此傳。而削去管寧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為不然。答余正甫書云。魏元成加服。若果非是。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相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當節取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論語集注云。程子曰。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以相掩可也。語類云。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雖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遊談聚論。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卷三十五。宋儒好苛論古人。朱子或微辨之。或力斥之。此其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條於此。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為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為經學

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無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然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同上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會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同上此亦朱子欲救當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爲何如耳。

朱子之書。近儒最不滿者。通鑑綱目也。朱子修綱目。自云義例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劉答

子登又云。通鑑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中輟。與林擇又云。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答蔡季通書又云。潘恭叔云。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又云。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資治通鑑禮案司

馬溫公。作通鑑。自言止欲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通鑑卷六十九朱子則欲義例精

密。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綱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視春秋年數五倍。朱子雖大賢。而著書褒貶者。乃五倍於孔子之書。且春秋始於隱公元年。距孔子生一百七十三年。已謂之所傳聞之世。綱目終於後周末年。距朱子生一百七十年。所記之事。皆在所傳聞之世之前。此其義例必不能精密。故朱子自悔始謀之太銳。但云便檢閱而已。

新唐書裴光廷傳云。光廷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實直國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隨表請天下修經。光廷等作傳。久不就。此即綱目之先聲也。然自戰國訖隨已不能就。而况又多唐五代之事乎。

後儒推尊太過。遂欲上掩通鑑。朱子無此意也。朱子之論通鑑曰。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鼓通鑑紀其事本末。其推尊也至矣。司馬溫公。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荀子云。年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然則朱子綱目二字。亦出自溫公。曷嘗欲掩溫公乎。朱子跋司馬文

正公通鑑綱要真蹟云。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錄草稿。然又加以總特為書法發明者。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然則未子之綱目。猶司馬公綱要之意耳。特為書法發明者。以春秋為比。遂為後人所不平。而為質實者。又太疎謬。為後人指摘。咳餘叢考卷十。澧嘗謂刻綱目者。當盡刪書法。發明質實之類。使不為綱目累。潛丘割記云。綱目。報王三十六年。趙王欲與榮毅謀伐燕。毅泣曰。臣嚙

奴隸。况于孫乎。趙王乃止。此段通鑑原文。所無。嘗問諸人。人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然則文公門人學僂博擇亦精矣。卷二。讀綱目而能知其精博處。如閩百詩者。蓋鮮矣。

朱子答尤延之書云。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澧謂王莽篡漢。曹不亦篡漢。仕於莽者書死。仕於不者書卒。綱目書卒。陳羣卒。不

能畫一也。然錢辛楣謂史家通例。未有書死者。春秋論。則非也。漢書王莽傳。書太師王舜死。大司馬甄邯死。而通鑑

因之。豈得云非史例乎。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年王齕死七年將軍齕死夏太后死十二年祭仲死趙世家肅侯十二年商君

死孝成王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韓世家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死韓長孺傳丞相田蚡死匈奴傳驃騎將軍去病死以後諸史書死者亦不少

朱子著書既多。自不能無誤。四書章句集注。雖極用意。亦尚有誤處。後儒自當訂正之。然訂正甚不易也。論語。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集解。孔曰。戈。戟也。集注因之。孟子干戈朕。趙注云。戈。戟也。集注亦因之。閻百詩。謂集注援引多

誤。如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作戟解。四書釋地三續錢辛楣。取此說入養新錄。卷三澧謂此固非朱子

之誤。且非孔趙之誤。閻氏誤也。戟有枝兵。戈。平頭戟。皆說文。文也。戟是大名。故說文。不曰戟有枝戈。而曰戟有枝

兵也。戈。是戟之類。而平頭者。故曰戈。平頭戟也。戈是戟之類。故孔趙以戟釋戈。正與說文合也。孟子。子之持戟之

士。集注云。戟有枝兵也。朱子固未嘗不用說文也。以閻百詩之淵博。而訂正朱注者。尚有疏失。如此。凡後儒攻駁

朱注之說。學者當細考之。若過信其說。遂有輕蔑朱注之意。此學者之大病也。考訂器物。關係甚小。舉此以見小者。尙不可輕易駁難。况其大者。尤

不可不慎也。

朱子爲張魏公行狀。近人所譏也。朱竹垞。謁韓蘄王墓。詩云。輸與喪師張魏國。史家具狀得微公。然語類云。張魏公亦汪黃薦。李丞相罷相。乃魏

公言罷也。卷一百三十一。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同上。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

知得這裏。忘了那裏。同上。趙公素鄙秦之爲人。魏公卻薦秦相。同上。如某向來爲張魏公行狀。亦只憑欽夫寫來事實。

做將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應處。同上。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卷一百三十三。朱子之論張浚。固已毫

無迴護。又爲張敬夫畫像贊。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贊其子而云幹父。尤爲直筆也。易本義云。繼者。前人已壞之緒。

朱子尊邵康節。亦近人所不滿也。然朱子答王子合書云。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概近於附會穿鑿。語類云。問康節於易如何。曰。他又是一等說話。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卷六十六。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卷六十七。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卷一百一。問康節與楊氏爲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同上。康節之學。近似釋氏。同上。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同上。朱子之於康節。固不盡推尊也。

朱子之詆蘇子瞻。亦近人所不滿也。今觀集中答程允夫書。答汪尙書書。皆痛詆蘇氏。呂伯恭謂蘇氏乃唐景之流。朱子答書云。屈宋唐景之文。不過恚愁放曠。二端。大爲心害。又有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澧案乾道三年丁亥。朱子訪張敬夫於潭州。時三十七歲。此書云去冬。則其後一年。朱子三十八歲也。其答汪玉山。呂東萊書。未知其在某年。然汪玉山卒於圖熙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呂東萊卒於圖熙八年。辛丑。朱子五十二歲。則朱子答書。皆在辛丑之前。蓋前此深惡蘇氏之學。至辛丑歲。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云。三復其言。壬寅歲。朱子五十三歲。以此帖刻石。再跋之云。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紹熙壬子。朱子六十三歲。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云。楊深父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慶元丁巳。朱子六十八歲。跋東坡書李杜

諸公詩云。捧玩再三。不勝敬嘆。慶元己未。

朱子七
十歲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云。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

以想見其人。以道東西南北。未嘗鬪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意已不凡矣。又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此跋無
年月

其雅重

東坡如此。與昔時大不同。又爲楚辭集注。推重屈宋。此宜以晚年爲定論者也。

語類云。魯叔問溫公薨。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

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

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腳長。一腳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或日同。則

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

卷九

朱子之持平如此。未嘗偏於洛黨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
三。采聞見錄云。朱光庭

賈易皆以謗訕誣子瞻。朱子
采此語。亦可見其不偏也。

戊申封事云。夫世俗無知。旣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

耳。當時之人。以道學爲不美。朱子旣辯之如此。然其答林擇之書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

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切切。動形

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誇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澧案後世所譏假道學。卽朱子所謂大驚小怪。起模畫樣者也。近儒又有因明人講學之弊。謂講學非天下之福者。然朱子所謂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亦已逆料之矣。不可以譏朱子也。

李文貞云。周程張邵。不得朱子。恐不能如此烜赫。

榕村語錄卷十九

澧謂尊朱子者。原不在乎稱頌之語。而文貞此語則

確極。方望溪云。王崑繩曰。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程朱之罪也。余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以語崑繩者。語剛主。剛主立起自責。剛主墓志銘澧謂詆毀朱子者。原無傷日月。然王崑繩李剛主。蓋皆未讀朱子書。而輒詆之耳。望溪使之觀朱子書。則自然折服矣。夫未讀其人之書。而輒詆之。他人且不可。况程朱乎。更有未讀程朱書。而尊程朱者。則科舉習氣耳。豈真尊程朱哉。

朱竹垞。朱文公文鈔。序云。陳同甫言於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觀朱夫子集。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俾後之論文者。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矣。澧謂陳同甫之荒唐。竹垞謂其不詆朱子。吾不信也。竹垞鈔朱子之文。則立意甚善。所鈔之本。今雖不得而見之。學者當師其意。取朱子集中封事奏劄諸篇。讀之可矣。此必不可不讀者也。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管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有 所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國難後第一版

(六六六)

東塾讀書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陳 澧

發 行 兼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毛鳳基)

五六九四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0066B

